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美]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 著

何文忠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美]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 著

何文忠 译



浙江大學出版社

第一章我们赖以生存的概念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隐喻不是寻常的语言，而是诗意的想象和修辞多样性的一种策略，非同寻常。而且，隐喻通常被看成语言文字的特征，而非思想和行为的特点。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人认为没有隐喻的存在，他们依然可以自如地生活，而我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

这些支配着我们思想的概念不仅关乎我们的思维能力，它们也同时管辖我们日常的运作，乃至一些细枝末叶的平凡细节。这些概念建构了我们的感知，构成了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以及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因此，我们的这个概念系统在界定日常现实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的概念系统大部分是隐喻——如果我们说的没错的话，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每天所经历所做的一切就充满了隐喻。

但是我们的概念系统不是我们平时能够意识到的。我们每天所做的大部分琐事都只是按照某些方式或多或少地在自动思维和行动。这些方式是什么却并非显而易见。要搞清这些，一个方法就是研究语言。既然交流是基于我们用以思考和行动的同一个概念系统，那么语言就是探明这个系统是什么样子的重要证据来源。

基于语言学证据 (linguistic evidence), 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普通的概念系统，究其实质，大都是隐喻的，并且找到了一种方式来仔细鉴定那些建构我们如何感知、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隐喻究竟是什么。为了说明什么样的概念是隐喻，这样的概念又如何建构我们的日常活动，让我们从“争论”(ARGUMENT)以及“争论是战争”这个概念隐喻开始阐述吧。日常生活中总是能见到这类表达：

争论是战争

你的观点无法防御。

他攻击我观点中的每一个弱点。

他的批评很在点子上我粉碎了他的论点。

和他争论，我从来没赢过。

你不同意？好吧，反击啊！

如果你采用那个策略，他会消灭你。

他击破了我的所有论点。

我们不是仅仅要用战争术语来探讨“争论”，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实际上，我们会赢得或者输掉一场争论。我们把正在与之争论的人看作是对手。我们攻击他的立场，捍卫自己的立场，失去和赢得阵地，计划并使用策略。如果我们发现立场无法捍卫，那么我们会放弃这个立场开展一场新的攻势。争论中的一切规则大部分是来源于战争。尽管在争论中没有肉搏，却有唇枪舌剑。争论的结构——攻击、防守、反攻等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争论是战争”成了我们这种文化中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建构了我们在争论中的行为。

试着想象存在这么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争论不再被看作战争，没有人赢或输，攻击或防御、赢得或输掉也没有任何意义。想象一下有这么一种文化，争论被看成是一种舞蹈，参与者就是舞蹈演员，其目的是以平衡愉悦的方式来进行表演。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将以不同的眼光去审视争论，以不同的心情去体会争论，以不同的方式去进行争论并以不同的口吻去谈论争论。甚至我们可能干脆不把他们所做的视为争论，他们只是在做某种不同的事情而已，把他们说成在“争论”会很奇怪。如果以最可能中立的方式来描述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别，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话语形式是以战斗语言来建构的，而他们的则是以舞蹈语言来建构的。

这就是所谓隐喻性概念的一个例子，即“争论是战争”这个隐喻（至少部分）建构了我们在争论中的行为，以及我们如何理解我们争论时的所作所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争论绝非是战争的亚种。争论和战争是两码事，前者是口头话语而后者是武装冲突，我们在其中所表现的行为也不一样。但是“争论”被部分地用战争术语进行建构、理解、实施和谈论。概念是在以隐喻的方式建构，活动也是在以隐喻的方式建构，故此，语言也是在以隐喻的方式建构。

而且，这是我们进行争论以及谈论争论的寻常方式。我们普遍使

用“驳立论”(attack a position)来谈论我们在辩驳对方的观点。这种谈论争论的惯常方法预设了一个我们几乎不曾意识到的隐喻。这个隐喻不仅仅存在于我们所用的言语中，也存在于我们的争论这一概念中。争论的语言并非诗化的，或新奇的，或修辞的，它就是字面的。我们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谈论争论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构思的，我们依据我们构思事物的方式来行动。

至今我们最重要的观点就是：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单是词语的事。相反，我们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概念系统是通过隐喻来构成和界定的，就是这个意思。隐喻能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因此，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所有隐喻，比如“争论是战争”这些例子，都应理解为是指隐喻性概念。

第二章隐喻性概念的系统性

争论通常遵循一定的模式，也就是说，在争论中，我们很典型地做某些事情和不做某些事情。我们部分用战争来概念化争论，这一事实系统地影响了争论的形态以及谈论争论中所作所为的方式。由于隐喻性概念是系统，所以我们用来谈论此概念的各方面的语言也是系统的。

在“争论是战争”这个隐喻中，我们看到许多战争词汇的表达，如攻击立场、无法捍卫、策略、新的攻击战线、赢得或失去阵地等，它们构成了谈论争论战斗性特点的系统模式。我们谈论争论的时候这些表述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不是偶然的。战争这一概念网络的一部分构成了争论这一概念的特征，语言也遵循这一模式。既然在我们的语言中，隐喻性表达与隐喻性概念系统地紧密相连，我们就使用隐喻性语言表达来研究隐喻性概念的属性，从而了解我们行为活动的隐喻性本质。

为了搞清楚日常语言中隐喻性表达是如何揭示建构我们日常行为的概念的隐喻属性，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代英语中“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隐喻性概念。

时间就是金钱。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这个小玩意儿可以帮你省很多时间，我们没有太多时间陪你。

这些日子你都怎么安排你的时间？

车爆胎了，耽误了我一个小时 我在她身上花了很多时间。

我没有那个闲工夫做那事 你快要把时间都消耗完了。

你需要合理安排好你的时间。

挤点时间玩乒乓。

值得你花那时间吗？

你还剩很多时间吗？

他来日无多了。

你没有好好利用时间。

我生病的时候错失了很多时间。

谢谢你能抽出宝贵的时间。

在我们的文化中，时间是宝贵的商品，是我们达成目标所需的有限资源。工作这个概念在现代西方文化下发展形成，提到它，通常就联想到工作所花的时间，时间被精确地量化。因此，人们习惯按照小时、星期或者年份来计酬。在我们的文化中，时间就是金钱体现在许多方面，如电话信息费、计时工资、旅馆房费，年预算、贷款利息，我们都以时间来偿还。在人类历史中这些做法相对新鲜，但绝不是存在于各种文化中。这些做法出现于现代工业化社会，深深地影响并建构了我们日常基本生活中的行为。我们行动的时候好像时间是一种宝贵的商品，一种有限的资源，甚至就是金钱，我们就是这么思考时间的。因此我们把时间当成一种我们可以花费、浪费、预算、精明或者糟糕地投资、节省或挥霍的东西。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时间是宝贵的商品”都是隐喻概念。因为我们用日常生活经验中的金钱、有限的资源、宝贵的商品等概念来定义时间，所以上述这些都是隐喻。当然人类未必都用这样的隐喻来概念化时间，这跟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有些文化中，时间并不是我们所描述的这样。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有限的资源”，“时间是宝贵的商品”这些隐喻概念在次范畴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单独的系统，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金钱就是有限的资源，而有限的资源都是宝贵的商品。隐喻之间蕴含关系的特点就是次范畴化关系：“时间就是金钱”蕴含着“时间是有限的资源”，而“时间是有限的资源”蕴含着时间是宝贵商品。

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例子中，我们采用最具体的隐喻概念的方式来描述整个系统的特征。在其下的例子中，有一些特指金钱（花费，投资，预算，有利可图的，耗费），有一些指代有限的资源（用，用光，有足够多，耗尽），还有一些指宝贵的商品（拥有，给予，失去和

感谢)。隐喻蕴涵能表现隐喻概念的连贯系统以及这些概念相应的隐喻表达的连贯系统，这个例子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第三章隐喻系统性：凸显和隐藏

隐喻的系统性使我们能通过彼概念来理解此概念的一个方面（比如以战争来理解争论），但这一系统性也必然会隐藏此概念的其他方面。在让我们聚焦于某一概念的某一方面（比如，争论的战斗性）。

时，该隐喻概念也会阻止我们注意概念中与该隐喻不一致的其他方面。比如，在激烈的争论中，当我们正全神贯注攻击对手的立场，辩护自己的立场时，我们可能忽略了争论中合作的特点。某个与你辩论的人也可被视为给予你他的时间--种宝贵的商品——意图达成相互理解。但是当我们全神贯注于战斗的一面时，我们经常看不见其中合作的一面。

一个更为微妙地反映隐喻概念如何能够隐藏我们经验的某个方面的案例，可以从迈克·雷迪所称的“管道隐喻”（conduit metaphor）中得到体现。雷迪发现我们关于语言的语言大致是通过以下几个复杂的隐喻来建构的：

思想（或者“意义”）是物体。

语言表达是容器。

交流是发送。

说话者把思想（物体）放进语言（容器），并（顺着管道）传送给听者，而听者会从语言（容器）中提取思想（物体）。雷迪通过英语中的100多个表达证实了这一点，这些表达占了我们用来谈论语言的语言中的至少70%。比如下面这些例子：

管道隐喻

向他阐明这个想法非常难。

我给你出了那个主意。

你给了我们理由。

我的想法难用语言表达出来。

一有好想法，就要立即形诸文字。

尽量做到言简意赅。

你不能只是简单地用老办法把这些想法凑成一个句子。

意思就在话中。

不要词不达意。

他的话毫无意义。

这个介绍充满思想内容。

你的话显得很空洞。

这句话没有意义。

这想法被长篇大论所掩盖。

在这些例子中，更不容易看到有什么东西隐藏于隐喻之中或者甚至根本看不到有隐喻存在。人们思考语言的方式就是如此常规，乃至有时人们很难想象这与实际不符。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管道隐喻”所蕴含的意义，我们就能看到这种隐喻是如何隐藏在交际过程的方方面面。

首先，“管道隐喻”这种“语言表达是意义的容器”的说法意味着词、句本身有意义，独立于任何情境或说话者。该隐喻的“意义是物体”这部分则意味着意义独立于人们和情境而存在。“语言表达是意义的容器”的部分也意味着词有意义，同样独立于任何情境和说话者。在语境差异并无大碍以及会话参与者都以同样方式理解句子的情况下，这些隐喻在很多情境下都是恰当的。这两种蕴涵通过以下这样的句子中体现出来：意义就在话中。

根据“管道隐喻”，对于任何句子，都可以说其意义就在话中，这没什么不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语境却至关重要。以下是帕米拉·唐宁 (Pamela Downing) 真实会话中记录下来的一句有名的话：

请坐在苹果汁座位上。

孤立来看，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苹果汁座位”并不是指代任

何一种物体的常规表达方式。但是在此话语情境中，这句话确实说得通。情境就是一个过夜的客人下楼吃早饭，桌子旁有四个座位，三个座位上放着橘子汁，一个放着苹果汁。这样“苹果汁座位”所指何意就一目了然了。甚至第二天早上，没有苹果汁的情况下，哪个座位是苹果汁座位也十分清楚。

除了这样一些没有情境就没有任何意义的例子以外，还有些情况，同一句话对不同的人来说意思就不同。看看这个句子：

我们需要新的替代能源。

美孚石油的总裁和地球之友的主席对这句话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这句话的意义无法在句子中体现出来——说这句话的人是谁或听到这句话的人又是谁，他的社会政治态度又如何，这些都关乎句子的意思。当需要环境才能确定句子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管道隐喻”就不适用了。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所观察的这些隐喻概念让我们部分理解了什么是交际、争论以及时间，同时这些隐喻概念也隐藏了这些概念其他方面的属性。必须看到这些隐喻对这些概念的建构只是部分的，而非全面的。如果是全面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另一概念，而不仅仅是通过那个概念才能理解。比如，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金钱。如果你花时间尽力做一件事情却毫无结果，那么你要不回你所花费的时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时间银行。我可以给予你很多时间，但是你无法回报我一样的时间，虽然你能把等量的时间还给我，依此类推。因此，一个隐喻概念的某些部分并不吻合也不可能相吻合。

另一方面，隐喻概念能超越思维和语言的普通字面方式的范围，延伸到处被称为比喻性的、诗意的、多彩的、新奇的可能性和语言的范畴。因此，如果思想是物体，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们穿上华丽的服饰，将其耍来耍去，或者摆放整齐，等等。所以当我们说到一个概念是由一个隐喻建构的，我们是指部分建构，这个概念能以某些方式但不能以另一些方式得到扩展。

第四章方位隐喻

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结构隐喻，亦即一个概念如何以另一个概念来进行隐喻建构的。但是也有另一种隐喻概念，不通过另一种概念来构建，而是组织一个互相关联的概念的完整系统。我们将这种隐喻称为方位隐喻，因为这类的大多数隐喻都跟空间方位有关，比如，上一下，里一外，前—后，上去一下来，深—浅，中央—外围。这些空间方向来自于我们的身体以及它们在物理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方位隐喻提供空间方位的概念，比如说：Happy is up（高兴为上）。正是“happy”被概念化为方位“up”以后，才有了这样的英语表达“I'm feeling today”（我今天很高兴）。

这样的隐喻方向并不是任意的。它们以我们的自然及文化经验为基础。尽管表示两级对立的方位up-down（上一下）、in-out（里一外）等隐喻本身是物理上的，但是方位隐喻也因文化不同而不同。比如，在有些文化中，未来在我们前方，而在另外的文化中则在后方。我们将以这个uptown空间化隐喻为例来进行阐释，威廉·纳吉（1974）已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在每一个案例中，对于隐喻概念如何从物理和文化经验中产生，我们都会给出简短的提示。这些提示是启发性的、合理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

高兴为上悲伤为下

我今天很高兴。（I'm feeling up.）

那个事情让我心情大振。（That /was/my spirits.）

我的心情越来越好。（My spirits rose.）

你情绪很高啊。（You're in a high; spirits.）

想到她总是让我为之一振。（Thinking about her always gives me a lift.）

我很低落。（I'm feeling down.）

我好沮丧。（I'm seaf.）

这几天他情绪很低落○ (He's really/ow these days.)

我心情变的很糟糕i (/片//into a depression.)

我的心情到了低谷。(My spirits)

身体基础 (Physical basis):低垂的姿势通常与悲伤郁闷联系在一起，挺直的姿势则表示积极的情感状态。

有意识为上；无意识为下

起床。(Get wp.)

醒来○!(WakeM/7.)

我已经起来了。(I'm wp already.)

他早上起得很早。(He rises early in the morning.)

他睡着了。(//e/e// asleep.)

他渐渐沉睡下去。(He go off to sleep.)

他已经被催眠 ○(He , s wwc/er hypnosis.)

他陷入昏迷状态○ (He into a coma.)

身体基础：人类和大多数哺乳动物睡觉时是躺着的，清醒时则是 站立的U

健康和生命为上，疾病和死亡为下

他精神抖擞，神采飞扬○(He's at the pea* of health,)

拉撒路起死回生。(Lazarus rose from the dead)

他身体状态不错。(He's inshape.)

他的身体正慢慢好起来c (As to his health, he、 way wp there.)

他病倒了。(//e/e//iU.)

他日渐消瘦○ (He's幻>7灸/•呢fast.)

他患上了 流感。(He came atovvTi with the flu,)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H is health is也c//m>?g.)

他死掉了。(He dropped dead.)

身体基础：严重的疾病强迫我们的身体躺下来。死的时候，身体 就完全是躺倒的。

控制或者强迫为上，被控制或者被强迫为上

我控制住她了。(I have control over her.)

我控制住 了整个形势。(I am cw top situation.)

他处于支配地位 s (He*s in a swper/w position.)

他如今位高权重c (He、 at the Ae/g/?/ this power.)

他权力在握。(He's in the A/gA command.)

他处于权力阶梯的上方。(He's in the echelon.)

他的权力上升了 ○ (His power(7)记)

他的权力高于我。(He ranks me in strength,)

他在我的掌控之下。(He is w/wfer my control.)

他下台了，丧失权力了 t (He./^// from power.)

他的权力在走下坡路○ (His power is on the dec//舶•)

他是我的下属 c (He is my social /V^r/or.)

他是图腾柱最低端的人○(He is /ow w(10)on the totem pole.)

身体基础：体型通常和身体力量有关，在斗争中的获胜者往往处 于上方。

更多为上，更少为下

每年出版印刷的书籍数量不断增加。(The number of books printed each year keeps going up.)

他的设计草案相当多○(His draft number is)

我去年涨工资了 ○(My income last year)

在过去一年里，这个州的艺术活动次数减少了。(The amount of artistic activity in this state has gone down in the past year.)

他犯错的次数难以置信的低。(The number of errors he made is incredibly low\)

他收入去年就降低了 ○(His income.^// last year.)

他还是个未成年人。(He isMrtdmzge.)

如果你太热，把暖气关小点。(If you're too hot, turn the heat down.)

身体基础：如果你把某一种物质或者物理物体加到一个容器内或者一堆中，那么这个水平就上升了。

可预见的未来事件为上（或者在前）

所有将发生的事件都登在报纸上。< All wpcow/rtg events are listed in the paper)

这周发生什么事情了？(What's coming wpthis week?)

我担心前面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I'm afraid of what's m/7 ahead of us.)

发生什么事情了？(What's wp?)

身体基础：通常我们的眼睛朝我们前行的方向看。当一个物体离一个人越来越近，或者一个人靠近某一物体时，这个物体就会看起来更大。既然地面是固定不变的，那么物体的顶端就是朝上移动进入人的视

野。

地位高为上；地位低为下

他地位崇高 (He has a ///> position.)

她将要出人头地。 (She'll me to the /印•)

他处于事业顶峰。 (He's at the peflA: of his career.)

他努力往上爬。 (He*s e/如△fug the ladder*)

他没什么上进心。 (He has little w/wwwi mobility.)

他处于社会底层 ○(He's at the of the social hierarchy,)

她的地位下降了。 (She.々// in status.)

社会身体基础：地位与（社会）权力相关，（身体）力量是向 上的。

好为上，恶为下

事情正在好转。 (Things are looking叩-)

去年我们的状况达到顶峰了，但后来一直下滑。 (Wehit “ peak last year, but it*s been downhill ever since.)

一切都处于最低谷。 (Things are at an all-time Mw)

他工作质量很高。 (He does A/g/z-分⁽¹⁰⁾//(y work*)

个人福利 (personal well-being)的身体基础：幸福、健康、生命 和控制力，这些是人美好生命的重要特征，他们都是向上的。

道德为上，堕落为下

他坠入了 堕落的深渊。 (He 片// into the of depravity.)

身体和社会基础：对于个人来说，“好为上”这个身体基础和即 将讨论的隐喻“社会就是个人”的社会基础（在没有社会认同的情况 下）。道

德高尚就是行为遵守社会或个人的标准来维持康乐安宁。道德之所以是向上的，是因为从社会或个人角度看，有道德的行为与社会安宁相关。既然以社会为基础的隐喻是文化的部分，那么社会或者个人的观点就很重要。

理性化为上；情绪化为下

这个讨论降级到了情绪层面，但是我把它提升到理性的层

(The discussion/e// to the emotional level, but I raised it back up to the rational plane.)

我们把感受放到一边，开展了一场高水平的智力讨论。(We put our feelings aside and had a high-level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of the matter.)

他无法超越情绪影响。(He couldn't r/>e Move his⁽¹⁰⁾/○//○似
•)

身体与文化基础。•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下，人们自认为控制了动物、植物以及周围环境，正是这种奇特的推理能力才使人们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对他们进行掌控。“控制为上”因此提供了“人是向上的”(MAN IS UP)的基础，进而有了“理性为上”这一说法。

结论

基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对隐喻概念的经验前景化、连贯以及系统性给出如下结论：

——大多数基本概念是根据一个或多个空间化隐喻组织而成的。

——每个空间化隐喻内部具备系统性。比如“快乐为上”这个例子界定的是一个连贯的体系而不是孤立和随意的例子。[在一个不连贯的体系中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感觉有精力了”(I'm feeling up)表示“我感觉很高兴”(I'm feeling happy)，但是“我情绪高涨”(My spirits rose)却变成了“我变得更伤心”(I became sadder)的意思了。]

-各种空间化隐喻中存在着一个全局外部系统性，决定了隐喻中的连贯性。因此，“好为上”这个隐喻赋予“上”这一方向以安康富裕的指

向，而这种指向与“HAPPY IS UP(高兴为上)，HEALTH IS UP(健康为上)，ALIVE IS UP(活着为上)，CONTROL IS UP(控制为上)”这些专门的例子是连贯的。STATUS IS UP(地位为上)与CONTROL IS UP(控制为上)也一致。

空间化隐喻扎根于物理和文化经验中，它们并不是随意安排。隐喻只能通过概念的经验基础来帮助理解概念。（有些隐喻的经验基础非常复杂，这我们在上一章也讨论过。）

隐喻存在很多可能的身体和社会基础。整个系统内的连贯性似乎是选择一个而非另一个基础来构成隐喻的部分原因。比如，幸福也跟微笑和通常的豁达的感觉相关。原则上这种联系形成了“快乐是宽阔的，伤心是狭隘的”(HAPPY IS WIDE; SAD NARROW)的隐喻基础。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些次要的隐喻表达，比如，“我感觉非常豁达”(rmfeelingexpansive)。这种表达选取幸福的另一方面了，这跟“我感到高兴”(rm feeling)这样的隐喻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中的主要隐喻是“快乐为上”；这就是解释我们用高度而不是宽度来描述狂喜的原因。“快乐为上”最大可能地与“好为上”“健康为上”等表达相连贯。在有些例子中，空间化是一个概念中极为核心的部分，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出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隐喻来建构这个概念^a在我们的社会中，“地位高”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在其他例子中，比如幸福，就没那么清晰了。究竟幸福的概念是独立于“幸福为上”这个隐喻的，还是幸福的上下空间化也是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呢？我们认为幸福的上下空间化在给定的概念系统中也是幸福这个概念的一部分。这个“幸福为上”隐喻把幸福放进/连贯的隐喻系统内，其部分含义来源于这个隐喻在整个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所谓纯粹的知识性的概念，比如科学理论中的概念，经常是甚至有可能总是基于具有身体和/或文化基础的隐喻。“高能分子”中的“高”就是基于“更多为上”隐喻。生理心理学中的“高水平机能”中的“高”是基于“理智是向上的”隐喻。“低层次的音韵学”（指的是研究语言的语音学方面的科学）中的“低”是基于“枯燥的现实为下”这个隐喻（又如“脚踏实地”）。科学理论最直觉的吸引力在于其隐喻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经验相吻合。

•我们身体和文化上的体验为空间化隐喻提供了很多可能性的基础。不同文化下，应该选择哪些隐喻，哪些又是主要的隐喻也随之不同。

一个隐喻的身体与文化基础难以区分，因为要从许多可能的选项 中选择一种身体基础，这肯定与文化连贯相关。

隐喻的经验基础

我们并不是很了解隐喻的经验基础。由于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对隐喻进行了分别描述，再对它们可能的经验基础加以推测。我们采取这种方法不是基于什么原则，而是因为对它知之甚少。实际上我们觉得没有一种隐喻可以在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情况下得到理解或者甚至得到充分的呈现。比如，“更多为上”跟“幸福为上”或者“理性为上”这些隐喻的经验基础完全不一样。尽管“向上”这个概念在所有这些隐喻中是一样的，但是这些“向上”隐喻所基于的经验却完全不一样。并不是有很多种“向上”，而是，“垂直状态”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经验，从而产生不同的隐喻。

把经验基础放进表征中是强调隐喻与它们的经验基础不可分离的一种办法。因此，我们不会写“更多为上”(MORE IS UP)和“理性为上”(RATIONAL IS UP),我们会有如图中所示的更复杂的关系。这样的表征强调了每个隐喻中的两部分只能通过一个经验基础联系起来，且也只有通过这些经验基础隐喻才能起到理解的作用。

我们不会使用这些表征，只是因为我们对隐喻的经验基础了解甚少。我们将继续使用单词“is”来表述像“MORE IS UP”这类隐喻但“IS”应被视为一个速记符号，代表隐喻基于的以及用以理解的某套经验。

更多经验基础

经验基础在理解那些并不吻合的隐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这些隐喻基于不同种类的经验。比如，“UNKNOWN IS UP(未知为上)”和“KNOWN IS DOWN (已知为下)”中的隐喻有着不同的经验基础。还有“那事还悬在空中”和“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这样的例子。这个隐喻拥有一个类似于“理解就是掌握”(understanding IS GRASPING)概念的经验基础，就如“我没法获得(gm)他的解释(我没法理解他的解释)”表达一样。如采你手里有个物体，如果你能牢牢抓住，你可以仔细观摩，对该物体就有一个合理的了解。相比于一个飘浮在空中的物体(如一片树叶或者一张纸)，固定在地上某个位置的物体更容易把握住来仔细观察。因此，“未知为上，已知为下”与“理解是掌握”是一致的。

但是“未知为上”与隐喻“好为上”及“完成为上”（在隐喻“我吃完了”中）不连贯。人们认为“完成”与“已知”匹配，“未完成”与“未知”匹配。但是，但就垂直隐喻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未知为上”与“完成为上”的经验基础极不一样。

第五章隐喻与文化连贯

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与该文化中最基本概念隐喻结构是一致的。让我们举例来看看一些文化价值，它们与我们的“上一下”空间隐喻是一致的，相反的价值观则缺少连贯^a

“更多就是更好”与“更多为上”，“好为上”一致。“更少就是更好”则与之不符。

“更大就是更好”与“更多为上”和“好为上”相符。“越小越好”则与之不符。

“未来将更美好”与“未来为上”和“好为上”一致。“未来将更糟糕”则不符。

“未来会有更多”与“更多为上”和“未来为上”相吻合。

“未来你的地位将会更高”与“高地位为上”和“未来为上”达成一致。

这些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未来将会更美好”是进步的宣

言。“未来将会更多”在某些专门的情况下特指产品的汇聚和薪水的提升。“你的地位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步步高升”则是追名逐利者的代言词。这些观念与我们现在的空间隐喻相符；相反的观念则不符。如此看来，我们的价值观念并不是独立存在，而必须形成一个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概念相一致的系统。我们并不认为所有与隐喻系统相符的文化价值观都实际存在，但那些确实存在并牢固确立的价值观的确：与隐喻系统相连贯。

前面我们所讲到的扎根于我们文化中的价值观总的来说体现了万物平等的理念，但也常有不平等之事发生。这些价值观中存在矛盾冲突，与它们相联系的隐喻中也存在着矛盾冲突。为了解释价值观念（以及它们的隐喻）中的这些矛盾冲突，我们必须发现使用这些价值观和隐喻的亚文化所赋予它们的不同优先权。比如，“更多为上”拥有最大的优先权，因为它的身体基础最清晰。“更多为上”比“好为上”更有优先权，这

就体现在“通货膨胀在上升”和“犯罪率正不断上升”两个例子中。尽管通货膨胀和犯罪率都是不好的事情，这些句子表述的意思仍是合理的，因为“更多为上”总是具有最高优先权。

总体来说，哪种价值观被赋予优先权部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亚文化，另外一部分则取决于个人价值观。主流文化中各种亚文化共享基本价值观，但是赋予这些基本价值观以不同的优先权。比如，当涉及如“现在分期付款，透支购买昂贵的大型车呢还是购买便宜的小型车呢”这样的问题时，“更大为更好”有可能与“未来将会更多”相冲突。美国有这样的亚文化，你购买大型车，却不需要担心未来；

也有另外的亚文化，先考虑未来，于是买小型车。历史上有一时期（在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前），在特定的亚文化中，拥有小型车就是地位的象征。在这种文化下，“道德为上”和“节能是种美德”优先于“更大就更好”的观念了。如今社会，小型车数量在“勤俭节约更好”

优先干“更大更好”的庞大亚文化背景下更是急剧增长。

除了亚文化，还有些群体，共有某些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冲突的重要价值观，但他们仍以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保留了主流文化的其：他价值观。我们来看看特拉普教（Trappists）的教规。在该教中，他们确实信奉物质财富越少越好”和“越小越好”，因为在他们看来

物质财富妨碍了最重要的事情——侍奉上帝。特拉普教赞同主流观念“道德为上”，不过他们赋予其最优先等级和不同界定。“越多越好”尽管仍适用于道德，地位依然为上，不过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最高的世界，即上帝的王国。此外，就精神成长（向上）并最终达到救赎（真正的向上）的方面来说“未来将更美好”也是对的。这是典型的主流文化之外的群体。道德、善良和地位可能被彻底地重新定义，但是他们依然是“为上”。重要的东西，还是越多越好，关于重要的事情，未来将会更好，诸如此类。相对于僧侣群体的重要事情，价值系统内部与主流文化的主要方位隐喻是一致的。

个人，一如群体，在其赋予什么以优先权，如何界定何谓善、何谓德行高尚等方面都会因人而异。在此意义上，个人也是亚群体的一种。关于什么对他们很重要，他们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文化的主要方位隐喻是一致的。

并不是所有文化都会像我们一样给予“上一下”方向优先权。有的文化中平衡与集中发挥着比在我们的文化中更重要的作用。或者我们来看一下“主动—被动”这个非空间方向。对于我们来说,大多数情况下,“主动为上”,“被动为下”。但是也有这样的文化,更为看重被动而非主动性。一般说来,主要的方向性上、下、里—外、核心—边缘、主动—被动等似乎跨越所有的文化,但是哪些概念被赋予何种方式的方向性,哪些方向又是最为重要的,却是因文化不同而不同。

第六章本休隐喻

实体和物质隐喻

空间指向如上一、下，前、后，左、右，核心、边缘、远、近 为以方位术语来理解概念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基础。但是通过指向 人们也只能做到这些。我们对物体和物质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理解概念的基础，而它不仅仅是方向。以物体和物质来理解我们的经验，使得我们可以挑选出部分经验，并把它们当成一个统一类型中的离散实体或者物质 (discrete entities or substances)。一旦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实体或物质，我们就能指称它们，将其归类、分组以及量化，从而通过此途径来进行推理。

事物还不是完全离散或者有界限时，我们依然能够对它们进行归类，比如山脉、街角、树篱等。这种看待物理现象的方式满足了我们某些特定目的。比如定位山脉，在街角碰面，修剪树篱。我们的目的通常要求我们设置一个人造的界限，以使物理现象一如我们自己一样成为离散的个体，即由一个表面所界定的实体。

正如人类空间方位的基本经验产生了方位隐喻，我们对自然物体 (特别是我们的身体) 的经验为非常多样的本体隐喻提供了基础，也就是提供了把事件、活动、情感、想法等看成实体和物质的方式。

本体隐喻 (用于各种目的，多样化的隐喻反映出其多样化的目的。以价格上涨的经验为例，从隐喻的角度上 涨的价格也可以经由名词通货膨胀看成一个实体。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指称这种经验的办法：

通货膨胀是实体

通货膨胀在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下去，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需要与通货膨胀做斗争。

通货膨胀把我们逼入死角。

通货膨胀给购物和加油造成了恶果。

置地是解决通货膨胀的最佳办法。

通货膨胀让我很气愤。

在这些例子中，把通货膨胀看成一种实体，让我们可以指称它，量化它，识别它的特殊方面，把它看成一个原因，对它采取相应行动，甚至可能认为我们理解它。像这样的本体隐喻在我们试图理智地处理我们的经验时很有必要。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所使用的本体隐喻的范围非常广。以下的例子能让我们了解各种目的，以及用来达到目的的那些本体隐喻的范例。

指称 ()

我很怕虫子，这快把我太太逼疯了。

抓拍得很漂亮。

我们正朝和平的方向努力。

在美国政界中，中产阶级是一支强大的沉默力量。 我们国家的荣誉在这场战争中岌岌可危。

量化 (办 / > 极)

完成这部书得要很大的耐心。

世界上充满了仇恨³

杜邦公司在特拉华州很有政治影响力。

你心中满是敌意。

皮特·罗斯喜欢喧闹，并懂得棒球的各种知识技巧。

识饿方面 I Identifying Aspects)

他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在压力之下显露了出来。 战争的残酷让我们丧失了人性。

我跟不上现代生活的步伐。

最近他的情感健康恶化了。

在越南我们从未感受到过胜利的狂喜。

识别原因

责任的重压使他崩溃 他是因为生气才那么做的。

由于我们缺少道德，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削弱了。 内部纷争使她们失去了锦标。

他去纽约追名逐利。 -

这就是你该做的，来保障财政安全。

我正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以便找到真正的幸福。

一旦出现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联邦调查局立马行动。 她认为结婚是解决其问题的办法。

在方位隐喻的例子中，人们不会注意到大部分这样的表达是隐喻性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本|本隐喻，如同方位隐喻，只服务于非常有限的目的，比如定义、量化等。仅仅把一个非自然事物看成实体或者物质并不能让我们理解得更多。但是本体隐喻能够进行更多的解释。这里有两个例子来说明“大脑是机器”这一本体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如何被阐释的。

大脑是机器

我们想尽办法要把这个方程式琢磨出来。

我今天大脑不好使。

天啊，事情有转机了！

我今天脑子有点生锈。

我们一整天都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都快没精力了

大脑是脆弱的物体

她自尊心非常脆弱。

自从他妻子过世后，你就得小心伺候他。他在交叉盘问中崩溃了。

她很容易被打倒。

这次经历击垮了他。

我快崩溃了。

他的大脑崩溃了。

这些隐喻指明了不同物体。它们提供了关于大脑是什么的不同隐喻模型，因此让我们能专注于精神体验的不同方面。“机器”这个隐喻让我们把大脑~设想为有开关，有效率水平，有生产能力，有内部机制，有能量来源以及有运行条件的这么一个东西。“脆弱的物体”这个隐喻则没那么丰富的含义。这个隐喻只能让我们谈论心理力量。然而，许多精神体验能够用这两种隐喻中的任何一个来表达。比如这两个例子：

他崩溃了。（“大脑是机器”）：

他脆弱得不堪一击。（“大脑是脆弱的物体”）

但是以上两个隐喻是在聚焦精神体验的不同方面。当机器坏掉的时候，只是停止不动而已b但是当一个脆弱不堪的物体破碎的时候，碎片会四处飞蛾，可能导致危险的后果。因此，比如当某人疯掉，变得野蛮或暴力的时候，比较适合说“他精神崩溃了”。此外，如果某人由于心理原因无精打采，无法正常行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他感情失控了”。

像这样的本体隐喻在我们的脑海里是如此自然如此普遍，因而通常被认为是心理现象不言自明的直接描述，大多数人从来不会意识

到它们是隐喻。我们把“他不堪压力垮掉了”这样的句子直接当成真或者假。实际上，各类记者都曾使用这种表达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叫怀特的人持枪来到旧金山市政厅，枪杀了乔治·莫斯康（Georg Moscone）市长”。这类解释对于我们来说非常自然。原因就是“大脑是脆弱的物

体”这样的隐喻是我们文化中大脑模型的一个必要部分，我们大部分人就是以此模型来进行思考 and 操作的。

容器隐喻

陆地区域

我们是一种物理存在，由皮肤包裹起来并与这世界的其他部分区隔开来，我们把人体之外的世界视为外部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容器（container），有一层包裹的表皮，有里一外的方向。我们将我们自身这种里一外方向投射到其他由表皮包裹的物体之上，也将其视为有里面和外面的容器。房间和屋子都是明显的容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就是从 一个容器到另一个容器，也就是说，走出一个房间就是走进另外一个房间。我们甚至把固定的物体也看成有这样的方向，就像我们敲开一块石头看看里曲有什么。同时，我们还把这种方向强加给自然环境。森林中的一块空地被认为有一个表面，而我们可以把自己看成在空地中或在空地外，在森林中或在森林外。森林中的空地有我们认为是自然界限——这是一块树木不长或空地开始的模糊区域。但是哪怕没有可以界定为容器的天然界限，我们会强加给某个区域某种界限的标记，让这个区域有里面和包裹的表面——无论是一堵墙、一道篱笆或者是一条抽象的线或一个平面。没有什么人类本能比领地观念更为根本。在其周围加上界限这种界定领地的方式就是量化行为。有界限的物体，无论是人类还是岩石，或是陆地，都有大小。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们所容纳物体的数量对这些物体进行量化。比如，堪萨斯州是一个有界限的区域——一个容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in）堪萨斯州有很多土地。”

物质本身可以被看成容器。比如，一缸水。当你走进浴缸时，你就走进了水中。浴缸和水都被看成是容器，但种类不同。这时，浴缸是“容器”，而水是“容器”内的物质。

视野

我们把视野概念化成一种容器，并把我们所看到的概念化成这一容器内的物体。“视野”这个术语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隐喻很自然地来源于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当你看一片区域（土地、地面等）时，你的视野限定了区域的界限，也就是说，界定了你所看到的部分。考虑到一个有界限的物理空间是一个容器，我们的视野与这个有界限的物理空间相

互联系，那么这个隐喻的概念“视野是 容器”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艘船正进入视野。

他在我的视野内了。

我看不见他一树挡着了。

现在他脱离我的视野了。

那是我视野的中心。

我的视野内没有任何东西。

我不能一下子看见所有的轮船。

事件、行为、活动和状态

我们借助本体隐喻理解事件、行为、活动以及状态。事件和行为被概念化成物体，活动被概念化成物质，状态被概念化成容器。比如说，一场赛跑是可以被看成一个具体的实体。赛跑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而且有明确清晰的界限，因此，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容器。里面有参与者（也是物体），有起点和终点（都为隐喻性物体）这样的事件，还有跑步这样的活动（这是隐喻物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比赛：

周日你要参加（/>）比赛吗？（比赛是“容器物体”）

你要去（即/叩/○）比赛吗？（这里的比赛用作“物体”） 你看了那场比赛吗？（比赛作为“物体”）

比赛的结束部分真是令人激动不已。（结束是容器内的事件物体）在比赛中很多跑步非常不错。（跑是“容器”内的“内容”）我只能到最后才能冲刺。（冲刺是“内容”）比赛进行到一半，我已经情疲力竭了。（比赛是“容器物体”）他现在已经退出比赛了。（比赛是“容器物体”）

总体来说，活动可以被看成内容，也可以被看成容器：

在（/rt）洗窗户的过程中，我把水溅到了地板上。

杰瑞是怎么逃过（讲擦窗户这个活的？

擦窗户之外（⁽¹⁰⁾仏/也^/),你还干了什么？

你擦了多少（Aow/»!）窗户？

你怎么进入擦窗户这个行业了？

他正沉浸于（//nwerjed/rt）擦窗户之中。

因此，活动可以被看成容纳行为和构成该活动的其他活动的容器。它们也被看成行为及活动所需能量和材料的容器以及副产品的容器，这些副产品可能被认为存在于或者来源于这些容器：

我在擦窗户上投入了很多精力。

我从擦窗户上得到很多快乐。

擦窗户中可以带来很多满足感。

不同状态可能也被概念化成不同的容器。因此，我们有以下的例子：

他处于热恋中。

我们现在脱离困难了。

他苏醒过来了。

我渐渐进入状态。

他进入幸福的状态c 他变得精神萎靡。

自从决赛周结束后他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他最终摆脱了这种状态。

第七章拟人

也许最明显的本体隐喻是那些自然物体被拟人化的隐喻。这类隐喻通过人类动机、特点以及活动等让我们理解各种非人类实体的经历。以下有一些例子：

他的理论向我解释了工厂里饲养鸡的行为。

这个事实与标准理论相悖。

生活欺骗了我。

通货膨胀吞蚀我们的利润。

他的宗教信仰让他不能喝上等的法国红酒。

狭义相对论实验产生了新的物理学理论。

癌症最终了结了他的生命。

在以上每个例子中，我们把一些非人类的东西看成了人类。但是拟人化并不是单独统一的普遍过程。每个拟人因所挑选出来的人的各个方面不同而不同。请看以下例子：

通货膨胀已经袭击了我们国家经济的根本。通货膨胀把我们逼得无路可走了。

现在我们面临最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美元因为通货膨胀已经一文不值了。

通货膨胀让我的存款缩水。

通货膨胀已经超出了国内顶尖经济学家的能力。通货膨胀下孕育了追逐金钱的一代人。

这里的通货膨胀已经被拟人化，但是隐喻不仅仅是“通货膨胀是一个人”。而更加具体地说是“通货膨胀是一个逆境”（INFLATION IS AN ADVERSARY）。这个隐喻不仅提供了一个思考通货膨胀的具体方式，也

提供针对性的行为方式。我们把通货膨胀看成袭击我们、让我们受伤、掠夺甚至毁坏我们的逆境。

“通货膨胀是一个逆境”这个隐喻因此导致政府方面采取一系列 政治经济行动：向通货膨胀宣战、设定目标、号召牺牲、实施一系列 的新命令等。同时该隐喻也为这些行动作出了辩护。

关键就在于拟人是一个笼统的范畴，覆盖的隐喻种类繁多，每种 隐喻都选取了人的不同方面或者是观察人的不同方式。它们的共同点 就是它们是本体隐喻的衍生，让我们根据人来理解世界万象，并能够 基于我们自身的动机、目标、行动以及特点来加以了解。把通货膨胀 如此抽象的东西看成人一样，很具解释力，是唯一一个能让大多数人 明白的解释方法。当我们由于无人真正明了的复杂政治经济因素而遭 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时候，“通货膨胀是个逆境”这个隐喻至少给了我 们一个为何遭受这些损失的连贯解释。

第八章转喻

在拟人化中我们是在将一些人的特质赋予到非人类的一些事物上面，例如理论、疾病、通货膨胀等。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指任何实际的人。当我们说：“通货膨胀把我的积蓄都抢光了，”并不是在用“通货膨胀”指代某个人。这样的例子必须与下面的例子区分开来，如：

火腿三明治正等着结账。

这里，“火腿三明治”确实是指某个人，意指那个点了火腿三明治的顾客。我们无法理解将“火腿三明治”人格化后的意义，因此上面的例子不能被称为拟人化。相反我们是在用一个实体指代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实体，我们称之为“转喻”（metonymy）。请看下面更多的例子：

他喜欢读萨德侯爵（（=侯爵的作品） 他是跳舞的。（=舞蹈专业）

丙烯酸已经占领了世界。（=丙烯酸涂料的使用）

《泰晤士报》还未到达新闻发布会。《泰晤士报》的记者）

格朗蒂夫人（Mis. Gmndy）对蓝色牛仔裤皱起了眉头。（=穿蓝色牛仔裤的行为）

新的雨刮器让他心满意足。（拥有新的雨刮器）

我们所指的转喻，还包括传统修辞学者称为“提喻”（synecdoche）的手法，即用部分指代整体，如下所示：

部分代整体

汽车阻塞了高速公路。（=汽车的聚集）

我们队需要几个强壮的身体。（=强壮的人）

这所大学有不少好脑瓜c（=聪明的人）

我弄到了一套新轮子。（=汽车，摩托等交通工具）

我们组织需要新鲜血液。（=新人）

在以上的例子中，跟其他转喻例子一样，是在用一个事物指代另一个事物。隐喻和转喻是不同类型的过程。隐喻主要是将一个事物比拟成另一个事物，其主要功能是帮助理解。而转喻的主要功能则在于指代，即用一个事物来代替另一个事物。当然转喻不仅仅是一种指代手法，它也能起到帮助理解的作用。例如在“部分代整体”的例子中，有很多“部分”代替了“整体”我们挑选哪个部分决定了我们关注整体的哪个方面。当我们说这个项目需要灵光的脑袋时，我们就用“灵光的脑袋”指代了“聪明的人”。关键不在于用部分（脑袋）来代替整体（人），而是为了凸显这个人的某个特点——聪明才智，而这又恰恰与脑袋有关。其他类型的转喻同样如此。当我们说“《泰晤士报》还未到达新闻发布会现场”时，我们不仅仅是用“《泰晤士报》”来指代该报的记者，同时也道出了该记者所在的报道机构——《泰晤士报》的重要性。所以“《泰晤士报》还未到达新闻发布会现场”和“斯蒂夫·罗伯茨还未到达新闻发布会现场”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不同的，即使斯蒂夫·罗伯茨是这句话所涉及的《泰晤士报》的记者。

因此转喻和隐喻都服务于同样的一些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还应用了同样的方法，但转喻让我们更关注所指事物的某些特定方面。跟

隐喻一样，转喻也不仅仅是一种诗学手段或修辞手法，也不仅仅只是语言的事。转喻概念（如“部分代整体”）是我们每天思考、行动、说话的平常方式的一部分。

例如，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有一个特别例子，即“人脸即人”。例如：

她只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观众席上有太多面孔了。

这里我们需要几张新面孔。

这种转喻在我们文化中很活跃。人物绘画和摄影的传统即基于此。如 果要看我儿子的照片，我给你一张只有我儿子脸的照片就足矣。你

会觉得已经看到了他整个人。但是如果我给你看一张我儿子身体的照片而没有他的脸，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不会满足。你甚至会问：“他到底长什么样啊？”由此，这个转喻“人脸即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技法了。在我们的文化习惯中，我们并不是通过一个人的姿态、动作，而是通过长相来获取这个人的基本信息。当我们以脸来感知一个人并基于此感知来采取行动时，我们是在依据转喻运作。

和隐喻一样，转喻并不是随机和任意的，不应被视为孤立的实例。转喻概念也是系统化的，这可以从下面取自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中得到体现。

部分代整体

把你的屁股挪过来！

我们不聘用长头发。

正确的领域大块头们需要更强壮的臂膀³ 我刚刚弄到一台八缸式的四冲发动机。

生产者代产品

我要瓶卢云堡。 他买了辆福特。

他在书斋里挂了幅毕加索。 我不爱读海德格尔。

使用品代使用者

萨克斯今天感冒了。

这个（培根、莴苣、番茄）三明治给小费很小气。 他雇佣的手枪要价五万美元。

第三垒需要个金手套。

巴士都罢工了。

操纵者代操纵物

尼克松轰炸了河内。

小泽征尔昨晚开了场糟糕的音乐会。

拿破仑战败滑铁卢。

卡塞伊·史丹格获得了很多奖旗。

我被一辆梅赛德斯追尾了。

机构代负责人

埃克森石油公司再一次提高了油价。

你永远不会得到学校的允许的。

部队意欲重拟草案。

参议院认为堕胎不道德。

我不赞成政府的行为D

地方代机构

白宫没有作出任何回应O 华盛顿对人们的需求懵然不知。

克里姆林宫威胁将抵制下一轮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巴黎这季时尚主推长裙。

好莱坞好景不再。

华尔街一片恐慌。

地方代事件

不要让泰国变成另一个越南。

谨记阿拉摩。

珍珠港依旧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起到一定的影响。 水门改变了美国的政治。

这儿一整天都像中央火车站。

如上所示，转喻概念跟隐喻概念一样具有系统性。以上例子并不是随意的。它们是我们用以组织我们的思维和行动的某些普遍转喻概念的实例。转喻让我们能依据一个事物与别的事物之关系来概念化该事物。当我们想到一幅毕加索的时候，并不只是想到一副艺术作品，我们会从其与画家的关系来思考，亦即他的艺术观念，他的绘画技巧以及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等。因为联想到作品的艺术家，我们对毕加索怀有敬畏之情，即便是他11岁时画的一幅素描。这就是“生产者代产品”的转喻概念对我们思维和行动的影响。类似的，当一个女服务生说“火腿三明治结账”时，她只把他当作一名普通顾客，而非一个人，所以用了一个去人格化的手法。尼克松本人并没有去轰炸河内，但是通过“操纵者代操纵物”的转喻概念，我们不仅说“尼克松轰炸了河内”，还认为就是他执行了轰炸的行为并要为此负责。由于转喻“操纵者代操纵物”中转喻关系的本质，我们上述的认识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一层转喻概念中，责任是我们所关注的。

因而，转喻概念跟隐喻一样，不仅建构了我们的语言，也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为。同时，转喻概念跟隐喻一样，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事实上，转喻概念的经验基础要比隐喻更明显。它总是有直接的物理联系或者因果关系。例如“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概念，

就是从我们部分联系整体的经验中产生的

M

生产者代产品”基于生

产者和产品的因果关系（以及典型的物理联系“地方代事件”基于我们关于事件发生的物理地点的日常经验；诸如此类。

文化及宗教象征是转喻的特殊形式。例如在基督教里有一种转喻“鸽子代表圣灵”。这是典型的转喻，但其象征性并不是任意的。它基于鸽子在西方文化中的概念，以及圣灵在基督教理论中的概念而

产生。为什么鸽子象征圣灵，而不是如鸡、秃鹰或者鸵鸟，这是有原因的。鸽子被认为是美丽的、友好的、温和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和平的。作为鸟，它的自然栖息地是天空，天空转喻为表示天堂，天堂是圣灵居住的地方。鸽子飞行优雅，滑行轻巧，被认为是来自干天上，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典范。

文化与宗教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连贯的隐喻体系赋予宗教及文化以特色，而象征转喻正是联系日常经验和隐喻体系的关键一环。基于我们的物理经验的象征转喻，为我们理解宗教和文化概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途径。

第九章隐喻连性的挑战

我们已经证明隐喻和转喻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构成连贯的体系，我们据此对我们的经验进行概念化。然而在平常生活的隐喻表达中表面上的不连贯现象并不难发现。对此我们还没有作过全面的研究，但是就我们所仔细考察的几个实例来看，它们其实并非是不连贯的，尽管乍一看毫无干系。让我们来分析下以下两个例子。

表面上的隐喻矛盾

查尔斯·菲尔墨 (Charles Fillmore)(在谈话中)发现英语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时间组织模式。第一种是，未来在前面，而过去在后面：

在我们将来的 (ahead of us)几个星期里..... (未来)

这些都已经落在我们身后了 (behind us)○ (过去)

第二种是，未来在后面而过去在前面：

在以后的几周里..... (未来)

在之前的几周里..... (过去)

这似乎是隐喻时间组织中的一个矛盾。此外，这些看来明显矛盾的隐喻可以混用，却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比如：

我们正前瞻今后的几个星期。(We're looking a/re成/ to the following weeks)

在这里，好像时间组织上Me说/把未来放在前面，而介//ovv/rtg则把未来放在后面。

要理解这其实是连贯一致的，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下“前一后”的组织。一些事物，比如人和汽车，有内在的前后，但是另一些事物，比如树木，则没有内在的前后。一块岩石在特定环境下可以有前后之分。假设你在观察一块中等大小的石头。在你和石头之间有一个球——假设球离石头一英尺远。这样的情景下，你可以说“球在石头前面”。这块石

头因而有了前后之分，好像它的前面朝着你。但这不是普遍的。有些语言，如豪萨（Hausa）语中，石头的方向正好是反过来的。所以当球在你和石头之间的时候，你要说球在石头的后面。

运动物体有前后之分。一般认为移动的方向为前方（或者是约定俗成的权威的运动方向，所以一辆倒退的汽车依然有固定的前面）。例如一个球体卫星，静止不动时没有前后之分，然而一旦入轨运行，

就依其运动方向而有了前后。

现在，英语中的时间是依“时间是运动物体”的隐喻建构的，未来在不断地朝我们移动：

.....的时刻终将迎来。

.....时间已过去很久了。

行动的日子终于来到。

读语“时光飞逝”正是“时间是移动物体”这个隐喻的一个实例。既然我们面向着未来，那么就有：

即将到来的几个星期.....

我期待着圣诞节的到来³

一个极大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绝不能错过它。

依据“时间是移动物体”的隐喻观念，时间就有了前后之分。就跟所有移动物体一样，它行进的方向就是前方。那么未来就是面对着我们运动，就有了以下的表达：

我无法面对未来^a 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直面未来。

所以，当我们以人来给时间定方向时，时间朝向的表达式是在我们前面、我期望、在我们面前；但当我们以时间来定方向时，时间表达就成了先前的、接下来的。因此我们有：

下个星期以及它后面的一个星期。

雜零是：

我后面的一个星期.....

既然面对我们的是未来，在未来之后的是更远的未来，而所有的未来都在现在之后。所以接下来的几周和我们面前的几周是一样的。

这个例子不仅仅是说明这里的时间概念不存在矛盾，同时也揭示了所有牵涉其中的微妙细节：时间是运动物体的隐喻，时间被视为运动物体而获得的前后方向，当基于此隐喻的用以描述时间的词如接下来的、先前的及其面对等被适用于时间之上，其运用是一致的。所有这些一致的详尽隐喻结构是我们平时形容时间的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只是太过于熟悉，我们一般不会注意。

连贯性与一致性

我们已经呈现了“时间是运动物体”这一隐喻的内在一致性。但对于逝去的时间还有另一种概念化方式：

时间是固定的而我们穿行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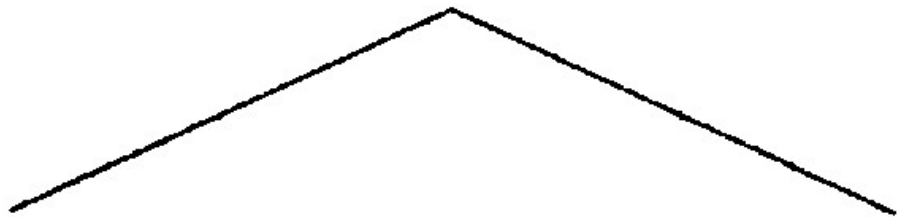
我们历经多年.....

我们走向更远的20世纪80年代.....

我们正迈向岁末。

从这里可以看到，有两种形容“时间逝去”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正在移动，而时间是静止不动的；另一种情况是时间在移动，而我们是静止不动的。共通点在于在这种相对运动中，未来都是在我们前面，而过去都在我们后面。即同样的隐喻有两种不一样的子情况，从下附图表可见：

从我们人的视角，时间经过我们，从前往后。



时间是运动 时间是静止不动

物体，朝我 的，我们穿过时间

们移动。 朝未来前进。

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它们有着共同的蕴涵。两种隐喻都蕴含从人

类的角度时间从我们的前面移动到我们后面。

尽管这两个隐喻不一致（即它们不能形成统一的形象），但由于从属于同一范畴时，它们仍能作为子类别而相契合，共有一个共同蕴涵。隐喻的连贯性（即相互契合）和一致性是有区别的。我们发现隐

喻间的联系更倾向于相互连贯而非相互一致。

我们通过另一个隐喻例子来证实这个问题：

爱是旅程

回头看看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处在十字路口。

我们不得不各走各的路³ 我们现在不能回头。

我们看不到这段关系能走到哪儿去。 我们走到哪儿了？

我们困住了。

真是一条漫长崎岖的道路。

这段感情是一条死胡同。

我们走得大快了。

我们的婚姻触礁了。

我们已经偏离了轨道。

这段感情要破裂沉没了。

这里最基本的隐喻是旅程，旅程方式多种多样，有汽车之旅、火车之旅或者航海之旅。

旅程



汽车之旅 火车之旅 航海之旅

漫长而崎岖的道路 脱轨

死胡同 空转轮子

触礁

沉没

○

我们再次看到，没有一个所有“旅程”隐喻都契合的单一一致的形象。唯一能使其连贯的是它们均是“旅程”隐喻，尽管它们分别指不同方式的旅行。隐喻“时间是运动物体”也同样如此，因为物体可以各种方式移动。于是我们有了“时间飞逝”，“时间悄悄溜走”，“时间加速前进”。一般而言，隐喻概念并不是以具体意象来定义的（飞逝，悄悄溜走，往路的尽头走去等），而是以一个更广的范畴来界定的，比如“流逝”

第十章更多的例子

我们一直声称隐喻部分建构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这种建构反映在我们平时的字面语言中。在我们得出以上论断的哲学意义的大致图景前，我们还需要一些例证。下面的每一组例子，我们都会给出一种隐喻，并列在此种隐喻概念下的一系列特殊表达。下面的英语表达有两种：简单的字面表达以及符合该隐喻概念的成语。这些成语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

理论（和论点）是建筑

这就是你理论的基础吗？

这个理论需要更多的论点支持。

这个论据站不住脚。

我们需要更多的事实论证，否则这个论点就不成立。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有力的论据。

我还没看清这个论点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这些事实可以支撑这个理论。

我们需要确凿的论据来支持这个理论。

理论成立与否取决于论据的有力度U 论点坍塌了。

他们轰倒了他的最新理论。

我们将证明那个理论毫无根据。

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将理论框架拼凑在一起。

想法是食物

他的话让我满口恶心D

整篇论文充斥着未经考证的事实，不成熟的想法和陈腐的理论。有

太多的事实需要我去消化。

我只是无法囫圇咽下这一结论。

这个论据不是味儿。

让我先斟酌（对 $e > v$ ）一会儿。

终于有个可以让你全身心投入去论证的理论了。

那个想法我们还得让它滤一滤。

那是精神食粮4 他读书如饥似渴。

我们无须把知识一勺一勺地喂给学生。

他贪婪地读这本书。

让我们先把那个想法放一放，让它再K酿一下。

这是这篇论文最有味的地方。

让那个想法再凝固成型一会儿。

这个主意已酿多年。

从生死角度而言，“想法是有机体”，或“是人”，或“是植物”。

想法即人

相对论促成了物理界不少想法的诞生。

他是现代生物学之父。

这是谁的思想结晶？

看看他的想法生出了（ $S/\sqrt{V^2/c^2}$ ）些啥。

那些想法在中世纪时就死绝了。

他的想法将不断流传下去。 认知心理学仍处于婴儿期。

这个观点应该再次被复活。

你从哪儿萌生的那个想法？

他往那个想法里注入新生命a

想法是植物

他的想法终于结成果实。

那个想法枯死藤上了。

这个理论还在萌芽期。

这个理论还要些时间才能成熟。

他视化学为物理学的分支。

数学有很多分支。

他伟大的想法播种于年少之时。

她想象力丰富

我要把这个观点根植于你的脑海里。 他的脑子一片荒芜。

想法是产品

我们还真是琢磨出新主意了啊。

这一周我们产生了不少新想法。

他生产新意的速度真是让人震惊。

他的智力生产力近年衰退了。

这个想法需要被琢磨打磨，去粗存精。 想法还很粗糙，需要凝练。

想法是商品

包装你的想法非常重要。 他不买账。

这个想法没人要。

好想法总能找到市场。 这个想法毫无价值。

这想法一文不值。

你的想法一点市场部没有。

想法是资源

他思维枯竭了C 别在小课题上浪费思想。 让我们集思广益。

他主意特多。

我们的主意都用完了。 这主意没用。

这主意不错。

想法是金钱

让我陈述下我廉价的想法。 他想法颇多（良多）。

那本书是一个思想宝库。 他极富想法。

想法是切削工具

那想法够犀利^

那（话）深中肯綮。

那（话）太尖刻了。

他（说话）很尖锐。

他锋利机智。

他头脑敏锐。

她把他的论点批得体无完肤。

想法是时尚

那想法早几年前就落伍了。

我听说最近社会生物学很流行啊。

最近西欧很时兴马克思主义。

那主意太老套了！

那想法太过时了。

英语批评界的新动向是什么？

老观念在现今社会已没有市场啦。

他常读《纽约书评》以跟上时代步伐。

伯克利堪称前卫思潮中心。

符号学正当时髦。 •

革命思潮在美国已经不时兴啦。

20世纪60年代中叶，转换语法风靡美国，也刚传到欧洲。

理解是看见，想法是光源，话语是光媒介

我明白（see）你在说什么了。

在我看来它是不一样的。

你有什么远见？

我的看法（view）不一样。

现在我了解全貌了。

我给你指出一些问题。

那见解够深刻。

那真是真知灼见。

论点很明晰。

这个论述隐晦难懂。

能说明下你的观点吗？

这个论点很透彻。

这个论述不透彻。

爱是物理力（电磁力，引力等）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来电了c 冒出火花了。

我被她吸引了。

他们无法控制地相互吸引着。

他们互相吸引着对方c 他所有生活都是围着她转。

他们在一起时气氛（ ）如充满了电 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能量。

他们丧失了动力。

爱是病人

这是一种病态关系。

他们的婚姻关系牢固健康。

他们婚姻已如死灰——无法复原。

他们正在修补他们的婚姻关系。

我们的关系又好了。

他们关系正当好。

他们的婚姻毫无激情。

他们的婚姻已跛脚了（训/炫/○?/ /踢s）。

这段感情太累了。

爱是疯狂

我为她疯狂D 她使我疯狂。

他不断被她倾倒。

他已经为她而痴狂。

我为哈利而疯。

我为她癫狂。

爱是魔法

我着了她的魔。 爱情魔力已消失。 我着魔了。

他令我恍惚 (/” 0)。

我为他着迷 (em/W7Cec/ >。 我为她着迷 (c/?arwJ)。 她令人着迷 (Aem/c/i/wg)。

爱是战争 (LOVE IS WAR)

他因“速战速决”而闻名。

她为他而战，却败给了他的情妇。 他逃避了她的主动追求。

她不屈不挠地追求他。

他慢慢赢得她的欢心。

他赢得与她牵手婚姻殿堂 他深深打动了她^^

她被众多求婚者包 他不得不把别人阻挡开。

他得到了她朋友的支持。

他和她妈妈结成同盟。

我以为他俩的结盟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财富是被隐藏的物品

他在寻找自己的财富。 他在炫耀他新得的财富。 他是财富猎手。

她是个淘金者。

他失去了所有财富。 他追寻财富。

重要的就是大的

在服装业他举足轻重。

他是一个文学巨匠。

这将是影响广告业数年的最重大观点。

他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

这只是个小小的错误。

那只是个小小的善意谎言。

这样的暴行令我惊愕3

那是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历史上最重大的时刻。 他的成就远远胜过那些不如他的人。

看见就是摸到I眼睛是四肢

我无法将视线离开她。

他端坐在那儿，视线紧紧盯着电视机。

她（的眼睛）挑出了图案中的所有细节。

他们四目相对。

她从未将视线从他脸上移开。

她扫视屋里的每一件东西。

他要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目之所及的地方。

眼睛是情感的容器

我在他的眼里看到恐惧。

他眼里满是怒火。

她双眼充满激情

他眼里流露出怜悯之情。

她眼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恐惧。 他的眼里充满爱。

他眼里盈满感情。

情感效应是身体接触

他母亲的去世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我被这个主意深深吸引了。

她倾国倾城。

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成绩闻名世界。 我被他的话打动了。

这深深打动了我。

身体和情感状态是人体内的实体

他肩膀疼痛e 别把感冒传给我。

我从头冷到了胸。

疼痛感消失了。

沮丧又缠上了他。

热茶和蜂蜜能止你的咳嗽。

他掩饰不住地高兴。

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

别一脸冷笑，不干你事！

他的恐惧不断来袭。

我一定得摆脱挥之不去的消沉状态。感冒了就多喝水，能把病毒冲出体外 他身上没有一丝怯弱迹象。

他就没有诚实的那根筋。

活力是一种物质

她充满生机与活力。

她活力四射。

他毫无精力。

一天结束时我已筋疲力尽3 我的精力消耗殆尽Q 这事花了我太多精力。

生活是一个容器

.€

我的人生很充实。他生活空虚。

他不能从生活中得到更多东西了。

她的生活中有无尽的活动。

充分体验生活。

他的生活满是凄楚。

充实地生活。

生活是一场赌博游戏

我要赌一把。

胜算总是跟我对着干。

我手里有张王牌。

他手里都是好牌。

这胜负难分。

只要出对牌，就能把事办好。

他赢了把大的。

他输得很彻底。

形势危急时他在哪？

这是我的王牌a 他在虚张声势。

总统行事守口如瓶。

提高赌注吧。

或许我们该增加赌注。

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不换牌。

只是运气而已。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

在这最后一组例子中，我们有大量被称为“程式化话语”、“固定 表达式”、“词汇短语项”的例子。它们就像单个的词一样多方发挥作用。语言中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例子。在上述给出的例子中，这一套 词汇短语项是由单一隐喻概念连贯建构的。尽管每一项都是“生活是一场赌博游戏”这个隐喻的实例，但是它们所描述的都是生活，而非 赌博本身。这些例子都是我们谈论生活时的常规表达方式，就像我们在谈理论的时候通常会用到“构建”这个词一样。基于此，我们将其 纳入我们所称的由隐喻概念建构的字面表达之中。当你说“胜算总是 跟我对峙着”或“我们不得不赌一把”的时候，人们不会认为你是在 用隐喻手法，而只是在说一些适合该环境的平常话。不过，你谈论、 思考甚至体验这些生活情境的方式却将是由隐喻建构的。

第十一章 隐喻建构的部分性质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描述了隐喻界定的概念的系统性特征。我们通过若干不同的隐喻例子来了解这些概念（比如，“时间是金钱”，“时间M运动物体”等）。隐喻概念的建构必定是部分的，反映在语言的词汇中，包括有固定表达方式的同义短语，例如“毫无根据的”因为隐喻概念的建构具有系统性，例如在隐喻“理论是建筑”中，我们可用一个域（“建筑”）中的表达（建构、基础）来谈论另一个以隐喻界定的域（“理论”）中的相应概念在“理论”这个隐喻界定的域中，“基础”究竟是什么意思，取决于隐喻概念“理论是建筑”是如何用来建构“理论”这个概念的。

“建筑”这一概念中被用来建构“理论”这一概念的部分是其基础和外壳。而其屋顶、内部房间、楼梯和玄关过道等没有用来建构“理论”这一概念的任何部分。因此在隐喻“理论是建筑”中有被使用的部分（基础、外壳），也有未被使用的部分（房间、楼梯等）。像“基础”、“构建”一类的表达式是这样的隐喻概念中被使用部分的例子，它们已成为我们平时描述“理论”的常用语言的一部分。

但有没有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反映出了“理论是建筑”这一隐喻中未使用的部分呢？请看下面四个例子：

他的理论中有成千上万的小房间和蜿蜒曲折的长长走廊。

他的理论就像伪功能简化的包豪斯建筑。他偏好布满滴水兽的大型哥特式理论。复杂理论通常会存在管道问题。

这些句子不在常用字面语言范围之内，通常它们被称为“比喻式的”或“富有想象力的”语言。因此普通字面表达如“他构建了一个理论”和富有想象力的表达“他的理论布满滴水兽”，都是同一个总隐喻（理论即建筑）的实例。

这里我们能够区分想象力（或非字面）隐喻的三种次类：

隐喻被使用部分的扩展，如“这些事实是我建构理论的砖石和灰浆”。这里提到了建筑外壳，但在“理论是建筑”的隐喻中，对于材料的

应用不再提及。

字面隐喻中未使用部分的实例，如“他的理论有成千上万的 小房间和蜿蜒曲折的长长走廊”。

新奇隐喻的实例，即一个隐喻不是用来建构我们平常概念系 统的部分而是思考某事物的新方式，如“经典理论犹如生育了很 多孩子的家长，而这些孩子之间总是打架不断”。在建构我们日 常概念系统的隐喻概念里，这三种次类都不在这些隐喻的已使用 部分之内。

我们注意到我们所给出的用以刻画一般隐喻概念特征的所有语言 表达均是比喻性的。诸如这样的例子：‘时间是金钱’“时间是运动物 体”，⁴⁴控制为上“想法是食物”以及“理论是建筑”等。它们都非 字面意义，因为它们都只有部分被用来建构我们的常规概念。既然必 然包含了未用于常规概念的部分，那么它们就超越了字面意思的范围I。

目前为止我们所探讨的隐喻表达（如，时机会到的，我们构建了一个理论；攻击一个观点）都是在隐喻概念的完整体系里的应用。这些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思考中经常应用。这些词句，跟语言中所有 其他词汇和词组一样，也是约定俗成的。除了这种成为隐喻体系组成 部分的情况外，还有些特异的隐喻表达，它们是孤立的，在我们的日 常语言和思考中并未系统使用。这些表达为人熟知，像山脚，一棵卷 心菜，桌腿等。这些表达式是隐喻概念的孤立实例，被使用的部分只 局限于一个实例（或者两个、三个）。因此“山脚”是“一座山就是 一个人”这个隐喻中，唯一被使用的部分。在常规话语中，我们一般 不说一座山的头、肩或躯干，尽管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用这些未被使 用的部分来建构新奇的隐喻表达。但事实上，在“一座山是一个人”的隐喻中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登山者会说山肩（指接近山顶的山 脊），也会说征服、搏斗甚至被一座山杀死。在卡通里山往往是会动的，它们的山顶自然就成了头部。关键在于有些隐喻，例如“一座山 就是一个人”，在我们的文化与语言中过于边缘。它们被使用的部分 可能仅仅构成了语言中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表达方式，由于这种隐喻 概念使用太少，它们通常不会与其他隐喻概念产生系统的交互联系。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这样的隐喻就显得相对不怎么有趣了，但也并非 完全如此，因为它们能扩展到其未被使用的部分，来创建新奇的隐喻 表达，制造笑话等。正是我们这种能将不常用部分也利用起来的扩展 能力，说明了这些隐喻不管多么边缘，却依然存在。

像“山脚”这样的例子就是特异的、不系统的、孤立的。它们不 与其他隐喻相互作用，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也不发挥有趣的作用，因 此它们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它们存在的唯一迹象在于它们能延 伸到亚文化中，以及它们的未使用部分（相对不怎么有趣的）是新奇 隐喻的基础。如果有什么隐喻被称为“死隐喻”，那么就是这些隐喻 了。在特定的边缘性隐喻中如“一座山是一个人”，还能被理解，这 样它们才稍稍显出一点生命迹象。

将这些孤立的、不系统的情况和我们讨论的系统隐喻表达区别开 来是十分重要的。表达如“浪费时间”、“攻击立场”、“分道扬镳”等 都反映了系统的隐喻概念。这些成体系的隐喻概念构建了我们的行为 和思想。从最根本上来讲，它们是“活隐喻”（alive）：是我们赖以生 存的隐喻。这些隐喻在英语词汇中已约定俗成固定下来，但这并不影 响它们的生机活力。

第十二章我们的概念系统根据何在？

我们说隐喻建构了我们大部分的日常概念系统（conceptual system），也就是说，大部分的概念必须要在其他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被部分理解。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的概念系统根据何在。有没有什么概念是可以不通过隐喻而被直接理解的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又是怎样来理解事物的呢？

简单的空间概念，如“上”，是典型的能被直接理解的概念。我们空间概念里的“上”源于我们的空间经验。我们有躯干并且直立向上。我们每一次移动几乎都包含在一个运动程序中，它或改变，或保持，或预设这种上下方向或者以某种方式将其考虑在内。我们在世界上不断地进行着活动，即使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有上下方向的。这与我们的身体活动不仅仅相关，而且直接相关。在我们的运动程式及日常活动中，上下方向处于中心地位，人们甚至觉得除了上下这个方向概念外，别无他向。然而客观来讲，空间方向构架有很多可能，包括笛卡尔坐标系（Cartesian coordinates），在这种框架中就没有上

下方向。但是人类的空间概念包括“上一下”，“前—后”，“里—外”，“近—远”等。这些就是与我们日常持续不断的身体活动相关的空间概念，对于我们而言，相较于其他可能的空间构架，它们具有优先权。换言之，我们空间概念的形成来源于我们不断的空间体验，即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概念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最根本的概念。

因此“上”不能单纯从其本身去理解，而是源自我们不断进行的运动机能。且这些运动机能又与我们的直立姿态有关，直立姿态则与我们生存的这个引力场相关。想象一个球状生物，生活在非引力环境中，没有任何的知识和经验。“上”对于这样的生物而言会是什么概念呢？答案不仅取决于这个球状生物的生理机能，还跟它的文化有关。

换言之，我们所说的“直接身体经验”并不单单只拥有某种类型的身体这么简单，相反，每一项经验都是在一定广泛深厚的文化前提下获得的。因此，这样做会误导人们，即将直接身体经验看作好像是切近经验

的某种核心——我们依据我们的概念系统来对其作出阐释 文化假设、价值和态度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选择加诸或不加诸经验之上的概念外衣。或许应该说所有的经验说到底都是文化才是正确的。文化已经隐含在每一种经验本身之中，我们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体验 我们生活的“世界”。

然而，即使我们认同经验中包含了文化前提，我们还是能将更 “身体”的经验如“起立”和更“文化”的经验如“参加婚礼”作重要区分。下文我们将要说的“身体经验”和“文化经验”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身体功能所赖以发挥作用的一些关键概念词汇如“上一下”“里一外”、“前—后”“深—浅”（或“浓—淡”）、“冷—暖”、“男—女”等要比其他概念划定得更明确。情感经验与我们的空间和知觉经验一样基本，然而情感经验就不像身体经验那样划分明晰。我们的知觉—运动机能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明确界定的空间概念结构，然而单单由情感机能产生的情感却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结构。由于我们的情感（如“幸福”）和知觉运动经验（如“直立姿态”）有着系统性关联，它们形成方位隐喻概念的基础（如“快乐是向上的”）。这样的隐喻使我们用更明晰的同汇将情感经验概念化，又将它们与跟人的总的福祉有关的概念相关联（如“健康”、“生活”、“克制”、“控制”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谈论新兴隐喻和新兴概念。

例如像“物体”、“物质”和“容器”这样的概念是直接显现的。我们将自己视为与世界其他事物分开来的实体，作为拥有里、外的容器。我们亦将我们外部的物体作为实体来体验——通常也是作为拥有里、外的容器。我们觉得自己是由血肉、骨头之类物质组成的，而外在事物则由各种各样的物质组成，如木头、石头、金属等。通过视觉和触觉我们感受到许多事物都有清晰的边界。而当事物没有明晰的边界时，我们就将边界投射到它们上面，即将其作为实体概念化，通常是作为容器（例如，森林、空地、云朵等）。

在方位隐喻中，基本本体隐喻就是以我们经验中的系统性关联为基础的。例如，我们所见，“视野是个容器”这一隐喻就是以我们所见跟一个有界物理空间之关联为基础的。隐喻“时间是运动物体”就是以向移动的物体跟它移向我们需要花费的时间之关联为基础的。同样，物体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移动和它移动所需要的时间二者之间的关联也是“时间是容器”这一隐喻的基础（如在“他在十分钟内做完了”）。事件和动作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相关联，就使它们成了“容器物体”。

物理实体的经验为转喻提供了基础。转喻概念源于我们经验中的两个物理实体（如，“部分代整体”、“客体代主体”），或者一个是物理实体，另一个是被隐喻概念化为物理实体的某事物（如，“地点代表事件”、“机构代表相关负责人”）^h

关于概念系统的基础，或许需要强调的最重要一点是要把经验与我们将经验概念化的方式二者区别开来。我们并不是说身体经验要比其他形式的经验（无论是情感的、心理的、文化的或者任何形式）更基础。所有这些经验就跟身体经验一样基础。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通常用身体经验来概念化非身体经验，即我们用界定明晰的来概念化界定模糊的。请看下面例子：

哈利在厨房里 ○(Harry is in the kitchen,)

哈利是慈善互助会中的一员。(Harry is in the Elks. > 哈利恋爱了
c (Harry is in love,)

这几句话指代三种不同的经验领域：空间领域、社会领域和情感领域。三个中并没有哪一个在经验感受上具有优先权，它们是相互平等的三种基本经验。

但就概念建构来讲，它们确实存在不同。第一句话中的“IN”直接源自空间经验，界定清晰。它不是一个隐喻概念的例子。但其余两个则是隐喻概念的例子。第二句是隐喻“社会群体是容器”的一个例子，其中社会群体的概念就是这样构建成的。这个隐喻使我们通过将其空间化来理解社会群体这个概念。“in”这个词和IN这个概念在三个例子中是一样的，并不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或是三个同音词。我们只有一个自然发生的概念，只有一个词来表示它，但有两个隐喻概念，它们部分定义了社会群体和情感状态。这些例子说明我们可能拥有同样基本的经验类型，即便经验概念化方式并非同样基本。

第十三章结构隐喻的基础

上一下、里一外、物体、物质等简单的物理概念跟我们概念系统中的任何其他概念一样基础，没有了这些概念我们在这世上就无法发挥作用。但基于这些简单物理概念的隐喻本身并不丰富，说某个东西被视为一个有里外之分的容器，并没有表达出太多的意思。但我们已经看到在“头脑是容器”这个隐喻及多种拟人化隐喻中，我们能以更明确的方式将空间隐喻阐述得更详尽。这使得我们不仅能够详尽地阐明一个概念（如“头脑”），还能找到恰当的方式来突显概念的某些方面，并隐藏其他一些方面。结构隐喻（例如“理性的争论就是一场战争”）为我们扩展其意义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源。在简单的方位、本体隐喻中，我们只是简单地加以方位概念指称并具象化它们。结构隐喻则远不止如此，它还能让我们以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清晰界定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概念。

结构隐喻跟方位隐喻，本体隐喻一样，也基于我们经验中的系统性关联。为详细说明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通过“理性争论就是一场战争”这一隐喻来解读结构隐喻的基础。这个隐喻让我们通过一个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概念，即物理冲突，来了解“理性争论”（rational argument）这个概念。动物界到处都是争斗行为，人类也是一样。动物间会互相争斗来夺取食物、伴侣、领地、权力等，所以它们常通过争斗来获得它们想要的东西，因为别的动物也想获得这些东西或者想阻止其他动物获取这些东西。人类同样如此，不同的是我们用更复杂的技术手段进行争夺。作为“理性动物”（rational animals），人类用各种方式把争斗制度化，其中之一就是战争。尽管长久以来，我们已将身体冲突制度化，并雇用了许多聪明人来开发更有效的实施手段，但争斗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改变。科学家观察到两个野兽相互争斗时，它们发出挑战以作恐吓、建立和捍卫领地、攻击、防守、反击、撤退和投降。人类的争斗也是同样。

而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会在不让自己陷入任何实际的身体冲突危险的情况下，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人类就进化出了口头争论这样的社会制度。我们总是不断地争论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这样的争论还会“退化”（degenerate）成身体暴力。这样的言语之战，是以身体之战来理解的。以家庭争论为例。夫妻俩都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例如想让对方接受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或者至少按照某个观点来行事。

每个人都视自己在赢得或失去某一东西，建立和捍卫自己的领土。在毫无限制的争论中，你使用任何可用的言语方法来进行攻击、捍卫、反击等，如恐吓、威胁、援引权威、侮辱、贬低、挑战权威、回避问题、讨价还价、奉承，甚至是给出“合理的理由”（rational reasons）。但

所有这些策略手段都会以，也经常是以理由的形式提出来，例如：

.....因为我比你壮。（恐吓）

.....要是你不这么做，我就.....（威胁）

.....因为我是老板。（权威）

.....因为你太愚蠢了。（侮辱）

.....因为你总是做错。（贬低）

.....我跟你同样的权利。（挑战权威）

.....因为我爱你。（回避问题）

.....如果你.....我就.....（交涉）

.....因为你更擅长这个。（奉承）

在我们的文化中，用这些策略来进行争论两平常不过。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过常见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在我们文化中还有一些重要而强大的部分，至少在原则上并不赞同使用这些策略，因为它们是“不理性”（irrational）、“不公平”（unfair）的。学术界、法律界、外交界、宗教界和新闻界都极力推崇一种理想化的或者说更高形式的“理性争论”。在这种形式中，所有以上不理性、不公平的“策略”都被禁用。在“理性争论”中，唯一允许的战术就是陈述前提，引用有效证据，然后得出逻辑性结论。然而，即使是在所有上述条件都符合的最理想的争论形式中，“理性争论”依然会依据战争来得以理解和执行。仍然有一个立场需要建立和捍卫，你可以获胜或者失败，你有一个对手，你要攻击并试图摧毁其立场，你试图驳倒对手的论据。要是你能够全胜，你就可以将对手消灭。

这里的关键在于，不仅仅是我们对于争论的构想，就连我们付诸实

行的方法都是基于我们对身体战斗的知识和经验。即使你从来不曾搏斗过——更别说参加战役，但你却从学会说话起就开始争论，仍然能够通过“争论是一场战争”的隐喻来理解争论，并进行争论。因为这个隐喻已经深入我们生存的文化成为概念系统的组成部分。不仅所有本应该符合“理性争论”形式的“理性”争论都以“战争”来构思孕育，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所谓的理性争论都潜藏着它们试图超越的“不理性”、“不公平”的战术。这里有一些典型的例子：

可以合理地假定……（恐吓）

很明显地……

显然地……

要是不……就不科学了……（威胁）

为了说明要提交……的谬误。如笛卡尔显示……（权威）

休姆观察发现……

脚注374c参看维尔席路根海姆（1954）这部作品缺少了……的必要
的严密性。（侮辱）

我们称这种理论为“狭义”理性主义。

在“学术客观”中……

这部著作无法形成正式的理论。（贬低）

他的结论无法量化。

现在很少有人会持有这种观点。

以免我们屈服于实证方法的错误……（挑战权威） 行为主义已导
致…… 他没有提供任何备选理论D（回避问题）

但这是一个关于……的问题。

尽管……作者还是陈述了一些极具挑战的事实。

就目前来看，你的立场是对的。（交涉）

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可以接受那种论断.....

在他引人深思的论文中（奉承）

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话题.....

这些例子使我们从理性争论，回溯到非理性争论（=日常争论），并一直追溯到它的身体战斗起源。恐吓、威胁、援引权威等战术，尽管在“理性争论”中也许用了更优雅的词汇来进行表述，却一如口常争论以及战争，在理性争论中同样存在。无论是在科学的、学术的或者法律的环境下追求理想的“理性争论”或是在家里与人争论不休，又或是在家中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讨价还价，我们都是以“争论是场战争”这个隐喻为基础来理解、实践和描述我们的争论。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其他对我们日常生活十分重要的隐喻：

“劳动是资源”和“时间是资源”。这两个隐喻从文化层面讲都基于我们对物质资源的体验感受。物质资源尤指原材料或燃料。两者均被视为服务于某些目的。燃料可用于加热、运输，或制作成品能源。原材料

料通常直接进入成品之中。在两种情况下，物质资源都是可以被量化并赋予一定价值。在两种情况下，对达成目的而言，重要的不是某块特定的材料或者其数量，而是材料的种类。例如，只要某种煤能够加热房子，至于是哪块煤加热的就无关紧要了。在两种情况下，物质材料都随着目标的不断达成而逐渐消耗。总结为：

物质资源是一种物质

可以较精确地量化

每单位数量可以被赋予一定价值

都为达成一个目标

随着目标的达成而逐渐耗尽

我们以用原材料生产产品为例来说明。它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总的来说，就是你投入的劳动越多，则生产的产品就越多。假设劳动付出和产品产量成正比，我们就能以生产每单位产品所花费的时间来衡量某项

劳动的价值。生产流水线是这种假设最理想的模型。在流水线上原材料从一端进去，中间是劳动加工过程，而持续的时间是由流水线的速度决定的，产品就从另一端出来。这就为隐喻“劳动是资源”提供了基础，如下所述：

“劳动”是一种活动（回顾：“活动是一种物质”）

可以较精确地量化（从时间角度衡量）

每单位可以被赋予一定价值 都为达成一个目标 随着目标的达成而逐渐耗尽

在工业社会中劳动能够以时间也通常确实是以时间加以量化，于是我们就有了隐喻“时间是资源”的基础：

时间”是一种（抽象）“物质”可以较精确地量化

每单位可以被赋予一定价值 都为达成一个目标 随着目标的达成而逐渐耗尽

在我们的文化习惯里，“劳动是一种资源”，“时间是一种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所以我们倾向于根本不将其视为隐喻。但是上述两者经验基础之论述表明，两者都是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结构隐喻。

这两个复杂的结构隐喻都采用一些简单的本体隐喻。“劳动是资源”采用了“活动是物质”这一隐喻。“时间是资源”采用了“时间是物质”这一隐喻。这两个“物质”隐喻使劳动和时间得以量化，即可以被测量，可以理解为逐渐耗尽，被赋予了一定价值。它们也使我们将时间和劳动视为可以用来达成各种目的的东西。

“劳动是资源”和“时间是资源”绝不是普遍真理。我们看待工作的方式，我们对量化的激情和对目的的痴迷，才使得这两个概念自然而然地在我们文化中产生。这些隐喻强调了我们文化中极重要的时间和劳动的某些方面的性质。同时，它们也淡化或隐藏了时间和劳动的其他方面。通过察看它们强调的方面，我们就能看到它们掩藏的方面。

把劳动看成是一种活动，就是在假定劳动可以从其他不是劳动的东西中识别和区分开来。它假定我们可以区分工作和玩乐，以及生产性活

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假设显然都与现实不符，除非是流水生产线，以及用铁链锁在一起做苦工的囚犯等。把劳动仅仅视为一种活动，独立于劳动者、劳动者的感受以及劳动对他生活的意义的影响，就掩藏了该工作是否对劳动者个人有意义，是否令他满意或者是否人道等问题^e

用时间量化劳动，连同将时间视为服务于某一目的，就产生了“休闲时间”(LEISURE TIME)这一概念，正好与“劳动时间”相对应。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闲不被视为一个目的。致力于休闲活动的行业出现了。因此，“休闲时间”也成了一神资源——可以被有效利用，可以明智地使用，可以被储存、节省、规划、浪费或遗失等。劳动和时间是“资源”的隐喻所掩盖的，正是“劳动”和“时间”之概念影响我们的休闲概念的方式，它将休闲变成跟“劳动”非常类似的东西。

劳动和时间是“资源”的隐喻隐藏了其他文化以及我们社会中亚文化对于劳动和时间的其他所有可能概念，例如，工作是可以玩耍，不活动也是可以有产出的，许多我们通常认为的“劳动”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目标，或没有有价值的目标。

我们在这部分探讨的三个结构隐喻——“理性争论是一场战争”、“劳动是资源”、“时间是资源”——都具有雄厚的文化基础。这些隐喻所强调的方面与我们的集体经验密切对应，而它们掩藏的方面对应的则很少。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会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们不仅根植于我们的身体和文化经验之中，同样也影响着我们的经验和行为。

第十四章因果关系：部分自发和部分 隐喻

从隐喻基础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直接自发产生的概念（如“上一”、“下一”、“里—外”、“物体”、“物质”等），以及基于我们的经验而新兴的隐喻概念（如“视野是容器”、“活动是容器”等）。从我们所探讨的有限例子中依稀可见，每个概念若非直接自发产生的，就是隐喻产生的，它们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即使是基本的概念如“因果关系”既不是纯粹自发概念，也不是纯粹隐喻概念。它似乎有着自发生成的核心概念，然后却通过隐喻扩展和复杂化了。

直接操纵：因果关系的原型

标准的意义理论假设我们所有复杂概念都能分解成一个个直至不能分解的最基本单位。这样的基本单位被看作是构建“意义大厦”的原材料。而因果关系的概念又常被看作这种构建的基本材料。

我们认为把基本概念看作是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我们承认因果关系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概念。人们在组织构建物理、文化现实时，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的概念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基本单位。我们觉得把因果关系理解为经验完形更好。要恰当理解因果关系就要将它视为其他组件的一个群集。这个群集形成一个完形，即一个整体——在人类看来，整体比组成它的部分更基本。

从婴儿身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皮亚杰猜测，婴儿最初获得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从他们能够直接操纵周围物体而感知到的——如扯掉毯子，扔掉瓶子，丢掉玩具。事实上，有这么一个阶段婴儿似乎是在练习这样的操纵，例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扔掉勺子。即使在婴儿那里，这样直接的操纵包含了直接因果关系的一些共同特点，这种因果关系是我们按电灯开关、扣纽扣、开门等日常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动作不同，但它们有一些共同特点，我们称之为直接因果关系的“原型”或“范例”这些共同特点包括：

施事（agent）将改变受事（patient）状态作为目标。

状态的改变是物理的。

掩事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

计划要求施事启用一项运动程序。

施事对这项计划的实施负主要责任。

施事是能量来源（施事将能量传递到受事），受事是能量（传递）

的目标（即受事状态咏改变取决于外部能量来源）。

施事用身体或工具触碰受事（即在施事的行为和受事状态改变之

间有一段时空重叠

施事成功实施了计划。

能清楚看到受事的变化。

施事通过感官知觉来监控受事的变化。

只有唯一特定的施事和唯一特定的受事。

这一套即“原型”直接操控的属性特点，是最佳因果关系的例子。我们这里的“原型”是罗希（Rosch，1977）人类范畴化理论中的意义。罗希的实验表明，人们在将物体归类时，不是根据某一套确定的理论术语，而是根据原型和家族相似性来分类的。例如小型的会唱歌飞的鸟，如麻雀、知更鸟等就是原型鸟类（pro/以鸡、鸵鸟、企鹅是鸟类，但它们不是这个类别的核心成员，它们乃非原型鸟类。但它们依然是鸟类，因为它们与原型有着充分的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说它们还是共有原型鸟类足够多的相关特性，因而会被人们归入鸟类。

从以下意义来说，上述十二个属性是因果关系原型的特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不断在各种行为中出现。我们将它们作为完形来体验，也就是说，对我们体验而言，这些属性整体出现比它们单独出现更为基本。通过在我们日常活动中不断出现，因果范畴就出现了，它是以属性复合体为特点的原型因果关系。其他种类的因果关系，虽然不似原型，却也是具有与原型充分家族相似性的行为或事件。这包括远距离行为、非人类施事、中间施事、两个或更多的施事、

非自主的或无法控制的运动程序等。（在物理因果关系中，施事和受事就是事件，物理定律取代了计划、目标和运动活动，所有人类特有的方面都被解析出来。）当与原型家族相似性不充分时，我们就不会将发生的事件以因果关系特点待之。比如，如果有很多的多个施事，如果这些施事所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受事的状态改变，如果他们既无欲望，也无计划，又无控制，那么我们或许会说这不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例子，或至少我们会对其提出质疑。

尽管因果关系范畴的边界模糊，但在大量的例子中仍可作出清晰界定。我们将因果关系的概念，通过意向、计划、推论等应用到新的活动领域，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世界上顺利开展活动。由于我们以这一概念来行事继续取得成功，这个概念保持着其稳定性。只要有一个因果概念从我们经验中产生，我们就能将这一概念运用到隐喻概念。例如在“哈利讲笑话鼓舞我们的士气”中，哈利的作为使士气“高涨”，就像在隐喻“快乐为上”里一样，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例子。

尽管我们所概括的因果关系对于人类活动来说是基本的，但是从通常的建筑材料的意义来说，它并不是基本单位，即并非是不可分析和不可分解的。既然因果关系概念被依据原型定义为一个复现的特征复合体，它就是整体，也是可被分析成那些特征，并拥有广泛形式的变体。因果关系原型被分析（如控制、运动程序、自主性等）可能是由原型特点所至，并可以被进一步地分析。这就是说我们的概念是可

以同时具备基本的、整体的、可以无限分析的特点。

因果关系原型的隐喻延伸

制作物品的简单例子（如做一架纸飞机，捏一个雪球，堆一座沙堡）都是直接因果关系的特殊例子。其中都有原型的直接操控，包含上述所列全部属性。但它们均有一个附加的特点，将它们区分为不同的制作实例：因操控的结果，我们视不同物体为不同种类的东西。原来的一张纸变成了现在的一架纸飞机。我们将它归于不同类别——因为它具有了不一样的形态和功能。正是这点将制作实例与其他类型的直接操控区别开来。即使是简单的形态变化，例如水变成冰，也可以视为制作实例，因为冰和水有不同的形态和功能。于是我们有了以下例子：

你可以通过冷冻水来得到冰。

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

我用一张报纸做了一架纸飞机。

我用泥土做了一尊塑像。

我们依据“物体从物质而来”这一隐喻来概念化这种从一种状态 到另一种状态去拥有新形式和新功能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从..... 而来”这个短语在上述例子中都有应用：冰被视为从水而来，纸飞 机被视为从纸张而来；塑像被视为从泥土而来。在句子“我用泥土 做了一尊塑像”中，泥土这一物质被视为“容器”（通过“物质是容 器”这个隐喻），而物体（即塑像）就是从中产生的。所以“制作” (MAKING)这个概念，只有部分而非完全是隐喻概念。也就是说，“制作”是一个直接自发的概念，即“直接操控”，它通过“物体从物 质而来”的隐喻得到扩展阐发。

将制作概念化的另一方式是通过直接操控进行扩展阐发，即用 另一个隐喻“物质归于物体”。所以有：

我把一张报纸做成了纸飞机。

我把你给我的泥土做成了一尊塑像。

这里物体被视为材料的容器。

除“制作”之外，“物质归于物体”的隐喻还有更为广泛的应用。 我们依据这一隐喻将范围广泛的各种变化概念化，不管是自然变化还 是人为变化。例如：

水变成了冰。

毛毛虫变成了蝴蝶。 她慢慢变身为美丽的女人。

隐喻“物体来自物质”除了 “制作”概念外也应用于别处，但是范围 要局限得多，且大部分跟进化有关：

哺乳动物由爬行动物进化而来。

我们现有的法律系统从英国习惯法演变而来。

这两个我们用来把直接操控扩展到“制作”概念的隐喻都被独立用来

概念化各种“变化”(CHANGE)。

这两个“变化”的隐喻被用作“制作”这一概念的一部分，它们 均从跟出生一样根本的人类经验中自然产生。出生就是一个物体（婴儿）从一个容器（妈妈）里面出来。同时，这个妈妈的物质（她的血和肉）也在宝宝（容器物体）里面。我们关于出生（还有农作物生长）的经验为创造概念提供了基础。“创造”(CREATION)有着“制作一个物体”这一概念的核心，但也延伸到了抽象实体。我们可从出生隐喻中看到创造概念的基础：

我们国家诞生于对自由的渴望。他的作品是他丰富想象力的结晶。

他的实验产生了大量的理论。

你的行为只会滋生暴力。

他孵化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

他孕育出了一个极妙的分子运动理论。

大学是新思想的摇篮。

相对论诞生于1905年。

芝加哥大学是原子能时代的发源地。

爱德华·特勒是氢弹之父。

这些都是“创造是诞生”的隐喻实例。这给了我们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被隐喻概念化的另一个例子。

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因果关系”，我们将之理解为“浮现”(EMERGENCE)隐喻。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和情感状态被视为某一行为或事件的起因：

他因绝望而射杀了市长。

他因为家庭而放弃了事业P 他妈妈差点因孤独而发疯。

他因筋疲力尽而倒下了。

他因对秩序充满激情而成了数学家。

在这里，“状态”（STATE）（绝望、孤独等）被视为容器，而动作或事件是从容器中产生出现的物体。这种“因果关系”就是从“状态”而“浮现”的“事件”。

总结

如上所示，“因果关系”的概念基于“直接操控”的原型，直接产生于我们的经验。“因果关系”原型的核心因隐喻而得以延伸出更为广泛的概念含义，有着许多特殊情景。使用的隐喻有“物体来自物质”，“物质归于物体”，“创造是诞生”，“因果关系（状态事件）是出现”（由状态/容器而来的事件/物体）。

“因果关系”，即“直接操控”的原型核心，并不是不可分解的意义基本单元，而是一个由我们实施直接操控的日常经验中，一起自然发生的多种属性组成的一个完形。在我们的经验中，“直接操纵”的原型概念是基本和原始的，但在组块理论却非如此。在这样的理论中，每个概念都是一个基本构造单元，或者是可以用唯一一种方法分解成基本构造单元。然而，在下一章节我们将提及的理论中，经验具有多重自然维度，而概念能够在这样的多维度下进行多样分析。而且，概念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可以依据我们的经验进行不断分析，所以不会是最基本的构建基本单元。

因此在三种情况下看，“因果关系”不是不可分析的基本单元：

——它是依据“直接操控”原型的家族相似性来刻画的。

——“直接操控”原型是可无限分析的自然共现属性的完形。

——“因果关系”的原型核心被用多种方式进行隐喻拓展。

第十五章经验的连贯建构

经验完形和经验维度

我们一直在探讨隐喻概念这种以一种经验来部分建构另一种经验的方式。要知道隐喻构建中所包含的细节内容，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一种经验或一组经验由于具有结构性而变得连贯究竟是什么意思。例如，我们已经表明，争论是由“战争”概念部分构建的对话（因此我们有了“争论是战争的”隐喻）。假设你正在进行一段对话，你突然意识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争论。是什么使对话变成争论？它和战争有什么关系？要知道一场对话和一场争论之间的区别，我们首先要知道参与对话的用意是什么。

最基本的对话是两个人相互交谈。典型的情况是他们中的一个发起对话，然后他们轮流谈论某个共同话题或系列话题。要保持正常的话轮转换和继续眼前这个话题（或在许可的条件下转移话题）需要某些合作。对于对话参与者来说，不管对话的目的是什么，对话通常服务于彬彬有礼的社会互动的目的。

即使在如两方彬彬有礼的这样简单的会话中，也存在如下的结构维度：

对话参与者（参与者是某些自然人。他们在这里

扮演说话者的角色。对话被定义为参与者所做的事情，相同的参与者在整个对话中发挥作用。对话部分（凡/r炫）：对话部分由某种自然的活动构成，即讲话。每个话轮都是对话整体的一部分，为了产生一个连贯的对话，这些部分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组合。

对话阶段典型的对话有一组初始条件，然后经过不同的阶段，至少包括一个开始、一个中心部分、一个结尾。因此某些内容被认为是用来发起对话的（“你好”，“你好吗？”等等），其他的内容则向中心部分靠拢，还有一些内容用来结束对话。线性序列（L/wear segwewce）：参与者的话轮按线性序列的次序排列，其总的约束是，说话者轮流讲话。某些话语重叠是允许

的，并且也会产生话语失误-某个说话者没有执行他的话轮，

另一个说话者继续这个话轮。如果对话部分的线性序列没有这样的约束，你会得到一个独白或一大堆单词，而不是对话。

对话因果关系（）：一个话轮的结束会导致下一个话轮的开始a 对话目的对话可以满足任何数量的目的，但是所有的典型对话都会以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维持礼貌社会互动的目的○

还可以列举许多更准确描述对话特征的细节，但是结构的六个维度对于典型对话的共性作出了主要概述。

如果你正进行一个对话（它至少有六个结构维度），并且你感觉到它正在变成一个争论，那么你感觉到了谈话之外的什么东西？基本差异是一种被围攻的感觉。你注意到另一个人不接受对你来说重要的观点。至少，对话的参与者之一想让另一个人放弃他的观点，这造成了一个有赢有输的局面。当你发现自己的观点受到攻击时，或当你感觉到需要攻击另一个人的观点时，你会感觉到你处在一个争论中。当你们两个人投入大部分的谈话精力去试图丑化对方的观点而维护自己的观点时，对话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争论。尽管维持对话结构的礼貌合作要素在争论变得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变得不太友善，但是争论仍然是一个对话。

被围攻的感觉来自于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如同战争的情况下，尽管它不是一场真实的战争——因为你正维持对话的礼仪举止。你将另一个对话参与者视为一个敌对者，攻击他的观点，试图维护自己的观点，尽你所能让他屈服。一旦对话结构呈现了战争结构的特点，你就会相应地采取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感受和行为与交战双方中某一方的感受和行为相一致。在下列争论的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更详细的内容：

你有一个对于你来说重要的观点。（有一个立场）

另一个参与者不同意你的观点。（有一个不同的立场）

另一方放弃他的立场（屈服）并接受你的立场（胜利），这对你们中的一个或两个都十分重要。（他是你的对手）

观点的不同将变成一次观点的冲突。（冲突）

你考虑你如何能很好地使他相信你的观点（计划策略），能列举什么样的证据。（集结队伍）

考虑到你感受到了其立场观点中的薄弱环节，于是你提出问题，提出异议，来强迫他最终放弃他的观点，并接受你的观点。（攻击）

你设法改变对话的前提，以便处在一个更有利的对话立场。S（用计）

在回应他的问题和异议时，你设法维护自己的立场。（防守）当争论深入下去时，维护你的整体观点可能需要一些改进。（撤退）

你可能提出新的问题和异议。（反击）

要么你累了并决定退出争论（休战），要么你们两个都不能使另一个信服（僵局），要么你们中有一个屈服。（投降）

上述这一长列东西使得谈话变成了争论，它们之所以获得内部连贯性是因为它们对应“战争”概念的要素。我们可以依据对会话结构描写时所给出的六个结构维度，来看“战争”概念给“谈话”概念增添了哪些内容。

对话参与者：参与者是人或社会群体。他们扮演着对手的角色6 对话部分：两种立场

计划策略

攻击

防守

撤退

反击

休战

僵局

屈服

投降/胜利者

对话阶段：初始条件：参与者持有不同的立场。一个或两个

人都想让另一个放弃自己的立场。每一个参与者都认为他能捍卫自己的立场。开始：一个对手者攻击。

中心部分：防守、用计、撤退与反击的结合 结束：要么休战，要么僵局，要么投降/胜利 最终状态：和平，胜利者统治失败者。

线性序列：攻击后撤退

攻击后防守

对话因果关系：攻击会导致防守、反击、撤退、结束。

对话目的：胜利

把对话理解为争论就要能够把战争”概念要素的多维结构添加 到相应的“对话”结构上。这样的多维结构具有经验完形的特征，它们是把经验整理成结构化整体的方法。在“争论是战争”的隐喻中，依靠与“战争”完形选定要素的对应，“对话”完形被更进一步地构建。因此，一个活动，即谈话，借助于另一个活动，即身体搏斗而得到理解。依据这样的多维度完形来构建我们的经验就会使我们的经验连贯。当“战争”完形与我们对话中的感受和行为相符时，即将谈话作为争论来体验。

理解这样的多维完形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理解我们经验连贯性的关键。如上所述，经验完形是结构化整体。反过来，他们的维度是以直接出现的概念来界定的。换言之，不同的维度（对话参与者、对话部分、对话阶段³等等）是从我们经验中自然显露出来的类别。我们已知“因果关系”是一个直接出现的概念，我们用来将经验范畴化的其他维度均有相当明显的经验基础：

参与者：这一维度源自作为动作者的自我概念，它与其动作相区分。我们也区别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如，人、动物、物体）。

部分：我们将自己体验为拥有可独立控制的不同组成部分（胳膊、腿，等等）。同样，我们对物体的体验，则是通过我们的知觉，与它们的互动以及对它们的使用，按其固有的组成部分或者我们强加于其上的组成部分来加以体验。同样，我们把一个部分—整体结构强加给事件和活动之上。并且，如同我们区分不同参与者一样，我们区别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如，不同的物体、不同的活动，等等）。

阶段：我们最简单的人体活动包括知道我们在哪、我们处在什么位置（初始条件），开始移动（开始），实现运动机能（中心部分），停止（结束），这让我们处于最终状态。

线性序列：我们最简单的运动机能的控制再一次要求我们把它放在合适的线性序列中。

目的：从出生开始（甚至出生以前），我们就有了需求和愿望，并且我们很早就认识到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哭泣、移动、操纵物体）去满足这些需求和愿望。

这些是我们经验的基本维度。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经验进行分类。当我们按照至少具有这些维度的完形对他们进行范畴化时，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经验中的连贯性。

概念与经历相符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回到正在进行的对话变成争论的经验上。如我们所知，正在进行的对话是一种结构化经验。当我们进行一个对话时，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按照“对话”完形本身的特点对我们的经验进行分类：谁正在参与对话？轮到谁了？（=哪一部分？）我们处在什么阶段？等等。它把“对话”完形强加于正在进行的会话，我们正是以此来体验我们在进行的听和说——这是一种特殊的经验，即会话。当我们感到我们的经验维度还额外与“战争”完形相吻合时，我们将意识到我们正在参与另一种不同的体验，即争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对特别的经验进行/分类，并且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经历进行分类，以便我们知道该去做什么。

因此，我们依据概念系统中的体验完形对我们特别的经验进行了分类。这里我们必须区分要建构的经验本身和用来构建经验的概念，即多维完形，如“对话”和“争论”。概念（如，“对话”）具体说明某些自然维度（如，对话参与者、对话部分、对话阶段，等等）和这

些维度之间是如何相关联的。在“谈话”这一概念和实际的谈话活动之间有一个维度对维度的相关。我们说一个概念与一个经验相吻合，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概念化经验来挑选出经验中“重要”的方面。

我们就可以对经验进行分类，并理解它，记住它。按照标准，如果我们要告诉你，我们昨天争吵了，如果我们关于“争论”的概念——我们是其中的参与者——与我们昨天的经验维度对维度地相吻合，那我们便是在说实话。

隐喻构建与次范畴化

在我们对“争论”概念的讨论中，我们一直认为在次范畴化(subcategorization)和隐喻构建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一方面，我

们认为“争论是对话”是次范畴化的一个实例，因为争论基本上是一种对话。同样的行为发生在谈话和争论中，而争论又具有谈话所有的 基本结构特征。因此，我们把次范畴化的标准定为：(a)相同种类的活动，(b)足够的相同结构特征。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争论是战争”是一个隐喻，因为争论和战争基本上是不同的类型的活动，“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依据“战争”被构建。争论是另一种不同的活动，因为它包含的是谈话而不是战斗。因为使用的“战争”概念要素时我们已选了某些要素，所以结构具有部分性。因此，我们把隐喻的标准定为：(a)不同种类的活动，(b)部分构建(使用某些选定的部分)。

但是，依据这些标准我们并不总是能把次范畴化跟隐喻区分开来。究其原因，两个活动(或两件事)是相同种类还是不同种类并不总是明确的。以“一场争论是一次战斗”为例。这是一个次范畴化还是隐喻?问题是战斗和争论是否是同样的活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战斗是一种旨在获得主宰的活动，其中会有受伤、造成疼痛、伤害等。但是，痛苦包括身体的痛苦和所谓的精神上的痛苦；主宰包括身体主宰和心理主宰。如果你的“战争”概念把心理主宰和精神上的痛苦等同于身体主宰和身体上的疼痛，那么，你可以把“一场争论是一次战斗”看作是一个次范畴化而不是一个隐喻，因为二者都涉及获得心理主宰。从这一观点来看，争论就是一种战斗，并以对话的形式被构建。但是，如果你认为“战斗”只是身体上的，并且你认为精神上的痛苦只是一种比喻说法，那么，你可能会认为“一场争论是一次战斗”是隐喻。

重要的是次范畴化和隐喻是一个连续统上的两个端点。如果A和B是同类事件或活动，形式A是形式B的(如，“一场争论是一次战斗”)次范畴化。如果他们是完全不同种类的事件或活动，形式A是形式B的隐喻。但是，当不清楚A和B是不是同类事件或活动时，A和B的关系就会

处于连续统中间的某个位置。

要注意的重要事情是：第十四章的理论概述既顾及了这种不明确 的案例，又顾及了明确的案例。不明确的案例和明确的案例一样都 涉及同一类型的结构（具有同样的维度和同样的可能复杂性）。在形 式A和B这样一个不明确的案例中，A和B都是构建某种活动（或 事物）的完形，唯一的问题是由这些完形建构的活动或事物是否属 于同一种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根据经验完形描绘了连贯性，这些经验完 形具有那些从我们经验中自然显露出来的维度。一些完形相对地简单（“对 话”），另一些则极为复杂（“战争”）。也有一些复合完形，它们 是部分依据其他完形被构建。这些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概念构建的隐喻 性。某些概念几乎完全以隐喻的方式被构建。例如，“爱”的概念就 主要用隐喻的术语被构建“爱是一次旅行”，“爱是一个病人”，“爱 是一种物理力 量”，“爱是疯狂”，“爱是战争”，等等。“爱”的概念有 一个核心，它通 过次范畴化“爱是一种情感”以及与其他情感的联系（如“喜爱”）来最小 化建构，它在我们经验中没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 清楚地界定，因此必须 主要通过间接的方式，亦即隐喻，来被理解。

但是连贯并非只是依据多维度完形来建构这么简单。当一个概念 通过不止一个隐喻被构建时，不同的隐喻结构化通常以一个连贯的方 式吻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将转向连贯性的其他方面，既关注在单一隐 喻构建中的连贯性也关注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隐喻构建中的连贯性。

第十六章 隐喻的连贯性

概念的专门方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很多细节方面考察了“争论”概念，以便得到一个全面的整体结构。像许多一般概念的例子一样，“争论”概念的专门方面被用于某些亚文化群或某些情况。例如，我们知道在学术界、法律界等，“争论”概念被专门称为“理性争论”，它区别于日常的“非理性”争论。在“理性争论”中，人们理想化地将策略限定在陈述前提、引用支持证据、得出逻辑结论。如我们所见，在实践中日常争论策略（威胁、诉诸权威，等）以一种伪装或改进的形式出现在实际的“理性”争论中。这些附加的限制把“理性争论”定义为“争论”这个总概念的一个专门分支。而且，争论的目的在“理性争论”的实例中受到进一步限制。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将在争论中获胜的目的视为服务于更高的目标，即帮助理解。

“理性争论”本身更加专门化。因为书面语篇排除了两方争论中固有的对话论点，形成了单方争论的特殊形式。在书面语篇中，讲话通常变成写作，作者同自己对话，不是同一个实际的敌对者，而是同一组假想的敌对者，一个不在场因而不能捍卫自己立场和进行反击的对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单方理性争论”（ONE-PARTY

RATIONAL ARGUMENT)的专门概念。

最后，争论作为过程（争辩）和争论作为结果（在争论过程中被写和被说的内容）是有区别的。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和结果是同一总概念密切关联的不同方面。没有其中的一个，另一个无法存在，也不会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谈到的争论阶段一般指当它应用于过程和结果时。

这样，“单方理性争论”是“争论”这个总概念的一个专门分支，它受许多特殊的约束。因为没有特定的敌对者出现，所以必须假定一个理想化的敌对者。如果对话目的是为了保持胜利，它必须战胜那个不在场的理想化的敌对者。保证胜利的唯一途径是能够胜过所有可能的敌对者，并赢得中立方站在你一边。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预料一切可能的异

议、防守、攻击等，并在建构你的争论时加以一一应对。因为这是“理性争论”，这些步骤都必须施行，不仅是为了获胜，还 为了实现理解的更高目标。

单方理性争论被赋予了更多限制，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注意那些日常争论中不那么重要（或可能不那么重要，甚至没有出现）的某些方面。其中有：

内容：为了确立你的观点并战胜任何可能的异议，你必须有足够的支持证据，并且说完全正确的内容。

过程：你必须从一致认同的前提开始，然后以线性方式朝某一结论推进D 结构：理性争论要求不同的部分之间有适当的逻辑联系。

说服力：争论承受攻击的能力取决于证据的分量和逻辑联系的紧密性C 基础性：某些论断比其他更重要，需要特别维护和捍2，因为后续论点将以它们为基础。

显著性：任何争论中都会有不明确的内容，需要细细地加以鉴别与探究。

直接性：争论的力量可能取决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从前提推 进到结论。清晰度：你的论点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如何，必须足够清楚，以便让读者理解。

单方理性争论的这些方面在普通的日常争论中并不存在。“对话”的概念和“争论是战争”的隐喻不关注这些方面，但这些方面对于理想化的“理性争论”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理性争论”这一概念借助于其他确实能使我们关注这些重要方面的隐喻被进一步 界定（“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一场争论是一个容器”，“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我们会看到，其中的每一个隐喻都会让我们掌握一些“理性争论”概念的上述内容。没有任何一个方面足以让我们对这些方面有一个完整的、一致的、全面的理解，但是，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就可以让我们对什么是理性争论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我们现在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各种不同的隐喻——其中每一个都部分建构一个概念，是如何共同让我们连贯地理解一个概念整体。

单一隐喻内部的连贯性

从“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入手，我们可以了解一点一个单一隐喻建构中的连贯机制。事实是，这样的隐喻和争论的目的有关，它必须有开始，以线性方式继续下去，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进展，朝目标推进。以下是这一隐喻的一些明显例证：

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

我们已经开始证明蝙蝠是鸟类。当我们谈到下一点时，我们将知道哲学已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当前的理论都不起作用了。我们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

我们的目标是要表明蜂鸟对军事防御至关重要。

这个观察报告为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

我们都知道：“一次旅行决定一条路线”

一次旅行决定一条路线 他偏离了路线。

他走错了方向。

他们正跟着我们。

我迷路了。

把“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和“一次旅行决定一条路线”组合在一起，我们得出：

一场争论决定一条路线 他偏题了

你跟得上我的论述吗？

我们现在又一次走错方向了。

我迷失了。

你正在兜圈子。

此外，路线被设想为表面（想象一下你边走，地毯边展开，在你后面形成一条路）。•

旅行的路线是一个表面

我们去了许多地方。

他在我们的路上。他偏离了路线。

我们沿着同样的道路返回。

已知“一场争论决定一条路线”和“一次旅行的路线是一个表面”，我们得出：

一场争论的路线是一个表面

我们已经涵盖了那些观点。

我们在辩论中论及了许多主题。

让我们就论点再次展开辩论。

你正在偏离主题。

你真的提供了一个好点子。

我们完全处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

我们这里有一组例子，均可以归入“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的隐喻。它们之所以具有系统性，是由于一对基于和旅行相关的两个事实

关于旅行的事实：

一次旅行决定一条路线 一次旅行的路线是一个表面

隐喻蕴涵：

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 一次旅行决定一条路线 因此，一个争论决定一条路线

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

旅行的路线是一个表面

因此，一场争论的路线是一个表面

隐喻蕴涵描述了“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隐喻的内部系统性，换言之，它们使得这一隐喻之下的所有例子具备连贯性。

单一概念两个方面之间的连贯性

“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只是和争论相关的隐喻之一，我们使用 这个例子是为了强调或谈论争论的目的、方向或进展。当我们想谈论 争论的内容时，我们使用结构上复杂的隐喻“一场争论是一件容器”。容器被认为可以界定一个有限的空间（有一个边界、一个中心、一个 外围）和容纳一种物质（物质可能在数量上不同，在中心可能有一个 核心）。当我们想强调争论这些方面的任何一个时，我们使用“争论 是一件容器”的隐喻。

一场争论是一件容器

你的论点没有太多的内容。

那个论点有漏洞。

你的论点内容不足，他的异议更没内容。

你的观点是空洞的。

我厌烦了你空洞的论点。

你不会在他的观点中获得那个想法。

你的观点漏洞百出C

那些要点是论点的主要内容——其余的是次要的。

我还没有触及他论点的核心。

因为“旅行”隐喻和“容器”隐喻的目的是不同的，换言之，因 为它们

关注争论的不同方面的细节（目的和进展对内容K我们不期望 这些隐喻完全重合。有时候，共同关注一个争论的“旅行”（进展）和“容器”（内容）方面是可能的。因此我们立刻获得表现这两方面的一些混合隐喻。

旅行隐喻和容器隐喻之间的重叠:

我们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没有大多的内容。

在目前所做的工作中，我们已提供了我们论点的核心。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目前的方式进行，我们将使所有的事实顺理成章。

使“旅行”隐喻和“容器”隐喻重叠的原因是它们有共同的蕴涵。二者都允许我们从内容中区分出争论的形式。在旅行隐喻中，路线相当于争论的形式，涵盖的范围相当于内容。我们兜圈子时，可能走了很长一段路，但是，我们没有覆盖太大的范围：就是说，论点没有太多的内容。但是，在一个好的论点中，每一个形式要素都会被用来表达一些内容。在“旅行”隐喻中，路线越长（争论越长），涵盖面就越广（论点的内容越多）。在“容器”隐喻中，容器的分界面相当于争论的形式，容器内的东西相当于争论的“内容”。容器隐喻被最有效地设计和使用，所有的分界面都可以承载内容。理论上，表面越大（争论越长），容器容纳的物质越多（论点的内容越多）。当旅程在我们前面展开，就产生出越来越多由旅行路线界定的表面，就像容器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表面。两种隐喻之间的重叠是一个表面的渐进创造。因为，论点涵盖的范围越广（通过“旅行”表面），内容越多（通过“容器”表面）。

以下列方式出现的共有蕴涵刻画了这种重叠。

旅行的非隐喻蕴涵：

当我们旅行时，产生更多的路线。

一条路线是一个表面。

因此，当我们旅行时，产生更多的表

关于争论的隐喻蕴涵（基于旅行 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

当我们旅行时，产生更多的表面。因此，当我们进行一场争论时，产生更多的表面。

关于争论的隐喻蕴涵（基于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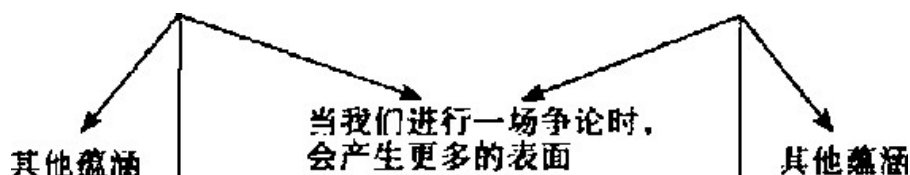
一场争论是一个容器。

当我们制作一个容器时，产生更多的表面。

因此，当我们进行一场争论时，产生D的表面。

这两个隐喻蕴涵的结论是相同的。可以通过附图表示。

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 一场争论是...件容器里



\ I

\当产生更多的表

当产生更多的表 面时，论点获得更多 的内容



当产生更多的表面 时，论点涵盖更广的 范围

决定两个隐喻之间关联的是蕴涵的重叠，这种蕴涵重叠提供了争论所涵盖的面以及内容的大小多寡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让它们“吻合在一起”的原因，虽然它们不是完全的一致，即没有完全吻合两个隐喻的“单一形象”。由于共同的拓扑性质，一个容器的面和争论所涉及的面都是面。但是，我们对于争论的面的意象完全不同于我们对各种各样容器的面的意象。形成重叠的面的抽象拓扑概念不够具体，以至不能形成一个意象。总之，当隐喻连贯但不一致时，我们不要期望它们形成一致的意象。

连贯性和一致性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隐喻关注“争论”概念的一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每一个方面满足一个单一的目的。而且，每一个隐喻根据一个界定更为清晰的概念（如，“旅行”或“容器”）让我们了解概念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两个隐喻的原因是一个隐喻不能完成这些任务，一个隐喻不能让我们同时掌握争论目的和争论内容。一个单一的隐喻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目的。目的不混，则隐喻不混。一个单一明确的隐喻同时一次性满足这两个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获得不被许可的混合隐喻的实例。例如，我们可以谈及争论目的和争论内容，而不能谈及争论内容的目的或争论目

的内容。因此，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现在可以沿着论点核心的路线前进○ 论点内容继续如下。

他的论点目的没有任何内容。

你的空洞的论点路线让我不安。

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一个明确的概念完全满足这两个目的，这两个隐喻将是一致的。而如果只是部分地满足这两个目的，我们就会得到连贯性。例如，“旅行”隐喻同时强调达到目标的方向和进展。“容器”隐喻强调的是与它相关的数量、密度、向心性、边界。随着争论的进展，数量增加，所以是可以同时突显的“旅行”隐喻的进展方面和“容器”隐喻的数量方面。正如我们所知，这将产生许可的混合隐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争论”概念的两个隐喻构建之间的连贯性，并有如下发现：

-隐喻蕴涵在连接单一隐喻构建概念的所有实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如，“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隐喻的各种实例）。

隐喻蕴涵在连接单一概念的两个不同隐喻构建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争论”的“旅行”隐喻和“容器”隐喻）。

-一个共享的隐喻蕴涵可以建立一个交叉的隐喻对应。例如，共享蕴涵“当我们争论时，会产生更多的面”，在争论所涵盖的面（在“旅行”的隐喻中）和争论所涉及的内容的量（在“容器”的隐喻中）之间建立了一个对应。

一个概念的不同隐喻构建通过突显概念的不同方面来服务不同的目的。

哪里有目的重叠，哪里就有隐喻重叠，并且它们之间有连贯性。许可混合隐喻属于这类重叠。

总之，隐喻中完全的连贯性是很少的，但是，连贯性又是典型的。

第十七章隐喻中复杂的连贯性

在我们讨论连贯性的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记住目的的作用。概念的隐喻构建，例如，争论“旅行”隐喻让我们掌握概念的一个方面。因此，当隐喻满足一个目的，即理解概念的一个方面，隐喻就起作用了。当两个隐喻达成两个目的时，目的重叠就对应隐喻重叠。我们认为，这样的重叠可以按照共享隐喻蕴涵和由它们建立的交叉隐喻对应来刻画。

在上一章，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知道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将要证明复杂的例子有着同样的机制。复杂性的原因有两个：（1）通常有许多隐喻在部分构建一个单一概念I（2）当我们讨论一个概念时，我们运用隐喻来理解的其他概念，这将导致进一步的隐喻重叠。通过进一步考察“争论”概念，我们可以分离出那些导致这种复杂性的因素。

一般说来，争论服务于理解之目的。当我们需要证明我们所谓显而易见的事物（即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与非显而易见的事物之间有联系时，我们就构建争论。通过把想法组合在一起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想法构成了争论的内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成了争论的起点。我们期望证明的事物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的。当我们朝这些目标前进时，我们通过建立联系取得进展。这些联系有紧有松，联系的网络具有全局结构。在任何论点中，某些想法和联系可能比其他想法和联系更为基础，某些想法会比其他想法更为显而易见。一个论点好坏将取决于它的内容、联系的强度、建立联系的直接程序、理解联系的难易度。简言之，不同的“争论”隐喻满足理解概念的下列不同方面的目的：

基础性
显著性
衔接性
说服力

在上一章，我们知道“旅行”隐喻至少关注内容和进展，“容器”隐喻至少关注内容，基于内容的逐步积累有一个重叠。但是，这两种隐喻满足更多的目的，并涉及更复杂的连贯性。通过考虑争论的第三个隐喻，

我们可以知道：

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论点的框架。

如果你不用可靠的事实支撑你的论点，所有的一切都将坍塌。 他正试图用一些不相关的事实去支撑他的论点，但它仍然是 如此的摇摇欲坠，一经批判，很容易瓦解。

基于你所做的基础工作，你可以构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论点^

被组合在一起的旅行隐喻、容器隐喻、建筑物隐喻关注“争论”概念的上述所有方面，如下所示：

建筑物

内容

进展

基础性

显著性

清晰度

下面是一些我们如何按照隐喻理解该概念每一个方面的例子：

旅行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涵盖太多的主题面。（进展、内容） 这是一个绕圈子的论点。（直接性）

为了清楚地知道涉及什么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进展、显著性）

窠

容器

你论点中所有的想法都是正确的，但论点仍不透彻。（内容、进展、清晰度）

这些想法构成了其论点的坚实内核。（说服力、基础性）

建筑物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论点基础，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可靠的框架。（基础性、说服力、结构）

我们现在已经建构了大部分论点。（进展、内容）

通过前面的章节，我们知道旅行和容器都界定面，这是“旅行”隐喻和“容器”隐喻重叠的基础。一栋建筑物也有一个面，换言之，地基和外壳这使其与“建筑物”隐喻的进一步重叠成为可能。在每一个案例中，面都以不同的方式界定内容：

旅行：路线所界定的面的“涵盖范围”，内容即是争论所涵盖的范围。

容器：内容在容器内部，其边界是由面界定的。

建筑物：面是外壳和地基，它决定建筑物的内部。但是，建筑

物隐喻不同于容器隐喻，内容不在室内；相反，是基础和外壳构成内容。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你

的论点根基没有足够的内容去支撑你的主张”和“你的论点框架没有足够的实质内容去承受批评质疑”。

我们把这些面称为“界定内容的面”。

“界定内容的面”的概念不足以解释我们发现的隐喻间的许多连贯性。例如，有一些基于“深度”概念的隐喻重叠的实例。因为深度的界定和面有关，我们可能认为每一个界定深度的面和界定内容的面的隐喻一样。但是，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如下例所示：

这是一个浅显的论点；它需要更多的根据。（建筑物）

我们已经非常全面地研究过这些论点了。（旅行）

你还没有触及最深刻的要点一处在论点的核心处。（容器）

在“建筑物”隐喻和“旅行”隐喻中，界定深度的面是地平面。在“容器”隐喻中，还是容器表面起决定作用。

建筑物

建筑物的表面

容器的表面

在继续探讨连贯性之前，有必要区分在这里起作用的两个不同深度的概念。在“建筑”隐喻和“容器”隐喻中，较深的那一个是较主要的。争论最主要的部分是最深刻的部分，即基础和核心。但是，在“旅行”隐喻中，深刻的事实却是那些不明显的事实。非表面的事实不能直接看到；我们需要深入探究它们。争论的目的包括涵盖某些主题（以“把盖子盖上”结束争论）另外，在适当的深度涵盖主题。争论的进展不仅是涉及一个涵盖主题的问题，它也要求我们充分地、深入地探究它们。以要求的深度去探究这些话题是旅行的一部分：

当我们更深入地探究主题时，我们发现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在一个更深的层面探讨问题的紧要关

头了

因为大多数旅行都是在地球表面，正是表面决定将要谈及的主题的深度。但是，当我们深入地探究任何一个主题时，我们会在后面留下一条足迹（一个面），就像我们整个旅行中一样。正是通过我们留在身后的这个面使我们能以一定的深度涵盖一个话题。这解释/下列表达：

我们将深入探究各种各样的主题。

再往后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在适当的层面谈及了所有的主题。

因此，深度的隐喻方向相当于“建筑物”隐喻和“容器”隐喻的基础性，但是，它缺少“旅行”隐喻的显著性。因为深度和进展是争论中完全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争论”隐喻中都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象。但是，如前所述，尽管一致性是不可能的，但隐喻的连贯性是存在的。

阐明了界定内容的面和界定深度的面之间的区别，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其他复杂的连贯性。像“旅行”隐喻和“容器”隐喻之间的连贯性一样，因为三个隐喻都有界定内容的面这一事实，所以三个隐喻之间是有连贯性的。当争论继续进行时，会产生更多的面，因此，争论的内容会更多。概念的三个隐喻构建之间的重叠允许下面这类混合隐喻：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论点的核心。

这里的“到目前为止”来自“旅行”隐喻，“建构”来自“建筑物”隐喻，“核心”来自“容器”隐喻。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使用建筑物概念中的“地基”或中性概念“最基本的部分”取代“核心”，我们可以表达差不多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论点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构建了论点的最基本的部分。

深度在“建筑物”隐喻和“容器”隐喻中具有的基础性特征使上述内容成为可能。二者都有一个最深，即最基本的部分：在“容器”隐喻中是核心，在“建筑物”隐喻中是地基。因此，在两个隐喻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通过下列例子，可知依靠“容器”隐喻和“建筑物”隐喻的对应关系，二者在哪些方面可以被自由组合。

这些论点是我们的论点的中心部分，并为下面的内容提供根据。通过证明中心要点的不充分，我们可以推翻论点。

其他内容所依赖的最重要的思想是论点的核心。

这种对应以共享蕴涵为基础：

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

一栋建筑物有一个最深的部分。

因此，一场争论有一个最深的部分。

一场争论是一件容器。

一个容器有一个最深的部分。

因此，一场争论有一个最深的部分¹

因为深度具有这两个隐喻的基础性特征，最深入的部分是最基础的部分。所以，“最基础的部分”的概念属于这两个隐喻的重叠，是它们之间中性的部分。

因为争论的目的是提供理解，所以“理解是看见”的隐喻与各种各样的“争论”隐喻相互重叠就不足为奇。当你旅行时，一路走来，

○

你看见的会越来越多。这也带人到“一场争论是一次旅行”的隐喻

当你进行争论时，你看见的会越来越多——因为“理解是看见”，你理解的会更多。这就解释了如下表达：

我们刚注意到阿奎奈使用了某些柏拉图式的概念。

已经讨论到这个程度了，我们现在可以知道黑格尔的错误之所在了。

因为在旅行中可能有一个导游，他将指出沿途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表达：

我们现在将指明格林曲解了康德对意志的解读。注意：没有附加假设，由y不会推断出X。我们本应该指出这样的证据还没被发现U

在这些例子中，作者就是那个带领我们进行争论的导游。

U

旅行”隐喻其中一方面涉及深入探究一个主题。a理解是看见”

隐喻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在一场争论中，肤浅的论点（表面上的观点）是明显的：他们容易被看见，容易被理解。但是，较深奥的论点是不明显的。它要求努力去挖掘揭示它们，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它们了。当我们更加深入地探究一个问题时，我们揭示的越多，我们看到的就越多，即理解的越多。这就解释了下列表达：

进一步钻研他的论点，你会有巨大的收获。

只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肤浅的观点几乎毫无价值，因为它们完全没有给我们指明什么。

“理解是看见”隐喻也与“建筑物”隐喻有相互重叠，我们所见 是论点的结构（形状、形式、轮廓等）：

我们现在能看见论点的轮廓。

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论点的结构.....

最后，“理解是看见”隐喻也与“容器”隐喻有交集，我们（通过容器的表面的）所见的是内容，如：

那是一个非常透彻的论点。

我没看见你的论点中的要点。

因为你的论点不是很清楚，我不能看见你要说明什么。

你的论点没有一点内容——我能马上看透它。

另一个交叉隐喻连贯性出现在对争论的质的讨论中。各种各样的“争论”隐喻关注争论的许多可被量化的方面——如，内容、清晰度、说服力、直接性和显著性等。“越多越好”隐喻也与“争论”隐喻有相互重叠，它让我们从数量上考察质量。因此，我们有如下的例子：

那是个不怎么样的论点。

你的论点没有任何内容。

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因为它几乎没有涉及任何主题。这个论点没用——它可能不够清楚。

你的论点太弱，支持不了你的观点。

你的论点太绕弯子了——没人能理解6 这个主题你谈得还不够深入。

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依据数量评估质量。

我们绝对还没有穷尽涉及争论”隐喻的所有交叉隐喻的连贯性。例如，基于“争论是战争”隐喻的庞大连贯性网络，可赢可输、可攻可守、可规划策略和实施策略等> 凭借“建筑物”隐喻，论点可能成为要塞，为的是我们能对论点发动攻击，抨击它的漏洞，撕碎它，摧毁它。凭借“容器”隐喻，争论也可能是导弹。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开炮！”的任务，相应地，回应的争论可以一举中的，命中目标。在防守中，你可以设法驳倒对手的论点。

到现在我们已清楚地知道，存在于简单例子中的同一类型的连贯性也存在于我们刚考查的这类更复杂的实例中。开始看似随意、孤立的隐喻表达，例如，谈及那些要点、加固你的论点、触及核心、更深入地探究、攻击一个观点、驳倒，结果却是一点都不随意`恰恰相

反，如我们设想的一样，它们是整体隐喻系统的一部分，共同服务于从各个方面来刻画争论概念这一复杂目的。虽然这样的隐喻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单一的一致性的具体形象，但是它们是连贯的，并且有重叠蕴涵时，一定能组成整体，尽管没有重叠蕴涵时不会这样。隐喻产生于我们明确的、具体的经历，让我们构建高度抽象、复杂的概念，比如争论这样的概念。

第十八章概念结构理论的一些影响

任何关于人类概念系统的充分理论都必须说明下列问题：(1)概念的根基是怎样的；(2)概念是如何建构的；(3)概念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4)概念是如何界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被我们当作典型案例的概念（次范畴化、隐喻蕴涵、对话组成部分、对话参与者等等）的基础、结构化、关系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说明。此外，我们已论证了我们的大部分概念系统是以隐喻的方式被构建的，并对此进行了简要说明。在探究我们的定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需要考察在不提及隐喻的情况下，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过去经常用来处理我们所称的隐喻概念的两个主要策略。

这两个策略就是抽象和同音（同形）异义。要理解这两个策略跟我们前面所作的阐释有何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加固一词在“他加固了这面墙”和“他用更多的事实加固他的论点”中的意思。根据我们的解释，我们依据作为建筑物完形之一部分的“加固”概念，来理解加固在“他加固了他的论点”中的意思。因为“争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依据“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的隐喻被理解，在“争论”概念中，“加固”的意思产生于在“建筑物”概念中加固的意思，另外，也产生于“建筑物”隐喻通常构建“争论”概念的方法。因此，我们不需要对“他加固了他的论点”中加固”的概念进行单独定义。

与之相反，抽象观点声称有一个单一的、笼统的、抽象的“加固”概念，中立于建筑物之“加固”与论点之“加固”根据这点，“他加固了这面墙”和“他加固了他的论点”是完全相同的抽象概念的两个特殊实例。同音（同形）异义观点采取相反的方针。它不主张有一个抽象的、中性的“加固”概念，同音（同形）异义观点认为有两个不同的、独立的概念，“加固1”和“加固2”。依据强同音（同形）词观点“加固1”概念和“加固2”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彼此间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指的是实体对象（建筑物的一部分），另一个指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场争论的一部分），弱同音（同形）观点认为有截然不同的、独立的概念，“加固1”概念和“加固2”概念，但是允许他们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可能相似，通过这种相似性，概念被联系起来。但是它否认一个概念可以依据另一个概念被理解。这一观点的全部内容是两个概念有共同之处，即一个抽象的相似性。在这一点上，弱同音（同形）观点和抽象观点共有一个要素，因

为抽象相似性恰好具有抽象理论假定的概念核心的特性。

我们现在将说明为什么抽象理论和同音（同形> 理论（homonymy theory）都不能解释把我们引入隐喻概念理论的各种事实——尤其是关于隐喻类型（方位隐喻、物体隐喻、结构隐喻）和特点（内部系统性、外部系统性、基础性、连贯性）的事实。

抽象观点的不足之处

抽象理论在几个方面是不健全的。第一，就“上一下”方位隐喻而言，它似乎完全说不通，例如“快乐为上”，“控制为上”，“更多为上”，“美德为上”，“未来为上”，“理性为上”，等等。一个什么样的拥有内容的单一整体概念会是“高度”、“快乐”、“控制”、“更多”、“德行”、“未来”、“理性”、“北方”的抽象，并且与它们完全吻合？此外，“上”和“下”似乎不能处于同一抽象层次上，因为“上”用于“未来”，而“下”不能用于“过去”。通过部分隐喻构建，我们可以解释这点，但是在抽象方案之中，“上”在某种程度上比“下”更抽象，这似乎也讲不通。

第二，抽象理论不会在“A是B”形式的隐喻和“B是A”形式的隐喻之间作出区分，因为这一理论认为存在一个中性的术语涵盖了这两个领域。例如英语里有“爱是（is）一次旅行”的隐喻，但没有“许多旅行是（are）爱”这样的隐喻。抽象观点否定爱是依据旅行的概念来理解的，认为爱和旅行是依据它们之间中性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这一论断显然与我们的直觉相悖。

第三，不同的隐喻可以构建一个单一概念的不同方面，例如，“爱是一次旅行”，“爱是战争”，“爱是一种物理力量”，“爱是疯狂”。每一个隐喻都可以为“爱”的概念提供一个视角，建构该概念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抽象假说探究一种适用于所有这些方面的完全抽象的“爱”的单一笼统概念。即便这是可能的，它也没有抓住要领——这些隐喻并没有共同描述“爱”的核心概念的特征，而是分别地描述了“爱”的不同方面。

第四，如果我们考察“A是B”形式的结构性隐喻（如，爱是一次旅行、想法是一台机器，思想是食物、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我们发现B（概念内容）是我们经验中较明确的内容，并且比A（被定义的概念）更具体。而且，其概念内容要比转到被定义概念上的内容多。

以“思想是食物”为例，我们可能有原始事实和还不成熟的思想，何是没有煎的、烤的、煮的思想。在“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的隐喻中，起着某种作用的只有地基和外壳，而不是内在的房间，走廊、屋顶，等等。我们已经从以下方面解释了这种不对称性：界定不那么清晰的（通常不怎么具体的）概念可以依据较明确的（通常更具体的）概念去理解——这些清晰界定的概念是直接基于我们的经验，抽象观点没有解释这种不对称性，因为它不能解释依据更具体的概念去理解模糊概念的倾向。

第五，在抽象理论里，根本就没有任何隐喻概念，因此就没有理由期待其中会有我们理论中所发现的系统性。例如，没有理由期望把食物概念的一个系统整体应用于思想，或把建筑物概念的一个系统整体应用于争论。没有理由期望我们在“时间是一个运动的物体”的实例中发现那种内部一致性。总之，抽象观点不能解释内部系统性的事实。

抽象也不能解释外部系统性。我们的提议解释了单一概念的各种隐喻（如，争论的“旅行”隐喻、“建筑物”隐喻、“容器”隐喻、“战争”隐喻）的重叠方式，这是基于隐喻概念的共同目的和共同蕴涵。基于此，我们可预测个体概念（例如，核心、基础、涵盖、驳倒，等等）相互混合的方式。因为抽象方案没有任何隐喻系统，它不能解释为什么隐喻能以它们的方式混合。

第六，因为抽象方案没有局部的隐喻构建，它不能解释隐喻为何扩展延伸至隐喻的闲置部分，例如“你的理论是用便宜的灰泥构建的”，和许多其他属于“理论是建筑物”这一隐喻的闲置部分的例子。

最后，抽象假说认为存在一组抽象概念，中立于爱和旅程，但能与二者相吻合或者运用到二者之上，例如在“爱是一次旅行”的实例中。但是要使这样的抽象概念“吻合”或“运用于”爱，“爱”的概念必须是独立构建的，以便有这样一个“吻合”。而我们将会证明“爱”不是一个有清晰界定的结构的概念，不管它的结构是什么，它只能通过隐喻获得概念。但是抽象理论没有隐喻去做这种构建，所以就必须假定有一个跟“旅程”的相关方面一样清晰界定的结构，它独立于“爱”的概念存在。这很难想象

U

同音（同形）异义观点的不足之处

强同音（同形）异义

同音（同形）异义是用相同的词表达不同的概念，如，一条河的岸和你存钱的银行按照强同音（同形）理论，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这类例子如“他们攻击了要塞”和“他们攻击了我的论点”中的“攻击”表示两种完全不同的、毫不相关的概念。两句话都用了“攻击”纯属偶然。同样地，“在厨房里”“在慈善互助会中”、“在恋爱”中的“在”（in）表示三个完全不同、彼此独立、毫无关联的概念。一般说来，强同音（同形）理论不能解释隐喻概念系统中我们已经确立的关系：换言之，它认为我们阐释中所系统解释的所有现象都是偶然的。

第一，强同音（同形）观点不能解释我们描述的内部系统性。例

如，根据这一观点，“我感觉情绪高亢”可以用来表示“我很快乐”，而同时“我的情绪高涨”可以用来表示“我感到更难过”。这个观点也不能解释用于战争的词汇系统为什么要系统地应用于争论，或为什么一个食物术语系统要系统地应用于思想。

第二，强同音（同形）观点同样不能解释外部系统性。换言之，它不能解释隐喻重叠和混合的可能性。例如，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争论中“涵盖的面”可以指涉争论的“内容”这样的东西。我们给出的所有关于混合隐喻的例子都是这种情况。

第三，强同音（同形）观点不能解释隐喻的已用（或闲置）部分的延伸，如在“他的理论太哥特式，布满了滴水兽”。因为强同音（同形）理论没有像“一场争论是一栋建筑物”这样的一般隐喻，它必须把这样的例子视为是随意的。

弱同音（同形）异义

强同音（同形）观点明显的总的不足之处是它不能解释我们在隐喻概念中获得的系统关系，因为它认为每个概念不仅是独立的，而且与其他用同样的词表达的概念无关。弱同音（同形）观点优于强同音（同形）观点，正是因为它允许概念之间相关。它特别强调用同一个单词在不同的情况下表达的不同概念可以通过相似性被联系起来。弱同音（同形）观点把这种相似性看作是已知的，并且认定，尽管没有使用任何隐喻建构，但其理论足以解释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现象。

弱同音（同形）观点与我们观点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是前者没有依据一个事物去理解另一个事物的概念，因此没有总体隐喻建构。原因是持

有这种观点的大多数人不关注我们的概念系统在经验中是如何被确立的，也不关注理解是如何在这种确立中形成的。我们在弱同音（同形）观点中发现的多数不足与它缺少对理解的问题和经验基础问题的关注有关。当然，同样的不足也适用于强同音（同形）观点。

第一，我们已经表明隐喻中有方向性，换言之，我们依据一个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具体来说，我们倾向于根据较具体的概念——它们也是我们的经验中界定更明确的概念——去构建不那么具体的和本身就较含糊的概念（如那些情感概念）。

弱同音（同形）观点否认我们依据具体概念对抽象概念进行理解，或者说完全否认我们依据一种概念去理解另一种概念。它认为只要我们能理解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会解释使用同一个词来表达不同概念的情况。例如，这种理论否认当用作争论概念之一部分时，“加固”这一概念是依据建筑概念中所使用的物理概念“加固”来进行理解的。它简单地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一个都不能被用来去理解另一个，二者只是碰巧有一种抽象的相似性。同样，它认为所有有关“和”与“叩”的概念亦非部分依据空间方位来理解概念的方法，相反，它们是通过相似性被联系起来的独立概念。从这个观点来说，大部分呈现出相似性的概念对只是碰巧由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和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组成而已，（如“加固”的例子）。在我们的解释中，具体概念是被用来理解较抽象的概念。依照他们的理论，一个抽象概念和一个具体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是不可能大于两个抽象概念之间或两个具体概念之间的相似性的。

第二，认为存在这种相似性的观点是很值得怀疑的。例如，所有向“上”概念都具有的可能相似性是什么？“在”（UP）为一方和“幸福”、“健康”、“控制”、“意识”、“美德”、“理性”、“更多”等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的相似性是什么？在一种“思想”和一种“易碎物体”之间，或在“想法”和“食物”之间（本身非隐喻性）的相似性是什么？在“时间是一个运动的物体”的隐喻的讨论中，按照弱同音（同形）观点，如果要在内在概念相似性的基础上来解释“跟随”“先于”“直面未来”、“面向未来”等表达，就必须假定这种前后方向是瞬间时间的内在特性，在一瞬间的时间里究竟存在什么，它赋予时间以前后方向？但目前为止，我们知道没有关于内在相似性的合理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些实例。

第三，根据经验中的系统对应，我们已对隐喻基础作出了说明，例

如，在战斗中占优势，在身体上占优势。但是，我们经验中的对应和相似性是有区别的，因为对应不需要以任何相似性为基础。基于我们经验中的这种对应，我们可以对可能隐喻的范围给出一个说明。弱同音（同形）观点完全没有预测能力，也不寻求这种能力。它只是试图为相似性的内容提供一种事后说明。因此，如果在案例中发现相似

性，弱同音（同形）观点也没有解释为何那些相似性会出现在这些例子中。

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明确持强同音（同形）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由相同的词（例如，“buttress”[加固]的两种含义或“in”的多

个含义）表达的概念是独立的，没有重要的联系，持同音（同形）观点的人都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弱同音（同形）观点。在这一观点里，他们所观察到的概念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将通过基于概念内在特征的相似性去解释。但是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人给出相似性理论的详尽说明，以能处理应对我们讨论过的大量例子。尽管几乎所有同音（同形）论者都持弱同音（同形）观点，但实际上却似乎只有强同音（同形）观点¹因为无人尝试过为弱同音（同形）理论提供必要的详尽说明。对于我们一直讨论的各种例子为什么没有人曾试图给出一个详尽的说明，有一个很好的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明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有些经验领域没有以其自身的术语进行很好的界定，必须依赖其他经验领域才能领悟，那我们是如何领悟这些经验领域的？总的说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还没有关注这类问题。

第十九章定义和理解

我们已经知道隐喻遍及我们常规的概念系统。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这么多概念要么是抽象的，要么是我们的经验中界定不明确的（情感、想法、时间，等等），所以我们需要借助那些我们清楚理解的其他概念（空间方向、物体，等等）来掌握它们。这种需要会造成我们概念系统中隐喻定义的产生。我们尝试了用大量例子来表明隐喻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概念化经验的方式以及我们说话的方式产生了多么广泛的作用。

我们的大多数证据都来自语言一单词和短语的意思、人类理解其经验的方式。人们如何依据“爱是一次旅行”、“争论是战争”、“时间是金钱”等系统隐喻来理解寻常概念？努力对这个问题作出阐释是十分重要的。但探究意义的学生以及词典编纂者都还没有发现这一点。例如你在字典中查找“爱”这个字，你会发现词条提及情感、喜好、奉献、迷恋，乃至性欲，但是字典里面没有提及我们借助“爱是一次旅行”、“爱是疯狂”、⁴⁴爱是战争”等隐喻去理解爱的方式。拿“看看我们进展的程度如何”或“我们现在在哪”这样的表达来看，任何一本标准的词典或任何其他关于意义的标准解释绝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样的表达是我们文化中谈论爱的经验的寻常方式。只有在其他词的第二或第三级意义中，才可能会提及这种通用隐喻的存在。例如“爱是疯狂”隐喻的可能在以“疯狂”“过度喜欢、人迷的”）的

第三意义下被提及，但它却是作为“疯狂”定义的一部分，而不是“爱”的定义的一部分出现的。

这表明了字典的编撰者以及其他探究意义的学生跟我们的关注点不同。我们主要关注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经历。在我们看来，语言为我们提供数据以得到理解概念的总的原则。总原则涉及的是概念的整体系统，而不是个别单词或个别概念。我们已知这样的原则本身常常是隐喻性的，并且涉及依据一种经历去理解另一种经历的情况。

记住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与字典编撰者以及其他探究意义的学生所探究的方面的主要不同之所在。在字典中看见“疯狂”和“旅行”作为“爱”的释义将是非常奇怪的。他们不是“爱”的释义，“食物”也

不是“想法”的释义之一。概念的定义被认为具有概念本身内部属性的特征。另一方面，我们关注人类如何掌握概念——他们如何理解概念并以此行事。“疯狂”和“旅行”让我们掌握了“爱”的概念，“食物”让我们掌握了“想法”的概念。

正是由于我们关注经验是如何被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跟标准定义大不相同的定义概念。这一对定义的阐释中最主要的问题便是被定义的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在定义？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

隐喻定义的对象：各种自然的经验

我们已知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我们被引领去假定“爱是一次旅行”“时间是金钱”、“争论是战争”这类隐喻，这一事实表明定义的焦点是在“爱”“时间”、“争论”这样的基本经验领域层次。依据旅行、金钱和战争这种经验的其他基本领域，这些经验被概念化和定义。“预算时间”和“攻击一个观点”这种亚概念定义的产生是由于我们以隐喻方式定义了更普遍的概念（“时间”、“争论”，等等）的结果。

这引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经验基本领域”？每一个这样的领域都是我们经验中的一个结构化整体，被概念化为我们所称的“经验完形”。这样的完形在经验方面是基本的，因为它们描述了周期性人类经历中的结构化整体。它们根据自然维度（对话部分、对话阶段、对话原因，等等）表示我们经历的连贯构成。这些依据上述自然维度被组织成完形的经验领域，对我们似乎就是各种自然经验。

说它们是自然的，是基于以下原因：这种经验产生于

我们的身体（知觉和运动神经器官、心智能力、情感组成，等等）

我们与物质环境的交互（移动、操纵物体、吃，等等）

我与我们文化中的其他人的互动（在社会、政治、经济 and 宗教制度方面）

换句话说，这些自然经验是人性的产物，有些可能是普遍的，而另一些将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我们认为出现在隐喻定义中的概念是那些与各种自然经验相符的概念。到目前为止，根据我们已探讨的以隐喻来定义的概念判断，下列内容将是我们文化中各种自然经验概念的例子：“爱”、“时间”、“想法”、“理解”、“争论”、“劳动”、“快乐”、“健康”、“控制”、“地位”、“道德”等等。这些概念需要隐喻化的定义，因为它们本身的界定不够明确，不能满足我们日常活动的目的。

同样，我们将说明隐喻定义中用以定义其他概念的概念也与各种自然经验相符。例如，物理方向、物体、物质、看见、旅行、战争、疯狂、食物、建筑物，等等。这些关于各种自然经验的概念和对象被非常清楚地构建，拥有足够的恰当的内部结构，可以承担定义其他概念的任务。换言之，它们提供正确的结构让我们掌握那些不太具体或自身界定不够清晰的自然经验。

由此得出，一些自然经验本质上具有部分的隐喻属性，因为隐喻在描述经验的结构特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争论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为把经历过的一些说和听的活动当作一场争论，就部分需要“争论是战争”的隐喻来提供“争论”概念的结构。时间的经验是一种几乎完全依赖隐喻方式来理解的自然经验（通过时间的“空间化”

所有那些被赋予上下方向的概念（如控制、地位、高兴）以及其他空间概念，都基于部分以隐喻方式来理解的各种自然经验。

互动属性

已知我们的概念系统建立于我们在这世上的各种经验。直接出现的概念（如，“由上而下”、“对象”、“直接操纵”）和隐喻（如，“快乐为上”、“事件是对象”、“争论是战争”）建立在我们与我们的物理和人文环境的持续互动中。同样，我们用以建构我们经验的各种维度（如，对话部分、对话阶段、对话目的）自然地我们从在世间的活动中涌现。我们拥有的这种概念系统是我们作为人类与物理和人文环境相互作用方式的产物。

对于理解经验方式的关注让我们持一种全新的定义观，它完全不同于标准定义观。标准观点追求“客观性”，假定经验和对象都有内在属性，并且人类只能依据这些性质理解它们。客观论者认为定义是通过给出应用这个概念的必要充分条件来说明内部属性是什么。按照客观论者

的观点，“爱”有不同的含义，每一种含义都可以按照这种 内在属性如喜好、情感，性欲等被定义。与之相反，我们认为我们对 爱的理解只是部分依据这种内在属性，而大部分则是隐喻性的，并且 主要依据诸如“旅行”、“疯狂”、“战争”、“健康”等表达自然经验的 概念去理解。因为这些用以定义其他概念的概念源自我们与他人、与 世界的互动之中，被它们以隐喻的形式定义的概念（如“爱”）将根 据我们所称的互动属性被理解。

为了在整体上对什么是互动属性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来 考察一下一个物体的互动属性。以“枪”的概念为例。你可能认为这 样一个概念完全以物体本身的内在性质为特点，例如，它的形状、重 量、各个部分是如何被组合的，等等。但是，当把各种修饰语应用到 概念上时，我们对“枪”的概念的理解超越了这种可见的方式。例 如，“黑”和“假”两个修饰语修饰“枪”所产生的差别。客观论者 认为其定义的主要差别是：一把“黑枪”是一把枪”，而一把“假

枪”不是一把“枪”。黑”被认为是对“枪”增加的一种额外属性，而“假”则被视为应用到“枪”的概念上来产生另一个概念，而这另 一个概念不是“枪”的次范畴。这就是客观论者全部的观点0它认可 下列蕴涵：

这是一把黑枪。 这是一把假枪。

因此，这是一把枪。 ✗ 因此，这不是一把枪。

这个解释不能说明一把假枪是什么。它没有解释如下蕴涵：

这是一把假枪0

因此，这不是一头长颈鹿。

这是一把假枪。

因此，这不是一碗炸酱面。

以此类推...”•

为了解释这样一串无限长的蕴涵，我们需要一个详尽的解释去说明“假”究竟是如何来修饰“枪”的概念的。就当前的目的，一把假 枪必须要看起来像一把真枪。换言之，它必须有切合情境的一把枪的 特定的知

觉属性。你可以像操作一把真枪一样（如，以某种方式握枪）对其进行适当的物理操作。换句话说，一把假枪必须要有我们所谓的枪的肌动活动属性。此外，有把假枪可以达到真枪所能达到的某些目的（如威胁、展示，等等）。一把假枪之所以是一把假枪是因为它不具有一把真枪的功能。如果它能枪毙你，它是一把真枪，不是一把假枪。最后，它一开始就没有按照真枪的功能去制造：一把坏的或不好使的枪不是一把假枪。

因此，被修饰语“假”修饰的枪保留了“枪”的某些类型属性，而取消了他属性。简言之：

假（枪）保留：知觉属性（一把假枪看起来像一把枪）

肌动活动属性（像真枪一样握它）

假（枪）取消：功能属性（一把假枪不能射杀）

用途来历（如果它被制造成一把真枪，它就不是一把假枪）

对“假”如何影响“枪”的概念的解释表明：枪”的概念至少有五个维度，w假”保留了三个维度，取消了两个维度。这表明我们依据属性的一种多维完形去构建枪的概念，这里的维度是知觉、肌动活动、目的、功能，等等。

如果我们考察什么是知觉、肌动活动、目的属性，看到它们不是枪内在的属性。相反，它们与我们和枪之间的交互方式有关。这表明，当人们真正理解枪的概念时，它至少部分是由跟知觉、肌动活动、目的、功能等相关的互动属性定义的。从而发现我们物体的概念，一如事件与活动概念，具有多维度完形的特征，而这些维度正是自然产生于我们在世间的经验。

范畴化

根据标准的客观论者的观点，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物体的一套内在属性去完全地理解（并因此定义）它。但是如我们所知，至少某些刻画我们物体概念的属性是交互性的。此外，属性不仅仅可以构成一个集合，而且可以很好地形成一个结构化完形，其维度从我们的经验中自然产生。

客观论者的定义观也不足以解释另一种方式的理解⁰根据客观论者的观点，一个范畴是以集合论来定义的，以该范畴内实体的内在属性集合为特征。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要么在这个范畴内，要么在这个范畴外。处在范畴内的事物是那些具有所有必要内在属性的事物。任何缺少一种或多种内在属性的事物就会处在范畴外。

这种范畴的集合理论概念不符合人们对事物和经验的范畴化方式。对人类而言，范畴化是一种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故而它必须以

一种充分灵活的方式满足这一目的。作为人类范畴化的一个模型，集合论的范畴化缺失下列内容：

第一，罗希（Rosch, 1977）提出，我们依据事物的原型对事物进行范畴化。对于我们来说，原型的椅子有明确定义的靠背、座位、四条腿和两个扶手（可有可无）。但是，也有非原型的椅子：豆袋椅、吊椅、转椅、身型睡椅、理发椅，等等³我们认为非原型的椅子是椅子，不仅仅是依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而是依据它们和原型椅子的关系。

第二，我们认为豆袋椅、理发椅、身型睡椅是椅子，不是因为它们与原型椅共有某一界定属性的固定集合，而是因为它们和原型有充分的家族相似性。一把豆袋椅可能以一种不同于理发椅的方式与一把原型的椅子相似。豆袋椅和理发椅不必拥有原型椅属性的固定内核。但是它们仍然都是椅子，因为每一把椅子都以其不同的方式充分接近椅子的原型。

第三，在决定充分的家族相似性的各种属性中，互动属性尤为突出。椅子与凳子及其他各种座椅共有允许我们去坐的目的属性。但是，椅子允许的“肌动活动”范围通常是不同于凳子和其他座椅的。与我们对椅子的理解相关的互动属性将包括知觉属性（它们看起来如何，摸起来如何，等等）、功能属性（让我们坐）、肌动活动属性（当我们坐在椅子上时，我们的身体在里而进出）、目的属性（放松、吃、写信，等等）。

第四，范畴可以各种方式，为各种目的系统化地得到扩展。有一种修饰语，被称为模糊限制语，它挑选出一个范畴的原型，并定义各种各样的与原型的关系。（见Lakoff, 1975）。这里有几个例子：

典型的：挑选出一个范畴里的原型成员。例如知更鸟是一种典

型的鸟，但是鸡、鸵鸟、企鹅不是典型的鸟。

严格来讲：从一般属于该范畴的实体中挑选出非原型的个案。

严格来讲，鸡、鸵鸟、企鹅是鸟，尽管它们不是典型的鸟。鲨鱼、河豚、鲛鱼、金鱼不是典型的鱼，但是，严格来讲，它们是鱼。

宽松来讲：挑选出一般不属于该范畴的事物，因为它们缺少一些主要属性，但是有充足的属性去满足把它们看成范畴内的成员这一特定目的。尽管严格来讲，鲸不是鱼，但在特定的情境中，宽松来讲，它可能被认为是鱼。尽管严格来讲，助动车不是摩托车，但宽松来讲，助动车被包含在摩托车里⁶技术上：出于某一技术目的对一范畴进行限定。在技术上某一事物是否属于这一范畴，主要取决于分类的目的。在保险里，助动车在技术上不是摩托车，但是收取桥梁通行费时，它在技术上却又归入摩托车²

其他的模糊限制语包括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实际上、一个合乎常规的……，一个真正的……，在这个意义上……，在某些方面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模糊限制语使得我们能为不同目的将物体、事件和经验置于各种范畴之下，以合乎情理方式总结它们之间的实际区别、提供新的视角、弄懂表面上不同的现象。

第五，类别是开放式的。隐喻定义可以让我们掌握我们分好类的事物和经历，它们还可能导致再次范畴化。例如，把“爱”视为“战争”可能让你明白了你视为这种或那种爱的经验的某种经验，但是不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爱是战争”的隐喻也可能使你去把某些经历归入到爱的经历，而以前你没有这样看过。模糊限制语也显示了范畴的开放属性；换言之，一个物体是否属于某个范畴，取决于我们分类的目的。尽管范畴是开放式的，但是范畴化却不是随意的，因为隐喻和模糊限制语都以系统的方法定义（或重新定义）范畴。

小结

我们已经论证了要解释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经验，就需要一个完全不同于标准理论的定义观。一个经验上的定义理论对什么需要被定义和

什么在定义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依据我们的解释，个体概念不是以一种孤立的方式被定义，而是依据它们在各种自然经验中的作用来定义。概念不是仅仅依据其内在属性来定义的，相反，它们主要依据互动属性被定义。最后，定义也不是为应用一个概念而赋予其某个固定集合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么一回事（尽管这在某些特别的案例中是可能的，如在科学或其他技术学科，但即使在这些领域并非总是可以这么做的）。相反，概念通过原型和与原型的关系类型来定义。源自于我们经验中的概念是开放式的，而不是被严格定义的。隐喻和模糊限制语是进一步定义概念和改变概念的适用性范围的系统化

手段

第二十章隐喻如何赋予形式以意义

我们说话是线性序列，说一个句子时先说一些单词，后说另一些单词。因为说话与时间有关，时间又是依据空间被隐喻概念化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依据空间来对语言进行隐喻概念化是很自然的。文字系统强调这种概念化。把一个句子写下来让我们更容易将其概念化为一个以线性序列的单词构成的一个空间物体。因此，我们的空间概念可以自然地应用到语言表达中。我们知道哪个词在句中处于首位，也知道两个词是否离得很近或分得很开，还知道一个词是相对长还是相对短。

因为我们以空间术语来概念化语言形式，当从空间视角观察语言形式时，就可能把一些空间隐喻直接应用到句子形式上。基于我们概念系统的一般隐喻，这可以为形式和内容提供自动的直接联系。这样的联系使任何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绝非是任意的，句子的某些意义可能取决于句子所采取的精确形式。因此，1977年，德怀特·鲍林杰指出，精确的释义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释义就是用不同的形式表达。为此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解释：

——我们使语言形式空间化。

——当语言形式被空间化时，空间隐喻应用于语言形式。

——凭借空间化隐喻，语言形式本身被赋予内容。

形式越多，内容越多

举个例子，“管道”隐喻规定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空间关系：“语言表达是容器”，它们的意义是那些容器里的内容。当我们看到实际的容器小，我们预期它们的内容也少。当看到实际的容器大，我们通常预期它们的内容也多。把这点应用到“管道”隐喻中，得出如下预期：

形式越多，内容越多。

我们会看到，似乎这个很普遍的原则自然地存在于全世界的语言中。尽管“管道”隐喻分布很广，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具有普遍

性。但是我们预期语言的隐喻空间化发生在每一种语言中，无论细节怎样，发现这种量的相关性是不足为奇的。

英语中关于“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一个例子是重复：

他跑啊跑啊跑啊跑。

这表示比仅仅说“他跑”跑得更多。同样地，

他非常非常非常高。

表明比仅说“他非常高”要更高。

元音的拉长有同样的效果。如，

他块头好-大！（He is bi-i-i-i-g !）

表明了他要比你说“他块头大”要更大。

全世界有许多语言使用重叠的形态学手段。换言之，重复一个词的一个或两个音节，或以这种方式重复整个单词。据我们所知，世界上所

有语言重叠的例子都是“形式越多，内容越多”的实例。最典型的手段是：

把重叠应用于名词，以此将单数名词变成复数名词或集合名词。把重叠应用于动词，以此表示动作的延续或终止。

把重叠应用于形容词，以此来表示强化或增加。

把重叠应用于一个表示小东西的单词，以此来表示减少。

概括如下：

名词表示某一类物体。

名词越多表示那类物体越多。

动词表示一种活动。

动词越多表示活动越多（可能直到终止为止）。

形容词表示事物的一种性质。

形容词越多表示事物的性质越多。

一个单词表示东西小。

单词越多表示东西越小。

紧密度就是效果强度

隐喻赋予形式以意义的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出现在英语中（尽管没有作细致的研究，但在其他语言中也可能出现）。英语有规约隐喻

紧密度就是效果强度6

因此，句子

离霍梅尼最近的那个人是谁？

意思是

对霍梅尼影响最大的那个人是谁？

这里的隐喻完全是一种语义效应。它与“close”一词的意义有关。但是隐喻也可适用于句子的句法形式。原因是句法表示的内容之一是两个表达有多接近。“紧密度”是形式之一。

这种隐喻可以按下列方式应用于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上：

如果形式A的意义影响形式B的意义，那么形式A离形式B更近，形式A的意义对形式B的意义的的影响效果就越强。

例如，带m?/的否定句有否定谓语的效果，如，

John | eave until tomorrow*(约翰在明天之前不会离开。) nV有否定谓语&ave的效果。

英语中有一种规则有时被叫作否定转移，它有把否定词置于离谓语更远的位置进行逻辑否定的效果，例如。

Mary 而es'w think he'll /(10)ve until tomorrow,(玛丽不认为

他会在明天之前离开。)

此处n 7在逻辑上否定的是/eave而不是从//^。这个句子和下面的句子意思大致相同。

Mary thinks he won't leave until tomorrow.(玛丽认为他在明天之前不会离开。)

只是在第一个句子中，否定词离“更远些”，否定效果“较弱”。在第二个句子中，否定词离/eave “更近些”，否定效果“较强”。

卡尔·齐默(私下沟通)注意到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情况，如，

Harry is not happy.哈利不是快乐的。

versus 对

Harry is unhappy. 哈利是不快乐的○

否定前缀w/i比独立的词m-/离形容词/wppy更近。识y 的否定效果强于ww/wppy (不快乐的)意味着

sad (难过的)，而wo/的意义是开放的-既不快乐，也不难

过，而是在二者之间。这种典型的否定词和否定词缀之间的差异存在于英语和其他语言中。

同样的隐喻用于下列例子：

I /cr! /g/?/ Greek to (我把希腊语教给哈利○)

I taught //ar ; 7 Gred.(我教哈利希腊语○)

在第二句中，(教)和//讲77 (哈利)的位置较近，更明确表明哈利学的内容是被教的——换言之，教对他有效果。下面的例子更加微妙：

I found that the chair was comfortable.(我发现，这把椅子是很舒服的。)

I found the chair comfortable.(我发现这把椅子很舒服。)

第二句表示我通过直接经验，即通过坐在里面发现椅子是舒服的。

第一句留出了我间接地发现的开放式可能性，例如，可以通过问别人或做调查。在第二个句子中，形式/ (我) 与形式(这把椅子) 和(7)(舒服的) 的位置“更近”。句子的句法表明通过经验和椅子的直接性，我发现这把椅子是舒服的。形式/(我) 与形式(椅子) 和cow/or/aWe (舒服的) 的位置越近，表明经验越直接。句法的效果是去表明经验的直接性，“接近”表明了“效果”强度。英语中的这种现象已被博尔金详细地证实(即出)。

同样的隐喻用于下列例子：

Sam killed Harry.(山姆杀了哈利。)

Sam caused Harry to die.(山姆导致了哈利的死亡○)

如果原因是单一的事件，就像第一句中那样，因果关系就更直接。

第二句表明间接或关系远的因果关系，即两个分开的事件，哈利的死亡和山姆导致哈利死亡的所作所为。如果某人想更间接地表明因果关系，他可以说：

Sam brought it about that Harry died,(山姆造成了哈利的死亡。)

在这些句子中，句法对句子所起的作用是表明山姆所作所为和哈利身上的遭遇之间的因果联系有多直接。起作用的规则是：

表明原因的形式与表明结果的形式越接近，因果联系越强。

在(山姆杀死了哈利) 这句中，只有一种形式-

单词W//—表明“原因”和“结果”(死亡)。这种意义的形式已经是最接近的了；一个单词包含两种形式。这表明了最强的因果联系：一个单一的事件。在Sow(3)奶汉///似d/e (山姆导致了哈利的死亡)

这句中，有两个独立的单词-eflwse (导致) 和d/e (死亡) -表

明原因和结果。这表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不那么强——原因和结果不是同一事件的一个部分。在tSa/w hrowg/z/ /7 认如//a/Tj J/

(山姆引起了哈利的死亡) 这句中, 有两个独立的分句: Sam

(山姆引起) 和 //w///fl/77 必哈利死了) • 表明了一个较弱的因果联系。

总之, 在所有的例子中, 一个不同的形式表示一个细微差别的意义。而这种细微差别是什么, 是由“紧密度是效果强度”的隐喻赋予的, “紧密度”适用于句法成分, 而“效果强度”适用于句子意义。“紧密度”与形式有关, 而“效果强度”与意义有关。因此, “紧密度是效果强度”的隐喻是我们常规概念系统的一部分, 要么在语义条件下完全有效, 如在句子“离霍梅尼最近的那个人是谁? 要么把形

式和意义联系起来, 因为“紧密度”可以表示一个句子中两个形式之间存在的关系。我们在上述例子中看见的细微的意义差别不是因为英语的特殊规则, 而是我们概念系统中隐喻自然应用于语言形式的结果。

以我为先的导向

库珀和罗斯 (1975) 注意到我们对文化中原型成员界定的文化观决定我们概念系统中的概念导向。典型的人 (canonical person) 形成一个概念参照点, 概念系统中的许多概念以它们是否与典型人的属性具有相似性为导向。因为人通常在直立的状态下活动, 朝前看和移动、花费他们的大多数时间进行这些活动, 并且认为他们的本质是好的, 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我们有一个经验中的基础, 认为我们是 UP (向上的) 多于 DOWN (向下的)、FRONT (前面的) 多于 BACK (后面的)、ACTIVE (主动的) 多于 PASSIVE (被动的)、

GOOD (好的) 多于 BAD (坏的)。因为我们活在此地, 活在当下, 我们设想我们在“此处”而不是在“彼处”, 我们活在“此刻”而不是“彼时”。这决定了库珀和罗斯所谓的“以我为先”的导向: UP

(向上的)、FRONT (前面的)、ACTIVE (主动的)、GOOD (好的)、

HERE (此处) 和 NOW (现在) 都以典型人为导向; 而 DOWN (向

下的)、BACKWARD (向后的)、PASSIVE (被动的)、BAD (坏的)、THERE (彼处) 和 THEN (那时) 的导向则是远离典型人。

在英语中,某些词序比其他词序更正常,这一事实与文化导向有关:

较正常

下和上

前和后

被动和主动

好和坏

彼处和此处

那时和现在

一般原则是:与原型人属性相比较,与其意思“最近的”单词,放在“最前面”。

这项原则表述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跟我们目前所知的原则一样,它是我们常规概念系统中的隐喻导致的结果:最近的的就是第一的”。例如,假设你正在指认照片中的某人。如果你说

比尔左边的第一个人是山姆。

你的意思是

在比尔左边并且离他最近的那个人是山姆。

一言以蔽之,因为我们以线性序列讲话,我们必须不断地选择哪些单词放在首位。另外,U:我们在(上和下)和如⁽¹⁰⁾? am/wjy (下和上)之间进行自由选择,我们会自动地选择办⁽¹⁰⁾。关于UP (上)和DOWN (下)这两个概念,UP以与原型讲话者“最近”为导向。因为“最近的就是第一的”是我们概念系统的一部分,我们把那些意思是“最近的”(即,W/7)单词放在“第一”位。w/7 am/ 的词序比办w/i am/ w/7的词序跟我们的概念系统更

为连贯。

关于这种现象更多的详细说明和一些表象上的反例的论述，参见 库珀和罗斯（1975）。

语法中的隐喻连贯性

工具是伙伴

孩子和玩具玩耍，把它当成伙伴，和它说话，晚上把它放在自己的枕边等，这是很常见的。洋娃娃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的玩具。同样的行为也发生在成年人身上，他们把重要工具当成伙伴，给它们起名字，和它们说话，如汽车、枪。同样，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也存在一个规约隐喻，即“工具是伙伴”，这可在下列例子中得

到体现：

工具是伙伴

我和我的老车威（chevy）已经一起看过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
问：谁要阻止我？

答：我和老贝特西（betsy）在这里[伸手掏枪的牛仔说的话]

多米尼克正带着他无价的斯特拉迪瓦里^①进行巡回演出。

魔术师斯利佐和他的魔法口琴今晚将在丽都街^②表演。

为什么奶认表示手段和伴随

单词W⁷在英语中表示“伴随”，如，

I went to the movies w⁷? Sally. (我和莎莉一起去看电影。)

[伴随]

W²表示“伴随”，而不是其他词，是英语中的一个任意的约定俗成。在其他语言中，其他词（或语法手段，如，变格词尾）表示“伴随”（例如，法语中的avech但是已知事实是在英语中W^A表示“伴随”，表示“手段”就不是偶然的了，如，

I sliced the salami wv/V/i a knife.(我用小刀切意大利香肠。)[手段、

方法]

这种用法不是任意的，原因是我们的概念系统是由“工具是伙伴”的隐喻构建的。在英语中，同一个单词既可表示“伴随”，也可表示

①②③④

Chevy是雪佛兰汽车的昵称。——译者注

bets(e)y,美国俚语，意为步枪，手枪，火器。——译者注

Stradivarius是指幽斯特拉瓦里或其家属所制作的4避琴或其他弦乐器。——译者注

丽都街显纽约市百老汇附近的剧场K。——译者注

“手段”是系统的，而非偶然的。英语的语法事实与英语的概念系统是一致的。

不仅英语如此，除少数情况外，下面的规则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语言：

表示伴随的词或语法手段也表示手段。

因为“工具是伙伴”的隐喻所依赖的经验很可能具有普遍性，这条语法规则适用于大多数语言是很自然的。这条原则成立的语言和这个隐喻是一致的；这条原则不成立的语言和这个隐喻是不一致的。在一种语言里，在“工具是伙伴”的连贯性没有出现的地方出现一些其他的概念连贯性是常见的。因此，在一些语言中，工具通过动词(使用)的形式来表示，或伴随通过单词am/ (和)来表示。这些是形式与内容相连贯的其他非隐喻性手段。

语言的逻辑性

使用同样的词表示“手段”和“伴随”是合情合理的。它使这样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与语言的概念系统相连贯。同样，将空间词语如iw和a/用于时间表达 (/w an hour在一小时后，a/ ten o'clock在十点钟)

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时间是依据空间来隐喻概念化的。概念系统中的隐喻指出了概念间的连贯性和系统关系。同样的词和语法手段用于具备系统隐喻对应的概念（如，时间和空间），这也是使同种语言内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具有“逻辑性”而非任意性的方法之一。

结论

意义上的细微变化

释义可能吗？两个不同的句子能确切地表达同一事物吗？德怀特·鲍林杰用他大部分的精力证明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句子中，几乎任何变化——不管是词序的改变、词汇的改变、语调的改变，还是语法结构的改变——都将改变句子的意义，尽管常常以一种

细微的方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为什么是这样。

语言形式的要素具有空间属性（如，长度）和空间关系（如，紧密度）。我们以空间术语来隐喻式地概念化句子，因此，我们概念系统内 在的空间隐喻（如，“紧密度是效果强度”）将自动地构建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然而句子意义的某些方面是语言中某些相对任意约定的结果，意义的其他方面则源自我们很自然地使我们所说与概念系统相连贯的努力。这包括我们表达事物所用的形式，因为形式是以空间术语被构建的。

语言形式的规律性

我们知道隐喻在构建语言形式的规律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一种规律性使用同一单词同时表示伴随和手段6规则性与概念隐喻“工具是伙伴”相连贯。我们所知道的许多语言形式的“自然”规律性是那些和我们概念系统中的隐喻相连贯的规律性。比如，通常来说，一般疑问句句尾用“升”调，陈述句句尾用“降”调。

这和方位隐喻“未知为上，已知为下”是连贯的。这种概念隐喻可从如下例子看出：

那（件事）仍然悬在半空（wp /w //zea/r）○ 对此，我想提出（ra/從）一些问题。

那个办法解决掉了（狀///批）这个问题。

它仍然是待价而沽○

让我们提上来（卜/Wg/Vwp）讨论一下吧。

动词cwwe（来）用在w/7 an（想出了答案）中是

因为我们把答案概念化为从DOWN出发，到我们所在位置结束，即UPo

疑问句表示未知的内容。因此，在疑问句中使用升调与UNKNOWN 1SUP（未知为上）相连贯；在陈述句中使用降调与KNOWN IS DOWN（已知为下）相连贯。事实上，用降调的疑问句不是真正的疑问句，而是表示陈述的修辞性疑问句。例如，用降调说“Will

youeverlearn?”（“你会一直学习吗？”）是间接地表明“You’flneveHeam•”

（“你永远不会学习。”）。同样，用升调的疑问句表示不确定或不能弄懂某事。例如，用升调说“Your name’s Fred”（你叫佛瑞德？）表示你不确定，想得到证实。用升调说“The GiantstradedMadlock”（巨

人队交换了梅德洛克）表示不能弄明白这件事，因为和你所知的不相符。这些是与“未知为上”隐喻和“已知为下”隐喻（用法）相连贯的使用升调和降调的所有例子。

顺便提一下，在英语中，以WH开头的疑问句用降调，例如，“Who did John see yesterday?”（“约翰昨天看见谁了？”）。对此，我

们的猜测是以WH疑问词开头的疑问句的大部分内容是已知的，只是有一点儿信息不确定。例如，“Who did John see yesterday?”（“约

翰昨天看见谁了？”）预设了约翰昨天看见某人了。与预期的一样，声调语言通常不使用语调去表明疑问，而是使用疑问助词。总的来说，语调是疑问句和陈述句之间差异的标志，升调代表未知的一般疑问句，降调代表已知（陈述句）。

这样的例子说明语言形式的规律性不能只靠形式来解释。许多这样的规律性只有视为概念隐喻被应用到语言形式的空间概念才能讲得通。换句话说，句法不是独立于意义，尤其是意义的隐喻方面。语言的逻辑是基于语言的空间形式与概念系统——尤其是概念系统的隐喻方面的连贯性。

第二十一章新意义

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隐喻都是常规隐喻，也就是反映在我们语言1中，建构我们文化普遍概念系统的隐喻。现在，将把注意力转向常规概念系统外的隐喻，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隐喻。这样的隐喻能够让我们对我们的经验有一种新的理解。因此，它们能让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日常活动、我们的知识和信仰有新的意义。

要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考察一下新的隐喻“爱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作品”基于这一代人和这一文化的一员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个人觉得这个隐喻很有说服力、有洞察力、十分恰当。原因是它使我们爱的经历具有连贯性——它使经历具有意义。我们将说明新隐喻和常规隐喻以同样的方式使我们的经验具有意义：它们提供连贯的结构，强调某些事情，隐藏其他事情。

与常规隐喻一样，新隐喻也有蕴涵，它包括其他隐喻和字面表述。例如“爱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作品”的蕴涵来源于我们对何谓一件具有协作性的艺术作品的理解和经历。我们对作品和艺术的个人观点至少产生了新隐喻的下列蕴涵：

爱是作品。爱是积极的。爱需要合作。

爱需要奉献D

爱需要妥协。

爱需要约束。

爱是共同责任。

爱需要耐心。

爱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

爱要有牺牲。

爱经常性地带来挫折。

爱需要本能的交流。

爱是一种美的体验。

爱本身具有价值。

爱需要创造力。

爱需要一种共同的审美观。

爱无法以公式实现。

爱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独一无二的。

爱是一种你是谁的表达。

爱创造一个现实。

爱是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反映。

爱需要最大程度的诚实。

爱可能是瞬间的，也可能是永久的。

爱需要资助。

爱从双方的共同努力中产生一种共同的审美满足。

在这些蕴涵中，有的是隐喻（如“爱是种美的体验”）有的不是隐喻（如“爱是共同担当”，每一个蕴涵本身可能有更多的蕴涵。因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连贯蕴涵网络，整体而言，它要么符合我们爱的经历，要么不符合我们爱的经历。它符合我们爱的经历时，经验就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成为隐喻的例子。我们对这样一种隐喻的体验就是一种穿透整个蕴涵网络的回响，它将我们过往的爱之经验的记忆唤醒并关联到一起，同时也为未来的爱之经验提供一个可能的指南。

让我们更加明确“回响”（reverberation）在“爱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作品”的隐喻中的意义。

第一，隐喻突显某些特征，抑制另一些特征。例如，爱情积极的一面通过WORK在“协作工作”和“艺术作品”中的概念被置于前景。这需要

掩盖爱情中被视作消极的某些方面。事实上，在我们常规概念系统中，爱的情感方面是几乎从来不会被视为在情侣的主动掌控当中的。甚至在“爱是一次旅行”的隐喻中，关系被视为一种不在这对夫妇的主动掌控中的交通工具，因为它会出轨、触礁、停滞不前。在“爱是疯狂”的隐喻中（“她让我着迷”，“她令我疯狂”），完全缺乏控制。在“爱是健康”的隐喻中，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病人

他们的关系正

（“这是一个健康的关系”，“这是一个病态的关系

在恢复”）。在这种文化中，健康的被动状态被转移到爱上。因此，在关注活动的各个方面时（如，“工作”、“创造”、“追求目标”、“建筑物”、“帮助”，等等），隐喻将重要的爱情经历组织起来，而这是常规概念系统做不到的。

第二，这一隐喻不仅蕴含其他概念，如，“工作”或“追求共同目标”，而且蕴含这些概念很具体的方面。例如，它不是随便的工作，如，在汽车装配线上工作。工作需要特殊的控制平衡和艺术创作的热情释放，因为被追求的目标不是随便什么目标，而是一个共同审美目标。尽管这种隐喻可能抑制“爱是疯狂”隐喻的失控方面，但是它突显其他的方面——位于艺术天才和疯狂之间的文化联系背后的几乎走

火入魔的意义。

第三，因为这一隐喻突显重要的爱情经历，并且当它掩盖其他爱情经历时，它们具有连贯性，隐喻让爱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如果这一隐喻蕴涵的是我们爱情经历中最重要方面，那么这一隐喻可以获得一个真理的地位，对于许多人而言，爱确实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正因为如此，这一隐喻就能产生一种反馈作用，指导我们在今后的行为中与这一隐喻保持一致。

第四，因为隐喻批准行为、证明推论、帮助我们确定目标，因此隐喻可能是恰当的。例如，某些行为、推论、目标是由“爱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作品”的隐喻决定的，而不是由“爱是疯狂”的隐喻决定的。如果爱是疯狂，我就不能集中精力去维系爱情。但是，如果它是工作，那么它需要活动：如果它是一件艺术品，它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活动；如果它是合作的，那么它甚至需要进一步的限制和规定。

第五，隐喻对我所产生的意义一部分由文化决定，一部分与我过去的经历相关联。因为每一个我们所讨论的隐喻中的概念——艺术、工作、合作、爱——都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差别，所以文化差异可能是巨大的。因此，“爱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作品”对于一个生活在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国家的人和同时期一个生活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个人对工作和艺术也会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同种文化内也有差异。相对于一对成熟的艺术家夫妇，“爱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作品”对于第一次约会的两个14岁少年而言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关于隐喻意义在同种文化内如何完全不同的例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一个与我们有着完全不同艺术观的人，看这一隐喻对他蕴涵着什么。有人不把艺术品当作艺术品，而当作一件摆设的物品。有人认为艺术只创造了一种幻觉，不真实。他们就会看到以下隐喻蕴涵：

爱是一件被摆设的物品。

爱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人评判，让人崇拜。

爱创造了一种错觉。

爱要隐藏真相。

因为此人的艺术观不同，对于他来说，这一隐喻将有一个不同的章义。如果他的爱情经历和我们的非常相似，那么这个隐喻就会不合适。事实上，它非常不合适。因此，赋予我们经历以新意义的隐喻，不会赋予他新的意义。

隐喻如何为我们创造新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得来纯属偶然。一名伊朗学生到伯克利不久之后，参加了一次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举办的隐喻研讨会。他在伯克利众多令人奇妙的事中发现一个他听了一遍又一遍的表述，并把它理解成一个十分合理的隐喻。他将“我问题的解决

(solution)”理解为大量的液体，起着泡，冒着烟，包含了你所有的问题，这些问题要么被溶解，要么沉淀下去，因为催化剂不断地（暂时）溶解一些问题并沉淀出其他问题。他非常灰心地发现伯克利的居民意识中没有这种化学隐喻。他可能会好起来，因为化学隐喻既美观又有远见。它让我们对问题有了一种新认识：问题永远不会彻底地

消失，也不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你的所有问题一直存在，他们只可能已被溶解，处于溶液当中，或者它们可能以固态形式存在。你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一种能溶解问题而又没有其他沉淀物析出的催化剂。因为你没有完全控制什么进入溶液（Solution）当中（解决之道），你会不断地发现旧问题和新问题不断沉淀析出，现存的问题正在溶解（dissolving），这部分是由于你的努力，部分却与你的努力无关。

u

化学”隐喻让我们对人类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它适合于我们

的经验，即我们曾认为已“解决”的问题又反复出现。“化学”隐喻认为问题不是那种可以让它永久消失的物质。把它们当作可以被一劳永逸“解决”的东西是无意义的。按照“化学”隐喻的规律生活，我们将接受从来没有问题会永远地消失这一事实。不是将你的精力花在一劳永逸地去解决问题，而是将精力花在寻找合适的催化剂，来最长时间地消解你迫在眉睫的问题，同时又不能沉淀出更糟的问题。问题的再现被视为一种自然存在，而非你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的努力

○

已经失败

按照“化学”隐喻来生活将意味着你的问题对于你来说有另一种不同的现实性。暂时的解决方案是一次成绩，而不是一次失败。问题是事物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不是要被“治愈”的无秩序。如果你按照“化学”隐喻所说来生活，你理解日常生活的方式和行为方式将会不同。

我们把化学隐喻看成是隐喻力量的一个明显实例——即创造一种新现实，而不是仅仅为我们提供一种构建既存现实的方法。这毫不奇怪。我们从“争论是战争”隐喻的实例中获知，自然类型的活动（如争论）在本质上就是隐喻。“化学”隐喻揭示的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另一种隐喻活动。目前，大多数人依据我们称之为“难题”的隐喻去处理问题，所以在此问题是难题，通常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

案——问题一旦被解决，就一劳永逸了。“问题是难题”的隐喻刻画了我们当前的现实。转向“化学”隐喻则将勾勒出一个新的现实。

但是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绝非易事。“化学”隐喻的内在可能性是我们要注意的一桩事情，但是按照它来生活却是非常不同、更为困难的另一桩事。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有意无意地发现数以百计的问题，并且我们通过“难题”隐喻不断地致力于寻求其中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许多无意识的日常活动依据“难题”隐喻被建构，以至于我们不太可能通过有意识的决断简单迅捷地转向“化学”隐喻。

我们的许多活动（争辩、解决问题、预算时间，等等）在本质上是隐喻。刻画我们日常活动的隐喻概念建构了我们眼前的现实。新隐喻有创造一个新现实的力量。当我们按照隐喻开始理解我们的经验时，这种力量开始起作用；当我们按照它开始活动时，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深刻的现实。如果新隐喻进入我们赖以活动的概念系统，它将改变由这个系统所产生的概念系统、知觉、活动。许多文化变革起因于新隐喻概念的引入和旧隐喻概念的消亡。例如，全世界的文化西化其实部分就是把“时间就是金钱”隐喻引入这些文化的这么一回事。

隐喻可以创造现实的观点与大多数常规隐喻观相悖。究其原因，人们习惯性地认为隐喻是一个纯粹的语言问题，而不是构建我们概念系统和我们各种日常活动的主要手段。单词不会独自地改变现实这一假设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我们概念系统的改变确实会改变我们的现实，影响我们如何感知世界，又如何依据这些感知来行动。

隐喻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并且只能描述现实的观点源自这样一个观点，即现实完全外在于并独立于人类如何概念化世界，好像对现实的研究就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这种现实观——所谓的客观现实——忽略了现实中人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构成我们大多数经验的真实感知、概念化、动机、行为。然而现实的人的方面却对我们至关重要，并且因文化不同而不同，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概念系统。文化也存在于物理环境中，有些是完全不同的一丛林、沙漠、岛屿、苔原、山脉、城市，等等。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或多或少地顺利与一个物理环境互动。不同文化的概念系统部分取决于它们从中发展起

来的那个物理环境。

每一种文化必须提供一种不同程度地成功应对它自身环境的方式，既包括适应环境，也包括改变环境。此外，每一种文化必须定义一种社会现实，每个人在其中担任有意义的社会角色，并据此进行社会活动。

毫不奇怪，由文化决定的社会现实影响其物理现实概念。对于作为某种文化成员的个体而言，现实的内容是他的社会现实和塑造他的物质世界经验方式的一种产物。由于我们许多的社会现实是以隐喻来理解的，也由于我们的物质世界概念是隐喻性的，因此隐喻在决定我们的现实内容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许多的经验和活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隐喻的，我们的许多概念系统是由隐喻构建的。既然我们是依据概念系统的范畴以及我们所拥有的各种自然经验来看待相似性的，那么很自然我们所感知到的许多相似性都是作为我们概念系统一部分的常规隐喻的结果。我们已经在方位隐喻中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多为上”、“快乐为上”中的方向就归纳了一种我们在“多”与“快乐”之间感受到的相似性，而这一相似性却不存在于“少”与“快乐”之间。

本体隐喻也可能产生相似性。例如，从隐喻的角度，我们把时间和劳动看成一样的物质，使得我们把两者都看作与物质资源相似，因而，它们之间有了相似性。因此，“时间是物质”和“劳动是物质”两个隐喻使得我们认为在我们文化中时间和劳动有相似性，因为它们都可以被量化，可以被赋予单位值，都为某一目的服务，都可以被渐渐地耗光。由于隐喻在界定我们文化中各个真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时间与劳动之间的相似性就都是基于隐喻，同时对于我们文化而言都是真实的。

我们概念系统中的结构隐喻也能归纳相似性。因而，“思想就是食物”的隐喻建立了“思想”与“食物”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可以被消化、吸收、重温、给你提供养分，而脱离了隐喻这些相似性就不存在。吞咽食物不含有隐喻，但吞咽思想只有借助隐喻才能出现。事

实上，“思想是食物”的隐喻基于更基本的隐喻，比如，它部分基于“管道”隐喻，根据这种隐喻，“思想就是物体”，而我们可以从我们身外获得这些隐喻。同时也假设出“头脑就是容器”隐喻，建立起头脑与身体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是容器）。和“管道”隐喻一起我们得到了一个复杂的隐喻，在这个隐喻中，“思想是进入到头脑的物体”，就像食物是进到身体中的物体一样。这就隐喻性地创造出思想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思想就是食物”就是部分基于这种相似性。正如我们所知，这种相似性就是“管道”隐喻和“头脑就是容器”隐喻的结果。

最后，我们也可以在新的隐喻中看到相似性的产生。例如，在“问

题是化学溶液中的沉淀物”这一隐喻是基于“问题是物体”这一常规隐喻之上的。此外，“化学”隐喻把“问题是固态的物体”，被认为是化学溶液中的沉淀物。我们通常所经历的问题和化学溶液中的沉淀物形成这样的相似性：它们都有可感知的形式，都可以被辨认、分析，可以对其有所为。这些相似性是由“化学”隐喻的一部分“问题是固态的物体”促成的。而且，当沉淀物被溶解时，它似乎也就消失了，因为没有了可感知的形式，不能被辨认、分析，不能对其有所为。然而，它可以再次沉淀，即重新形成固态的形式，就像问题可能再次产生一样。我们把问题与沉淀物之间的相似性看作是“化学”隐喻剩余部分的结果。

从“爱情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中可以看出，新隐喻可以创造出更微妙的相似性。这一隐喻突显了爱情的某些方面，淡化一些方面、隐藏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淡化了与“爱情是物理力量”隐喻相吻合的一些经验。这里“淡化”是指它与那些可以被合理地描绘成“我们之间互相吸引”、“我们感到爱的火花”等爱的体验一致，但并不聚焦于这种体验。而且，它隐藏了与“恋爱是战争”隐喻相吻合的经验，因为两种隐喻不可能一直重叠。“爱情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隐喻的协同与合作方面与“她是我最近的战利品”、“他输给她了”、“她征服了我”等描绘的这些进攻性的、以统治为导向的爱的体验不一致。

通过这种方法，“爱情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的隐喻撇开了我们的一些体验，挑选出另一些来关注，好像这是我们爱的唯一经

验。这样做时，促使所突显的爱的经验和真实的或是想象的合作艺术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系列的相似性。这些归纳出来的相似性我们已在蕴含的单子中列出（如“爱是作品”，“爱是一种审美经验”等）。

在所有突显的爱的经验范围内，每种经验与所列出的相似性中的一种相吻合，或许没有一种与所有的相似性相吻合。例如，一段令人沮丧的事件与“爱情会带来挫折”相吻合，但也可能与“爱是一种审美体验”或“爱因其自身而具备价值”不吻合，每种蕴涵都说明了某些类型的爱的体验为一方面、某些类型的共同加工的艺术品的经验为另一方面的二者之间的一种相似性。没有哪一种蕴涵是在陈述所有被突显的爱情体验与创造共同加工艺术品体验之间的全面相似性，只有整个隐喻加上它的整个蕴涵系统才表明这二者之间的此种相似性。

此外，还有一种相似性，它是由超越了两种经验范围之间的相似性

隐喻引发的，这种额外的相似性就是结构相似性 α 它所关涉的是我们理解各个被突显的经验如何连贯地吻合到一起的方式。而这种连贯性是由我们所知的共同加工艺术品的知识结构提供的，开反映在这些蕴涵吻合到一起的方式之中（例如，一些是工作的蕴涵，一些是艺术的蕴涵，一些是协作的蕴涵等）。只有这种连贯结构使我们能够了解突显的经验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以及蕴涵如何关联。因此，通过隐喻，突显的恋爱经验范围与协同制作艺术作品的经验范围被视为在结构上是相似的。

正是两种经验范围间的这种结构相似让你找到了突显的爱情经验范围内的一致性。相应地，正是借助于隐喻，经验的突显范围被挑选出来而视为连贯。没有了隐喻，对于你来说这种经验范围就不会作为可识别的连贯经验集合而存在。把“爱”概念化为“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就使这些经验范围成为一个连贯整体吻合到一起而得以聚焦。

此外，隐喻通过赋予一个经验范围以连贯结构来创造出新的相似性。例如，脱开隐喻，我们可能看出受挫的爱情经历类似于和某人一起创作一件艺术品的沮丧经历，因为都会使人受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令人沮丧的恋爱经验也类似于任何使人沮丧的经历。而隐喻使人们把受挫的恋爱经历中的挫折理解为协同制作艺术品中受到的挫折，这其间的相似性就是关于隐喻的相似性。

因此，受挫的恋爱经历和艺术经历之间精确的相似性只有从艺术经验角度理解恋爱经验时才能感觉到。依据协同制作艺术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来理解恋爱经历，按照我们的定义，就是依据隐喻概念“爱情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来理解恋爱经验。

隐喻创造相似性的方式可以总结如下：

1. 常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通常是基于我们在经验中觉察到的相互关系。例如，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工业文化中，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和“劳动”之间相互关联。我们把“时间”和“劳动力”从隐喻的角度看作“资源”并由此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这种关联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重要的是要记住，关联性不是相似性。基于我们经验中关联性的那些隐喻依据我们所感知的相似性来定义概念。

2. 结构变化的常规隐喻（比如，“思想是食物”）可能是基于由方位

隐喻和本体隐喻引出的相似。例如，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思想是食物”基于“思想是物体”（本体隐喻）和“头脑是容器”（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思想与食物之间的结构性相似性是由这一隐喻引发的，它也导致许多隐喻相似性的产生（思想和食物都可以被吞咽、消化、狼吞虎咽地吃光，能提供营养）。

3. 新隐喻主要是结构隐喻，它们可以像结构性的常规隐喻那样创造相似性。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基于来自于本体隐喻和方位隐喻的相似性。如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化学溶液中的沉淀物”是以物理隐喻“问题是固态的物体”为基础的。这一隐喻在“问题”和“溶液”之间建立起了相似性，因为两者都可以被识别、分析，都可以对其有所为。“问题是沉淀物”这一隐喻创造了新的相似性，即问题似乎会消失不见（溶解于溶液中），过后还会再出现（沉淀出来）。

4. 新隐喻凭借其蕴涵通过突显、淡化、隐藏来选择出一个经验范围。然后，隐喻勾勒出整个突显的经验范围与其他经验范围之间的相似特征。例如，“爱是共同加工的艺术品”挑选出了“爱”的某个经验范围，界定了整个突显的经验范围与协同制作艺术品经验范围的结构相似性。恋爱与艺术经验之间可能存在独立于此隐喻的一些孤立相似性。但这个隐喻使得我们能够通过该隐喻所引发的全面结构相似

性来找到这些孤立相似性之间的连贯。

5.相似性可以是与隐喻有关的相似性。正如前面所见，“爱情是一件共同加工的艺术品”这一隐喻界定出一种独特的相似类型。例如，使人沮丧的恋爱经验可以被理解成与受挫的艺术经验相似，不仅因为同样是受挫，而且是协同制作艺术品时的那种特有挫折。

隐喻创造相似性的观点与仍然被广泛接受的经典隐喻理论，即对比论相左。对比论认为：

(1) 隐喻是语言问题，不是思想和行为问题。没有隐喻思想和行为这么一回事。

(2) “A是B”形式的隐喻是一种语言表达，意思与对应的语言形式“A像B，在X，Y，Z……方面”。“X，Y，Z……”这些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孤立的相似性”。

(3) 由此得出，隐喻只能描述存在的相似，不能创造相似。

虽然我们已提出证据反驳对比论的大部分观点，但是我们还是接受其根本的见解，即隐喻可以以孤立的相似性为基础。我们与对比论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1) 隐喻首先是思想和行为问题，语言问题仅是派生问题。

(2) a. 隐喻可以以相似性为基础，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相似性是基于不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常规隐喻。鉴于常规隐喻部分界定了我们所发现的真实，那么基于常规隐喻的相似性在我们文化中就是真实的。

(3) b. 虽然隐喻可以部分基于孤立的相似性，但是如上所述，我们认为这些重要的相似性都是由隐喻创造的。

(4) 隐喻的主要功能是借助于一种经验来部分地理解另一种经验。这其中可能会涉及已有的、孤立的相似性，创造新相似性，等等。

必须记住：对比论通常与客观论哲学密切相关。客观论哲学认为所有的相似性都是客观的，即相似性是实体事物固有的。相反，我们认为，唯一与隐喻相关的相似性是人们的经验相似性。客观相似性与经验相似性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将在第二十七章中详细讨论。简单地说，客观主义认为，客体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体验者的特征。如果客体共有这些属性，那它们就是客观相似的。对于客观主义者来说，“隐喻创造相似性”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需要隐喻改变外部世界的本质，以便产生事先不存在的客观相似性。

我们同意客观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观点：世间事物在约束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发挥了作用。但只有通过我们体验这些事物时它们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的经验将(1)因文化不同而不同，(2)可能依赖于我们根据其他经验对一种经验的理解，即我们的经验可能在本质上是隐喻的。这样的经验确定/概念系统的范畴。我们认为固有特性和相似性都存在，而且只有与一个概念系统相关时才能体验到。因此，与隐喻相关的唯一相似性是经验相似性，而不是客观相似性。

我们总的立场是：概念隐喻基于我们经验中的相互关联。这些经验关联有两类：经验同现和经验相似。经验同现的一个例子是“更多为上”的隐喻。“更多为上”的隐喻基于两种经验的同现，一是增加物质的

量，二是看到物质水平上升。这里根本没有经验相似性。经验相似性的一个例子是“生活就是赌博”。在这里一个人对待生活的行为就像赌博，这些行为的结果可能是赢，可能是输。这里隐喻似乎基于经验相似性。当这一隐喻得到扩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生活与赌博之间的相似性。

第二十三章隐喻、真理、行动

前一章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隐喻均有蕴涵，隐喻通过其蕴涵来突显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 并使之连贯。

特定的隐喻可能是突显和准确连贯组织经验的这些方面的 唯一方法。

隐喻可以创造现实，尤其是社会现实。因此，隐喻可以成为 未来行动的指南。当然，这样的行动会符合这一隐喻。反过 来，这会使隐喻增强，进而使经验连贯。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隐喻可以是自我应验的预言。

例如，卡特总统Jimmy Carter)在面临能源危机时宣布进行“道义战争”。“战争”隐喻生成出一个蕴涵网络，有“敌人”、“对国 家安全构成威胁”，因而需要“设定目标”、“重新考察优先序列”、“建立新的指挥链”、“策划新战略”，进行“情报收集”、“统领军队”、“实施制裁”、“号召人们作出牺牲”，等等。“战争”隐喻突显1：某些 现实，也隐藏了另一些现实，隐喻不仅仅是观察现实的二种方法，而 且是进行政策变化、采取政治和经济行动的许可执照。接受这一隐喻 就为某些推论提供了依据：当时美国面临国外敌对势力（他们被漫画 家在画中描绘成戴着阿拉伯头巾），能源问题须优先考虑；民众必须 作出牺牲；如果不对这一威胁，我们将不会幸存下来。这不是当时 唯一可用的隐喻，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卡特的“战争”隐喻将我们目前的能源概念视为当然，关注的 是如何取得足够的“能源”。另一方面，艾默里·洛文斯（Amory Loving 1977)发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或“途径”能提供给我们 所需要的能源，他从隐喻方式描绘为“硬”途径和“软”途径。“硬 能源途径”是指不能改变，不能再生，必须靠军事防御和地域政治控 制来捍卫，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需要高投资、高技术、熟 练工人的能源供应，包括化石燃料（天然气和石油）、核电站、煤气 化。“软能源途径”是指能改变，能再生，无需军事防御和地域政治 控制来捍卫，不会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破坏，只需要低投资、低技术、 非熟练工人的能源供应，包括太阳能、风

能、水能、生物乙醇，燃煤或其他易燃材料的流化床，以及其他很多目前可用能源。洛文斯的“软能源途径”隐喻突显了能源体系的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结构，促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煤、石油以及核能等硬能源途径导致政治冲突、经济困难、环境破坏。但吉米·卡特比艾默里·洛文斯更有权力。就像夏洛特·林德在私下交谈中所观察到的，无论是在国家政治还是在日常互动中，有权势的人将其隐喻强加于他人。

就像常规隐喻那样，新隐喻有能力定义现实，它们通过突显现实的某些特点并隐藏其他特点的这么一个蕴涵的连贯网络来定义现实。这一隐喻迫使我们只关注它所突显的我们经验中的某些方面，接受这一隐喻，就会促使我们相信这一隐喻的蕴涵为真。当然，只是相对于这一隐喻所界定的现实，这些所谓的“真实”才是真实的。假设卡特宣布他的政府已经赢得了一场重大的能源战争。他的说法是真还是假？即使仅将你的注意力转向这一话题也要求你至少接受这一隐喻的核心部分。如果你不接受存在外来敌人的说法，如果你认为没有外来威胁，如果你没有找出战场、目标、没有明确界定的竞争力量，那么客观真实或虚假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但是，如果你认为现实就是这一隐喻所界定的那样，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能源危机看成战争，那么你就能回答隐喻蕴涵是否跟现实相吻合这样的问题了。如果卡特通过使用政治和经济制裁战略迫使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削减一半的价格，那么你会说他真的已经赢得了一场重大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如果说他的策略仅仅取得价格暂时性的冻结，你不可能那么肯定，也可能表示怀疑，他是否赢得了战争。

对于新隐喻来说尽管真假问题是会出现，但更重要的问题是采取哪些恰当措施。大多数情况下，重要的不是隐喻是真实还是虚假的问题，而是伴随隐喻而来的认知与推理，以及隐喻所批准的行为。不仅在政治和恋爱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用隐喻来界定现实，进而在隐喻基础上采取行动。我们作推论，设定目标，作出承诺，实施计划，所有这些都以我们如何通过隐喻有意无意地组织我们的经验为基础。

第二十四章 真理

为什么对真理理论感兴趣？

正如我们所见，隐喻在本质上就是概念问题，是我们主要的理解手段之一，在构建社会和政治现实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在哲学中隐喻通常被视为“仅仅是语言”问题。哲学上对隐喻的讨论没有以它们的概念本质、它们对理解的帮助以及在文化现实中的作用为中心。相反，哲学家们倾向于把隐喻看作是不同寻常的富于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表达。他们讨论的焦点是语言表达是否为真。他们对真理的关注来自于对客观现实的关注，即对于他们来说，真理意味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典型的哲学结论是：隐喻不能直接陈述真理，如果说能陈述真理，那只能是间接地通过一些非隐喻的字面意思的解释。

尽管客观真理的存在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主题，但我们不相信有什么客观（绝对及无条件的）真理。我们确信有真理，但真理不应跟客观主义观点绑在一起。我们认为在绝对客观真理的想法不仅错误，

而且在社会和政治上是危险的。正如我们所见，真理总是跟在很大程度上由隐喻界定的概念系统相关。大多数的隐喻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在我们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但很多却是由有权势的人强加于我们的，如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商界领袖、广告商、媒体等。在一个客观主义神话十分活跃、真理总是绝对真理的文化中，把隐喻强加于我们文

化的人来给我们界定什么是真理——绝对真理和客观真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对真理作出不受客观主义神话影响（按其理论，真理总是绝对真理）的解释十分重要。因为我们把理解看作真理的基础，隐喻看作主要的理解手段，认为解释清楚隐喻怎么会是真实的将会揭示出真理是如何依赖理解的。

日常生活中真理的重要性

我们的（自然和社会）行为基于我们认定的真理。从整体来看，真理与我们息息相关，因为它有存在价值，并且允许我们在世界中发挥作用。

用。大多数我们所积累的（关于身体、我们交往的人，以及眼前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真理在我们的日常运作中发挥着作用。它们是真理，如此明显，以至于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能意识到：房子的前门在哪；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最近的加油站在哪；哪个商店卖你需要的东西；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怎样会使他们受到侮辱；你负有什么责任。这个细微的例子显示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庞大体量的真理的性质和范围是怎样的。

投射在真理中所起的作用

要获得真理并利用真理，我们就需要充分地了解我们的世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些理解是以源自我们直接经验范畴的形式投射出来的：方位范畴，“物体”、“物质”、“目的”、“起因”等概念。我们还注意到，当源自直接自然经验的范畴并不适用时，我们有时会把这些范畴投射到那些我们没有多少直接经验的物质世界的那些方面。例如，在情境中我们把前后方向投射到并没有内在前后方向的物体。假如我们视野中有块中等大小的岩石，在岩石和我们中间有个球·假设距离是一英尺，我们将会感觉球在岩石的前面。对此，豪萨人却作出不同的投射，他们认为球是在岩石的后面。因此，前后方向并不是像岩石这样的事物的内在特性，而是我们投射上去的，而不同文化中投射的方式不同。依据我们不同的目的，我们可以将世间的事物设想成容器或者非容器。

例如，我们可以把一片林中空地想象成一个“容器”我们自己置身于其中或之外。容器并非是树木稀疏的林中空地的内在特性，而是我们依据行事之方式投射到其身上的。依据其他知觉和目的，我们可以把空地以外的森林其余部分视为一个不同的容器，感觉自己就置身森



林中。这两种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说从森林出来“进入”空地

同样，上下方向来自于我们关于地面、地板和其他水平面的直接经验。通常，如果我们身体直立其上，我们就说我们在地上，在地板上，等等。我们也可以把上下方向投射到墙上。如果一只苍蝇的腿接触墙面，而头部不在墙上、我们可以想象苍蝇是站在墙上的，这同样适用于天花板上的苍蝇，我们会想象成苍蝇在天花板上而不是在天花板下。

我们也看到，我们将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事物感知为实体，经常对本没有明确边界和外表的实体赋予边界和外表。因此，我们把海湾（我们设想为实体）上的、山（设想为有“前后”方向的实体）前面的雾想象成一个实体。通过这种投射，像“雾在山的后面”这样的句子也许就为真。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典型，真理是相对于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的真理就是关于我们通过给事物投射方向和实体结构来了解世界的通常方式。

范畴化在真理中的作用

为了了解世界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不得不对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和经验以对我们有意义的方式进行范畴化。考虑到我们身体的方式以及我们与他人交往、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性质，有些范畴直接源自我们的经验。正如我们在第十九章所讨论的“假枪”的例子，我们的物体范畴有其自然的维度：知觉维度——基于我们的感

觉器官对物体的构想；肌动活动（motor activity）维度——基于物体之

间的运动交互的特性；功能维度——基于我们对物体功能的构想；目的维度——基于特定情况下我们对物体的使用。我们对各种物体的分类是至少包含这些维度的完形，每一个自然维度都指明一种互动属性。同样，我们将事件、活动，以及其他经验范畴化时也依据一些自然维度，比如我们在“谈话”和“争论”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其自然

维度包括参与者、组成部分、阶段、线性序列、目的以及因果关系。

范畴化是通过突显某些特征，淡化其他特征或是隐藏其他特征来标识一种物体或经验类型的自然方法。每个维度都提供一些特性来加以突显。而突显某些特征必定会淡化或者隐藏其他特征，这是我们进行范畴化时经常会遇到的情况。专注一组特征转移了我们对其他特征的注意。例如，日常对事物进行描述时，我们以范畴化来关注某些切合我们目的的某些特征。每种描述都会突显、淡化和隐藏某些特征。例如：

我已经邀请了一位性感的金发女郎赴宴。

我已经邀请了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赴宴。

我已经邀请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赴宴。

我已经邀请了一位女同性恋赴宴。

尽管同一个人可能切合所有这些描述，但每种描述突显了这个人的不同方面。把你知道的符合所有这些特征的一个人描述成“一个性感的金发女郎”你就是要淡化她是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事实以及隐藏她是同性恋的事实。

一般来说，我们所作的真实陈述是基于我们范畴化事物的方式，从而也就是基于这些范畴的自然维度所突显的特征。因为我们有理由聚焦某些特征，淡化其他特征，因此陈述时我们对范畴作出选择。因此，每一句真实陈述都必然忽略其中的范畴所淡化或隐藏的特性。

而且，由于范畴的自然的维度（知觉的、功能的，等等）来自于与世界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些范畴所给出的特性就不是事物本身的特性，而是以人的知觉器官、功能概念等为基础的互动特性。因此，通常以人类的范畴所作的真实陈述断言的并不是事物本身的特性，而只是相对于人类机能有意义的互动特性。

要作出真实的陈述，就必须对描述范畴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跟我们在特定环境中的知觉和目的相关。假如你对我说“今晚有个讨论会，需要四把椅子，你可以带四把来吗？”我回答“当然可以”并拿出一把硬木椅子、一把摇椅、一个豆袋椅和一张厚垫子。我把“椅子”放在你的客厅，去厨房跟你说：“我把你要的四把椅子带来了。”在

这种情况下，我的陈述是正确的，因为我带来的这四把椅子适合非正式讨论。相反，在正式宴会上你让我带四把椅子，如果我带来同上的四把椅子，说同样的话，你不会感激我，而且会认为我的表达有误导性，是假的，因为厚垫子、豆袋椅和摇椅不适合在正式宴会中使用。

这表明我们的范畴不是严格以客观事物（如“椅子”）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来划分的。怎样才算属于一个范畴取决于使用范畴的目的。这与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定义”时提出的观点一样：范畴是以人类理解为目的、通过原型或者跟原型的家族相似性来界定的。这种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我们的目的和其他情境因素来收缩、扩大或是调整的。一个陈述是否真实取决于陈述中所使用的范畴是否合适，因此，陈述的真理是相对于特定情境下针对我们的目的来理解范畴的方式而言

的。

总的来说，有许多著名的例子表明，脱离了人的目的，句子是没有真假的。例如，

法国是六边形 $\square$

密苏里州是平行四边形。

地球是个球体 $\bigcirc$

意大利呈靴子型。

原子是中心有核、周围有电子飞速旋转的微型太阳系。

光线由粒子组成。

光由波组成。

就某些特定目的，在某些特定方面，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上列每个句子都为真。对一个画草图的学童而非专业制图者来说，“法国是六边形”和“密苏里州是平行四边形”都是真的。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地球是个球体”是真的，但对于精确地测量卫星轨道而言却不行。自1914年以来，任何自重的物理学家都不再相信原子是个微型太阳系，但是，相对于我们的日常运作和对物理和数学的总体熟练水平，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表达为真。“光由粒子组成”似乎与“光由波组成”互相矛盾，但是相对于通过不同的实验所分辨出的

光的不同方面而言，两个表达对于物理学家来说都为真。

所有的这些例子表明，真理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决于范畴化：

--个陈述只有相对于某一种理解时才为真。

——理解通常会涉及人类的范畴化，这种范畴化是互动特性（而非固有特性）以及源于经验的维度在发挥作用。

——为真的陈述与陈述中的范畴所突显的特征有关。（例如，“光由波组成”突显了光的波形特征，隐藏了微粒状特征。）

—范畴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统一的，而是通过原型或与原型 的家族相似性来界定的。出于不同目的，在情境中可以进行 调整。陈述的真假取决于陈述中采用的范畴是否合适，又相 应地随着O的和情境的其他方面发生变化³

如何认定一个简单的句子为真？

要认定一个句子为真，首先必须理解这个句子。我们来看看对于 简单句“雾在山前”和“约翰向哈利开枪”的理解。这样的句子通常 是作为某类话语中的一部分说出来的，在话语情境中理解它们涉及一 些不寻常的难题，出于我们的目的，在这必须将其忽略。然而，即使 忽略了话语情境的某些复杂性，对这类句子的理解仍然涉及许多问 题。理解“雾在山前”这一表达为真即是如此。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 的，通过投射我们将“雾”和“山”视为实体，同时我们必须赋予 山以前后方向——这个方向的赋予与人的观察有关，因文化不同而不 同，不是山本身固有的。相对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能确定我们认 为是“雾”的事物几乎是位于我们和“山”之间，离山很近，不在山 的侧面和上面，等等。相对于我们的感知能力和目的，关于“在前面”的关系是否比其他可能的关系更恰当，有 三种投射外加一些实际 的决定。因此，认为“雾在山前”为真不仅仅是U) 挑选出世上现 存的清晰界定的实体（雾和山），（b）并且看这些清晰界 定的实体之 间是否存在某种（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内在关系这么一回 事。相反，这是出于特定目的，人在进行投射和判断。

“约翰向哈利开枪”这一句还提出了其他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是 挑选 出名叫“约翰”和“哈利”的人、挑选出吻合“枪”这一范畴的 事物、理 解“开枪”和“向某人开枪”是怎么回事等。但我们不是在 真空中理解这样的 句子。虽然相对于经验的一定范畴，比如射杀某 人、恐吓某人、表演 马戏、在戏剧电影或玩笑中假装这样做，我们能 理解，但是离开相关 的事实，我们就理解不了这样的句子。“开枪”可以是上面中的任何一种， 哪种适合取决于情境。从经验的小范畴来 看，开枪”最典型的的就是“射杀 某人”，因此恐吓某人或马戏表演中 有许多独特的方式，但“射杀”只有一 种惯常方法。

因此，在此例中，我们可以把“射杀某人”看作大致具备下列维 度的 经验完形。

参与者：约翰（射击者）、哈利（射击对象）、枪（工具）、

子弹（工具、投射物）

组成部分：将枪瞄准目标

开枪

子弹击中目标 目标受伤

阶段：前提阶段：射击者给枪装填了子弹 开始阶段：射击者用枪瞄准目标 中间阶段：射击者开枪 后期阶段：子弹击中目标 最后阶段：目标受伤

因果关系：开始和中间阶段引起后期阶段

中间和后期阶段导致最终的状态

目的：目标：最终状态

计划•满足前提条件，执行开始和中间的任务

“约翰向哈利开枪”引出了这种典型形式的射击完形。在其他情境中，问样可能会唤起其他复杂的经验完形（例如，“马戏表演”）。但实际上，没有特定自然范畴（如目标、阶段等）完形的召唤，就理解不了这个句子。无论唤起哪种经验完形，我们理解的都比句子直接给出的多。从我们的文化经验范畴来说，每种完形都对句子的理解提供一种有意义的背景。

除了句子唤起的经验范畴，我们也对“开火”和“枪”依据富含信息的原型来进行范畴化。除非情境迫使我们作出另外的解读，那么“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指原型枪，有原型的感知、运动、功能和目的特性。除非情境作出别的指定，否则不会唤起雨伞枪或尹提箱枪的概念，开枪的运动程序就是水平举枪，扣动扳机开火，这就是跟“射击”和“枪”都吻合的正常运动程序。除非情境被操控，否则我们是不会想到这个扳机是通过一根线系在门把手上的鲁布•戈德堡装置。

我们是依据这些完形相互吻合的方式来理解句子的，其中包括由“枪、开火、瞄准”等组成的较小完形和“射杀某人、表演马戏”组成的较大完形。只有相对于这种理解，才会有真实与否问题的出现。只有据此对句子的理解足够接近对已发生事件的理解时，真实问题才是直截了当

的。但是当我们对句子的正常理解与事件的理解不一致时 会发生什么事呢？比如说，约翰利用鲁布·戈德堡装置，架起枪，瞄 准哈利某个时间将要经过的一个地方，然后在扳机. | :系上一条线。让 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A. 约翰挠耳朵导致枪向哈利开火。

B. 哈利开门导致枪向哈利开火。

在A例中，约翰的行为对开火负责，但在B例中，哈利的行为对 开火负责。这就造成A比B®：符合我们对句子的正常理解。因此，逼 问之下，我们可能愿意说A是“约翰 | fij哈利开枪”的真实例子。例子 B与我们对“开枪”的原型理解相差太远，以至于我们可能不愿意说 这是“约翰向哈利开枪”的真实例子。我们也不会说这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约翰应该对射击负主要责任。相反，我们还想作出解释.而不

仅仅是回答“真”或者“假”。这就是当由于与原型的某种偏差 我们对事件的理解不符合对句子的正常理解时通常所发生的情况。

本节内容，总结如下：

1. 理解一个句子在特定情况下是否为真需要理解该句子及其情境。
2. 当对句子的理解与对情境的理解紧密吻合时，我们认为句子为真。
3. 要理解与我们所理解的句子相吻合的某一情境，就需要：
 - a. 对没有内在方向的事物赋予方向（如把山看成有前后h
 - b. 对没有明确界限的事物（如雾、山）赋予实I本结构：
 - c. 提供一个使句子有意义的背景，即唤起一个经验完形（如 射杀某人，表演马戏），根据完形对情境进行理解；

根据其原型所界定的范畴（如枪、开火）“正常”理解句 子，尝试根据同样的范畴理解情境。

怎样理解一个常规隐喻为真？

我们已经看到了理解一个（不含隐喻的）简单句子为真所涉及的 内容。现在，我们想表明添加常规隐喻后也改变不了什么。我们以基 本相同的方式，认为它们为真。以“通货膨胀上升了”为例。理解这 句话可能为真的情境涉及两种投射。我们必须挑选一些通货膨胀的例 子，并将其视为一个可以量化，进而可以增加的物质。此外，必须赋 予增加以向上的方向。这两个投射组成了两种常规隐喻：“通货膨胀 是物质”（本体隐喻）和“多为上”（方位隐喻）。这个例子中对情境 的投射与前面提到的“雾在山前”的投射有个主要差异。就“雾”而 言，我们是通过可以更清晰描绘的自然界事物——有界限的物质实体 模型来理解自然界的事物（雾）。就“前面”而言，我们是以其他物 体的方向——我们身体的方向——来理解山的方向的。在这两个例子 中，我们是根据同是自然的物质来理解自然物质的。换句话说，我们 是根据同类中的事物来理解事物的。但是在常规隐喻中，我们是根据 不同类别的事物来理解的。例如，在“通货膨胀在上升”中，我们对 “（抽象的）通货膨胀”的理解是根据实物，而且，对通货膨胀增加（也是抽象的）的理解也是依据物理方向（上升）。唯一的区别在于我 们的投射涉及的是同类事物还是异类事物。

认为像“通货膨胀在上升”这样的句子为真，要做到以下几点：

.通过两个方面的隐喻投射来理解情境：

a. 把通货膨胀看作物质（通过本体隐喻）

b. 把多看成向上的方向（通过方位隐喻）

.根据两个相同的隐喻理解句子。

.这使得我们把对句子的理解和情境的理解吻合起来

因此，依据隐喻投射和非隐喻投射来理解何为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 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隐喻投射涉及的是从另一类别的事物来理解一 类事物。即隐喻投射涉及两类不同的事物，而非隐喻投射涉及的是同一 类

O

事物

这同样适合于结构隐喻。以“约翰在捍卫他的立场”为例。正如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通过“争论是战争”隐喻，争论的经验部分地以“战争”完形为依据构建。因为争论是隐喻类的经验，由常规隐喻“争论是战争”构建，因而得出结论：争论发生的情境可能是在这些隐喻条件下理解的。争论情境的理解涉及同时依据“会话”完形和“战争”完形。如果我们对情境的理解达到这种状态，即会话部分跟“战争”完形中一次成功的防守相吻合，那么对句子的理解将会吻合 对该情境的理解，我们就认为这个句子为真。

在隐喻和非隐喻的例子中，我们对如何认识真理的解释取决于我们对如何理解情境的解释。考虑到隐喻在本质上是概念问题，而非仅仅是语言问题，那么很自然人们就以隐喻方式来概念化情境。因为可以用隐喻方式来概念化情境，所以包含隐喻的句子与我们概念化的情境相吻合是可能的。

我们怎样认为新隐喻为真？

我们已经看到，跟非隐喻的句子一样，常规隐喻同样跟我们对真

理的解释相吻合。在这两种情况中，理解某一特定情境下一个句子为真牵涉到将句子的理解跟情境的理解相吻合。因为对情境的理解涉及常规隐喻，所以含有常规隐喻的句子没有我们对真理的解释产生什么特别的问题。这表明对新的，或者非传统的隐喻，我们的真理解释应该同样有效。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两个相关的常规隐喻和非常规隐喻：

给我讲讲你的人生故事吧。（常规隐喻）

人生是……一部白痴叙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非常规隐喻）

我们从句子“给我讲讲你的人生故事吧”入手，这个句子包含常规隐喻“人生就是一个故事”，这一隐喻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中。这一隐喻认为人生结构就像故事结构一样，整个传记和自传传统都以这个假设为基础。假如有人让你谈谈你的人生，你该怎么做？你会从早期的生活开始到现在，组织一个连贯的叙述。通常叙述会包含以下特征：

参与者：你和其他在你的生活中扮演某一角色的人

组成部分：背景、重要的事实、情节、重要的状态（包括现状和一些原始状况）

阶段：前提阶段：设置开始

开始阶段：同一时间设定中各情节发生前的原始状态 中间阶段：以连续时间为顺序的若干情节和重大状态 最后阶段：现在的状态

序列：连续情节和状态中的若干时间和/或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各个情节和状态之间若干因果关系

目的：目标：理想状态（可能在未来）

计划：你所启动的一系列情节，这些情节与目标有因果关系

或者：使你处于一个重要状态的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以便你通过一系列的自然阶段达到目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经验完形的极简版本，把人生看作一个故事，使其具有连贯性。省略了若干复杂性，例如，每个情节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具有相似结构的连贯的次级叙述。不是所有的人生故事都包含所有这些结构维度。

请注意，以连贯的人生故事来理解你的人生涉及突显某些参与者和组成部分（情节和状态），忽略或隐藏另一些，涉及从组成部分之间的阶段、因果关系来看待人生。“计划”意味着实现一个或一组目标。通常，人生故事将一个连贯结构赋予被突显的人生元素。

假如你讲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说“这就是我的人生”。如果你把突显的参与者和事件看得非常重大，认为它们以叙事结构所规定的方式连贯地吻合在一起，那么你认为你说为真将是合乎情理的。这个例子中的真实问题是叙述的连贯性是否与你人生中所看到的连贯性相匹配。正是人生中你所看到的这种连贯性使你的人生富有意义且十分重要。

现在，我们来看看怎样理解非传统隐喻“人生是……一部白痴叙述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毫无意义”。这个非常规隐喻唤起了“人

生是个故事”这一常规隐喻。智障者讲故事的最显著特征是不连贯。开始时好像有连贯性，有阶段、因果关系和总体意图，但突然会不断转变，使得你一路听下去一点连贯性也找不到，或者没有整体连贯性。对于我们来说，这种人生故事就没有连贯结构，因此无法为我们的人生提供意义。也没有办法将人生的某些事件突显为重要事情，即服务于目的，与其他重要的事情产生因果关系、符合阶段等。在一个视为故事的人生中，“充满喧嚷与骚动”的情节，代表狂乱、痛苦挣扎或者可能是暴力的时期。在一个典型的人生故事中，这样的事件会被看作是十分严重的，或创伤性的，或宣泄性的，或灾难性

的，或高潮性的。但修饰语“毫无意义”否定了所有可能的重要性，相反，它暗示，这些情节不能根据连贯整体中的因果关系、目的或可识别阶段来看待。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人生，我们将把隐喻当作事实。我们通常根据“人生是个故事”的隐喻来理解我们的人生经验，这使我们中许多人能够把这个隐喻看作为真。我们不断通过找出吻合某种连贯人生故事的连贯性来寻找人生的意义。而且，我们不断地讲述这样的人生故事并据此生活。当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时，我们不断地修改人生故事，寻找新的连贯性。

人生是

——部白痴叙述的故事”这一隐喻很适合这样一些人

的生活：生活环境变化如此彻底、迅速、始料不及，以至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有连贯的人生故事。

尽管我们知道，这些新的、非传统的隐喻会吻合我们对真理的总体阐释，但我们仍要强调，真理问题是隐喻研究中出现的最不相关、

最无趣的问题之一。“人生是

部白痴叙述的故事”这一隐喻的

真正意义在于在让我们尝试着理解它怎么为真时，使得我们可能对人生有一种新的理解。它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抱着我们的人生能够与一个连贯的人生故事相吻合的期待，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当生

活中那些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最显著的经历并不跟任何连贯整体相吻合，因而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时，这种期望不断受挫。通常，在建构人生故事时，我们忽略了许多极其重要的经历，只是为了能找出连贯性。“人生是……一部白痴叙述的故事”这个隐喻的作用就是唤起“生活是个故事”的隐喻，这就是抱着将那些重要的情节构成一个连贯整体的期待来生活，这样的一个连贯整体就是一个健全的人生故事。这一隐喻的作用就是唤起人们的这种期望，并指出，在现实中，期望可能会不断受挫。

理解情境：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一直在谈论真理的经验阐释要素。我们的阐释以理解为基础。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我们对何为理解情境所作的分析。

下面是到目前为止，对这一问题所作探讨的一个总结。

直接理解

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理解直接源自直接物理接触，这种接触是我们切近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体结构：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有界实体，直接感受某些我们能直接接触到的、同样有边界的实体。方位结构：我们认为自己以及其他事物有相对于我们所在的环境的某种方向（上一下、里一外，前_后，来一去等）。

经验维度：大多数时间，我们依据一些经验维度与其他人和物或者与我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直接互动。我们对直接遭遇到的实体进行范畴化，并依据这些范畴将我们的直接经验范畴化。

经验完形：我们的对象与实体范畴至少包括下列维度的完形：知觉维度、肌动活动维度、部分/整体维度、功能维度、目的维度。而我们的直接行为、活动、事件、经验范畴则是至少包括以下维度完形：参与者、组成部分、肌动活动、感知能力、阶段、线性顺序、因果关系、目的（行动的目标/计划，事件的最终状态）。这些构成了我们直接经验的自然维度。在各种直接经验中，不是每一种维度都发挥作用，但一般来说，大多数维度还是会起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的U

背景：一般来说，经验完形是作为一个背景，以便我们把经历的事理解解为完形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完形中，一个人或物可能被理解完形中的一个参与者，一项活动被理解完形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完形可能预设着另一种完形的存在，反过来，这另一种完形又可能预设着其他完形的存在，依此类推。其结果就是我们拥有了完全理解任何一个情境所必需的十分丰富的背景结构。大多数的背景结构是预设在我们诸多日常活动和经验中的，

因此不被我们注意到。

突显：将情境作为一个经验完形的实例来理解涉及挑选出与该完形的维度相吻合的情境要素，例如，挑选出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作 %

为完形中的参与者、组成部分、阶段等。这样就突显情境的这些方面，淡化或隐藏情境中与该完形不吻合的其他方面。

互动属性：我们直接经历的物体和事件的性质是我们与它们所处环境中互动的产物。也就是说，它们不是物体或经验的固有属性，而是互动属性P

原型：每个范畴都是依据原型构建的。事物根据其与原型的家族相似性被算作该范畴的成员。

间接理解

我们刚刚描述了直接经验中界定相当明晰的情境的方方面面是如何被理解的。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经验的许多方面是不能依据自然发生的经验维度来明晰界定的。人类情感、抽象概念，心理活动、时间、工作、制度、社会实践等尤其如此，甚至那些没有内在边界和方向的物体亦是如此。尽管它们也可以被直接体验，但无一能凭其自身来被完全理解。相反，我们必须凭借其他实体或经验，尤其是其他类别的实体或经验来理解它们。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解我们看到的雾在山前这种情境，要求我们把雾和山看作实体，而且要给山赋予前后方向。这种投射内建于我们的感知系统内。我们把雾和山理解成实体，山有前方，雾在山的前面。对山的前后方向的感知显然是互动属性，就像将雾和山视为实体。这就是间接理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是依据其他明晰界定的自然现象来理解这一自然现象的。

间接理解时我们就是在利用直接理解的资源。在雾与山的例子中，我们利用的是实体结构和方向结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处于单一的域中，即物体的域。但是，大多数间接理解涉及依据另一类实体或经验来理解一类实体或经验，即通过隐喻。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在直接理解中用到的所有资源都通过隐喻来服务于间接理解。
实体结构：实体和物质结构是通过本体隐喻被施加的。

方位结构：方位结构是通过方位隐喻被施加的。

经验维度：结构隐喻涉及依据一类事物或经验来构建另一类，但两类事物或经验使用的部分是相同的自然经验维度（例如，组成部分、阶段、目的等。）

经验完形：结构隐喻涉及把完形结构的一部分加诸另一个完形结构。

背景：就像在非隐喻理解中一样，经验完形在隐喻理解中起到一个背景的作用。

突显：隐喻突显采用与非隐喻完形相同的工作机制。也就是说，通过隐喻加诸情境的经验完形挑选出与完形的维度相吻合的情境要素，即参与者、组成成分、阶段等。这些也是隐喻所突显的，没有突显的则被淡化或隐藏。

因为新隐喻突显的东西通常不是我们正常概念结构所突显的，所以这些就成为突显最显著的例子。

互动属性：经验的所有维度本质上都是互动性的，所有的经验完形都涉及互动属性。6隐喻和非隐喻概念中俱是如此。

原型：隐喻和非隐喻范畴都是依据原型构建的。

真理以理解为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在情境的直接即时理解中发挥作用的概念系统的八个方面在间接理解中同样起到类似作用。不管我们从隐喻还是非隐喻角度理解情境，正常概念系统的这些方面都被使用到了。正是因为我们是依据概念系统来理解情境的，才能将一个运用了该概念系统的陈述理解为真，即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情境相吻合或不相吻合因而真

理是概念系统的一种功能。正因为我们的许多概念本质上是隐喻性的，同时也因为我们是依据那些概念来理解情境的，所以隐喻才可以为真或为假。

真理的经验主义阐释的本质

当就我们的目标来说，我们对一个陈述的理解与我们对一个情境的理解高度吻合时，我们认为在该情境下这一陈述为真。

这是经验主义真理论的基础，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我们的理论与真理符合论有相同的要素。根据最基本的符合观，陈述具有客观意义，这种客观意义指定该陈述为真的条件。真理由一个陈述和世界上的一些事态之间的吻合（或符合）组成。

我们反对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它忽视了真理是以理解为基础的。从以下意义来说，我们正在提出的经验主义观点就是一种符合论：

真理论就是一个关于在特定情境中认为一个陈述为真或为假究竟是什么意思的理论。

我们所说的话和一些世间事态之间的符合总是通过我们对陈述和事态的理解来调和的。当然，我们对情境的理解来自于我们与情境的互动。但我们可以对世界作出为真（或为假）的陈述，

是因为对陈述的理解可能吻合（或不吻合）我们对作出该陈述的情境的理解。

由于我们是依据概念系统来理解情境和陈述的，对于我们来说，真理总是与概念系统相关。同样地，因为理解总是不完全的，所以就不能

获得全部真理或对现实的明确解释。

第二，理解一件事情需要依据概念系统将其吻合到一个连贯的图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真理将总是依赖于连贯性。这就为我们提

供了连贯论的元素。

第三，理解也需要一个经验基础。从经验主义者的观点来说，概念系统来源于我们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不断成功的运作。我们的经验范畴以及构建这些范畴的维度不仅来自于经验，而且通过不断成功的运作被我们文化的所有成员不断地进行验证。这给我们提供了真理实

效论的要素。

第四，经验主义真理论与古典现实主义有一些共同要素，但不包括古典现实主义所坚持绝对真理。相反，它假定以下情况：

自然界是这个样子。文化是这个样子人也是这个样子。

人们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成功互动。人们不断与真实世界互动。

人类范畴化受到现实的制约，因为它就是以经过自然和文化互动不断检验的经验的自然维度为特征的。

古典现实主义专注于自然现实，而不是文化和个人现实。但是，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机构以及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人类跟自然界的树木、桌子或岩石一样真实。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应对的是社会现实、个人现实及自然现实，因此我们的解释可以被视为是扩展现实主义传统的尝试。

经验主义理论与古典客观现实主义有下列根本不同：人类的概念对应的不是事物固有属性，而是互动属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概念的本质可以是隐喻性的，并且可因文化不同而不同。

第五，跟我们有完全不同概念系统的人理解世界的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因此，与我们有不同的真理，甚至是不同的真理和现实标准。

从这个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对真理没有全新的解释。它

包括一些现象学传统的主要见解，例如，抛弃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强调经验构建中身体的中心地位以及该建构在理解中的重要性。我们的观点也符合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些关键元素：范畴的家族相似性、摒弃意义图式理论、摒弃意义组块理论，以及强调意义是相对于语境和个人概念系统的。

“客观真理”理论中的人类理解因素

以理解为基础的真理理论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理论”。我们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真理这么一回事。我们认为试图提出一种绝对真理理论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西方哲学认为可能存在绝对真理并着手给出解释。我们想指出对这个问题当代最显著的那些解决途径是如何在人类理解的方方面面建立起来的，而西方哲学家却声称理解被排除在外。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模型论方案对真理的解释，比方说，在克里普克和蒙塔古理论中所做的那样。这些模型是从被视为一组实体的话语的世界建构起来的。依据这组实体，我们可以界定世界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实体的所有特性以及实体间的关系都被规定。这些理论假定世界状态这一概念足够通用，适用于任何可能的情境，包括真实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像“雾在山前面”这样的句子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因为“雾”和“山”都有实体对应物，有“在……前面”这种关系把两种实体联系起来。但脱离了人类的理解，这种模型不能与世界本身对等。因为世界上没有明确界定的实体与“山”和

U

雾”相对应，而且“前面”不是山所固有的。这种实体结构和前后

方向是通过人的理解强加上去的。以这种模型论方法解释“雾在山前面”的任何尝试都不会是对客观、绝对真理的解释，因为这里涉及把人类的理解要素构建到这一模型中去。

那些试图提出满足经典塔斯基 (Tarski) 真理定义限制条件的真理理论之努力同样如此：

S"为真，当且仅当S

或更多的最新版本，例如，

“S”为真，当且仅当p（在一些普遍适用的逻辑语言中，p 是个陈述）

这些理论的原型，如下面这个用滥了的例子：

似乎有道理，因为人们有理由认为这句话有这样的意义，即雪是可以客观地辨认，以及雪固有的颜色是白色。但是下面这句又如何呢？

“雾在山的前面”为真，当且仅当雾在山的前面。

因为自然界中并不包含可以清晰辨认的实体这团“雾”和这座“山”，而且山本身没有前而，所以只有当人理解了山的前面是什么意思，了解了对“雾”和“山”的描述，此时这个理论才管用。

我们依据理解对真理作出的阐释与脱离人类理解对真理作出解释的标准方案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对于真理的不同解释导致对意义的不同解释。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取决T理解。没存理解句子，这个句子对于你来说就毫无意义。而且，意义总是相对于某个人的意义。脱离了人，就压根儿没有了句子本身的意义这么一回事。我们探讨句子意思的时候，说的是这个句子对某个人的意义，或是一个真实的人，或是言语社区里一个假定的典型成员。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理论完全不同于标准意义理论。标准理论认为完全可能抛开人类理解来对真理本身作出解释，其意义理论基于这样的真理理论。而我们认为这样的方案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建立在理解理论之上。在这样的解释方案中，隐喻发挥主要作用，不管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隐喻。隐喻基本上是理解的手段，与客观现实——如果有客观现实的话——没有多少关系。我们的概念系统本身就是隐喻性的；我们以隐喻来理解世界，来思考，来行动；隐喻不仅可以被理解，而R可以有意义，可以为真„这些都表明对意义和真理的充分解释只能建立在理解之 | %

第二十五章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神话

我们文化提供的选择

我们已经解释了真理是如何以理解为基础的。我们提出：真理与1概念系统有关，任何人类概念系统在本质上通常都是隐喻的；因此，没有完全客观、无条件、绝对的真理。对于许多在科学文化或其他将绝对真理视为理所当然的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我们的观点就是向主观性和任意性投降，向那种“矮胖锉墩子观念”的投降——这种观念认为事物的意义就是“我选择它来表达的意义”，不多也不少。

基于同样的理由，那些认同浪漫主义传统的人会把任何对客观主义的胜利看作是想象对科学的胜利，每个人都摆脱约束创造自己的现实这一观点的胜利。

这些观点都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基于一个错误的文化假设，即客观主义的唯一替代品是激进的主观主义，也就是说，你要么相信绝对真理，要么依据自己的意象建构世界。你如果不是客观的，那么就是主观的，没有第三种选择。我们认为我们提供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神话之外的第三种选择。

顺便提一句，我们使用“神话”(myth)这一术语并没有贬义。神话提供了理解经验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像隐喻一样，神话是理解我们周围发生事情所必需的。所有文化都有神话，人们不1

能没有隐喻，也同样不能没有神话。正如我们常把我们文化中的“隐喻”看作真理一样，我们也常把我们文化中的“神话”当作真理。客观主义神话尤其这样让人不知不觉。它不仅声称自己不是神话，而且使神话和隐喻成为被轻视和嘲讽的对象：根据客观主义神话，神话和隐喻不能当真，因为它们不是客观真实。我们将看到，客观主义神话本身就不是客观真实。何这并没有使它被轻视或嘲讽。客观主义神话是该文化成员H常运作的一部分，需要审查和理解。我们认为它需要补充，但不是通过其对立面主观主义神话，而是通过一种新的经验主义神话，这种神话更符合经验事实。为了清楚地了解经验主义神话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

要详细审视客观主义神话和主观主义神话。

客观主义神话

客观主义神话认为：

1. 世界由客体组成。客体有不依赖于体验任何人和其他生物的体验的属性。以岩石为例，它是一个分离的、坚硬的客体。即使宇宙中没有人或其他生物存在，它仍是一个分离的、坚硬的客体。

2. 通过体验世界中的客体和了解客体的属性以及客体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我们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例如，通过观察、抚摸、移动岩石等，我们发现岩石是一个分离的客体。通过触摸、试图挤压、踩踏、拿来撞击软的东西等，发现岩石是坚硬的。

3. 我们依据范畴和概念了解世界中的客体，这些范畴和概念对应于客体本身（固有）的属性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有了“岩石”这个词，它与“岩石”这个概念对应。拿到一块岩石，我们就能分辨出它属于“岩石”这个范畴，而一架钢琴、一棵树或一只老虎则不是。岩石有独立于任何生物的内在属性：是固体、坚硬、密度大、存在于自然界中，等等。依据这些属性，我们来理解“岩石”是什么。

4. 存在客观现实。我们可以说事情客观、绝对、无条件为真或为假。但由于受到人为错误的支配，即幻想、错误感觉、错误判断、情感、个人和社会偏见等，因而我们不能依赖个人的主观判断。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让我们能超越主观认识局限，来获得普遍有效、不带偏见的对事物的理解。科学最终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现实的正确的、确定的、普遍的解释，并通过其方法论，不断地向这一目标前进。

5. 词语有固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语言表达我们赖以思维的概念和范畴。为了能正确地描绘现实，我们需要与现实吻合的意义明晰精确的词语。这些词语或是自然出现的，或是科学理论中的科技术语。

6. 人能够做到客观，也可以客观地说话，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必须是明晰且精确界定的，必须是直截了当的，必须是吻合现实的。只有以这种方式说话，人们才能就外部世界进行精确的交流，才能作出可以判断客观真假的陈述。

7. 在客观表达中，人们总是能够避免使用隐喻和其他诗意的、新奇的、修辞的或比喻类的语言，而且也应该避免，因为它们意思不清楚、不精确，不能以任何明显方式与现实相吻合。

8. 一般来说，客观是好事。只有客观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从客观的、无条件的视角才能真正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他人、了解外部世界。客观性允许我们超越个人偏见和偏好，做到公平，不偏不倚地看待世界。

9. 客观就是理性，主观就是非理性，屈从于情感。

10. 主观性可能很危险，它会导致脱离现实。主观性可能不公平，因为它是个人观点，因而会带有偏见。主观性是自我放纵，因为它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主观主义神话

主观主义神话认为：

1. 在大多数日常实践活动中，我们依靠感觉，开发我们信赖的直觉。面对重大问题时，我们以自己的感觉和直觉指导行动，而不管别人怎么说。

2. 我们的感受、审美情感、道德实践和思想意识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们是纯粹主观的，无一不是纯粹理性或客观的。

3. 艺术与诗歌超越了理性和客观，使我们接触到更重要的情感和直觉现实，而这是通过想象，而非通过理性。

4. 想象的语言，尤其是隐喻，是表达经验中最具个人意义的独特方面所必需的。就个人理解而言，词语的普遍认同的意义却做不到这一点。

5. 客观性可能是危险的，它错过了对于个人来说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东西。客观性可能不公平，它必须无视我们经验中最相关的领域，而看重抽象、普遍、与个人无关的领域。基于同样的原因，客观性是无情的。并没有什么客观、理性的途径来获得感受、审美情感等。涉及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时，科学没有任何用处。

对隐喻的恐惧

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互相依存，都把对方当作对手，以反对对方来定义自己。客观主义与科学真理、理性、精确、公平和公正处于同一阵营；而主观主义与情感、直觉洞察力、想象、人道、艺术以及“更高真理”处于同一阵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都是各自领域的主宰，认为自己比对方要好，虽处在不同领域，却相互依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一个领域，在其中客观主义比较恰当，也有一个领域，在其中主观主义比较恰当。人们生活中分别受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支配的部分，因人而异，因文化不同而不同。有些人甚至试图让客观主

义神话或者主观主义神话来主宰其整个生活。

到目前为止，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客观主义处于统治地位，至少在名义上，声称统治着科学、法律、政府，新闻、道德、商业、经济学以及学术等领域。但正如我们所说，客观主义是个神话。

自古希腊以来，在西方文化中，真理和艺术双方之间一直关系紧张。艺术被视为幻象，通过与诗歌、戏剧之间的联系，与劝说性公众演讲传统结盟。柏拉图质疑诗歌和修辞，在其理想国中禁止诗歌，因为诗歌提供不了真理，还煽动情感，蒙蔽人类使其看不到真正的真理。作为劝说性作家的典型，柏拉图是这样陈述其观点的：真理是绝对的，艺术只不过是通过使用一种强大的修辞手法建构出来的幻象，这即是他的“地穴寓言”。柏拉图的隐喻对其绝对真理的观点作出了

微妙而优雅的表述，直至今今天仍在西方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诗歌具有积极价值：“确实，正确使用诗歌形式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到目前为止，最了不起的事却是成为一个隐喻大师”（《诗学》，1459a）；“普通的词语只能传达我们已知

的事物，而正是通过隐喻我们才能最充分把握住新鲜事物”（《修辞学》，1410b）。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隐喻运作理论是个经典理论，但其对隐喻诱发领悟能力的赞美却从来没有被继承到现代哲学思想中。随着实证科学崛起并成为真理模型，对诗歌和修辞的质疑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隐喻和其他比喻手段再次成为嘲讽的对象。例如，霍布斯（Hobbes）认为隐喻

很荒谬，情绪化，会误导人们；隐喻是“皂火

依据隐喻进行推理就是在无数的荒谬中彷徨，其结果是争论、煽动或鄙视”（《利维坦》，第五章第一部分）。霍布斯在“使用隐喻、借喻以及其他修辞手法，而非词语本身”中看到了荒谬，“因为尽管在普通话语中人们大可以说这条路通向这里或者那里；这条谚语说这样或那样，但是道路不能走（go），谚语不能说（say），然而在猜想、寻找真理中，这种说法是不被承认的”（同上）。

洛克（Locke）延续实证传统，同样鄙视比喻语言，认为它是一种修辞的工具，是真理的敌人：

……如果我们要谈论事物本身的样子，我们必须承认除了有序和清晰外的所有修辞艺术、雄辩中所创造出来的词语的所有做作和比喻性的运用只会滋长出错误的思想、激发热情，从而误导判断，除此之外别无他用，因而只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因而1不管演说家在长篇宏论和备受欢迎的演说中把它们变得如何倍受称赞与承认，在所有自认是起告知或指示作用的话语中，它们毫无疑问应完全避免使用；在关乎真理和知识的地方，它们的使用就只能被认为是语言或语言使用者的一个巨大错误……很显而易见，人们是多么喜欢欺骗和被欺骗，因为修辞这一错误和欺骗的有力工具居然拥有知名的教授，被公开教授，且一直拥有崇高的声誉。（《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实证主义传统中对隐喻和修辞的恐惧实际就是对主观主义的恐惧，也就是对情感和想象的恐惧。词语被认为有“恰当的意义”，据此，真理得以表达。隐喻性地使用语言就是使用词语不恰当的意义，激发想象力，进而激发情感，其结果是使我们远离真理，走向幻象。塞缪尔·帕克（Samuel Parker）绝妙地总结了经验主义者对隐喻的不

信任和恐惧：

所有只用隐喻术语表达的哲学理论不是真正的真理，而是用一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语装扮出来（像芭比娃娃一样）的想象的产物……因此，漫无边际的华丽幻想爬上了理性的床第，这种不贞的非婚拥抱不仅玷污了理性，而且在人的大脑里孕育出鬼魂，而非对于事情的真正构想和注意。（《柏拉图哲学之自由公正批判》[Free and Impartial Censure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技术使科学更加强大，工业革命也成了泯灭人性的现实，对此诗人、艺术家和临时哲学家们都作了回应：发扬浪漫主义传统。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都欣然将理性、科学和客观现实留给人性泯灭了的实证主义者，而把情感作为自我理解的指南，把想象视为获取更高真理的更人性化手段。科学、理性以及技术使人们疏离自我及其自然环境——或浪漫主义如是说。他们把诗歌、艺术及回归自然看作是人们找回失去的人性的方法。艺术与诗歌没有被视为理性的产物，而是被看作“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后果是艺术家和诗人与主流社会疏离开来。

通过拥抱主观主义，浪漫主义传统强化了真理与理性这一方跟艺术与想象这一方之间的二分法。浪漫主义不再相信理性，正中客观主义神话的下怀，其力量自此不断增强。然而浪漫主义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领域，在其中，主观主义仍然占支配地位。与客观主义领域相比，这是一个贫瘠的领域。就我们社会中的真正权力而言

（即在科学、法律、政府、企业、媒体中），客观主义神话至高无上。主观主义在艺术，或许还有宗教中已经为自己划出了一个领地。我们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把它看作是客观主义领域的附属物，退而求情感和想象。

第三个选择•经验主义的综合

我们否认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我们的唯一选择，提出了理解和真理的另一种经验主义阐释。我们抛弃了客观主义所谓存在绝对无条件真理的观点，也不接受真理只能通过想象获得且不受外界环境制约的主观主义观点。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隐喻，是因为隐喻把理性和想象统一起来。最起码，理性涉及范畴化、蕴涵和推论。想象的诸多方面中的一个涉及从一种事物的角度看待另一事物，即我们所谓的隐喻思想。因此说，隐喻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由于我们日常思维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以及我们日常的推理牵涉到隐喻性蕴涵和推论，因此，普通理性其本质就是富于想象力的。鉴于我们依据隐喻性蕴涵和推论来理解诗意的隐喻，同理，我们可将诗意想象的产物视为本质上部分是理性的。

隐喻是我们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它帮助我们部分理解那些无法完全理解的事物，如我们的情感、审美经验、道德实践、思想意识。这些想象的尝试并非没有理性，因为使用了隐喻，它们采用的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

经验主义阐释弥合了客观主义神话和主观主义神话关于公正性以及做到公正客观的可能性之间的鸿沟。一方面，客观主义神话提供的选择是绝对客观，另一方面，主观主义神话提供的选择则是纯粹的主观直觉。我们已经看到，真理与理解相关，意思是说不存在一个绝对观点，能让我们从中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客观真理。这并不是说没有真理，只是说真理与我们的概念系统相关。这一概念系统是基于我们和我们文化中的其他成员与他人和与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日常互动而获得的经验，并由其不断检验的。

虽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但是可能存在一种与文化的概念系统相关的客观。在社会事务中，公正和公平就是超越相关个人偏见。在科学试验中，客观的目的就是分析出个人幻想与错误的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可以成功析出个人偏见，来达成相对于一个概念系统和一套文化价值的完全客观，也不是说我们过去做到过。这仅仅是说，纯粹的主观直觉并非总是我们的唯一依靠。这也并不是说，某一特定文化中的概念和价值就是该文化中何为公平的最终裁决者。可能存在一种跨文化的概念和价值，它们界定了完全不同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公平的标准。例如，在纳粹德国视为公平的事，在国际社会则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在我们身边，经常会有一些诉讼案列，涉及价值观冲突的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公平问题。这时，主流文化通常依据其价值观来定义公平，但这些主流文化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经常招致其他文化的批判。

客观主义神话和主观主义神话都没有看到的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是通过与世界进行互动。客观主义神话没有看到的是：理解以及由此获得的真理必然跟我们的文化概念系统相关，而且，这种理解不能框定在任何绝对或中立的概念系统中。还有一点是客观主义神话没有看到的，那就是人类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的，牵涉到以一种事物来富于想象地理解另一种事物的这一事实。而主观主义神话所没有看到的是：我们的理解，即使是最富想象的理解，都是依据一个概念系统的，这个概念系统源自我们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成功运作。主观主义同样没有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隐喻性理解涉及隐喻蕴涵，隐喻蕴涵是一种

富于想象的理性形式。

第二十六章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中的客观主义神话

我们对客观主义神话的挑战

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直至当今，客观主义神话一直统治着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我们可以获取关于世界的绝对和无条件真理的观点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石。客观主义神话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传统中都很流行，它们在此问题上的唯一区别是对我们如何获得这样的绝对真理作了不同解释。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唯有与生俱来的推理能力能给我们带来真实事物的知识。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来自于我们的感知（直接或间接），并且由知觉的各个元素构建。康德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综合也属于客观主义传统，尽管他声称，对任何事物的了解都不可能与事物本身一样。康德之所以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是因为他声称，依据所有人类可以通过感觉体验的各种事物（他的经验主义遗产）这一点，我们能够通过运用普遍理性

获得普遍有效的知识和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他的理性主义遗产）

西方哲学中的客观主义传统在逻辑实证主义者、弗雷格传统、胡塞尔传统的弟子们中间保留至今，而在语言学中，则是在源自于乔姆斯基传统的新理性主义中保留至今。

我们对隐喻的解释与这一传统背道而驰。我们认为隐喻对于人类理解必不可少，隐喻是我们生活中创造新意义和新现实的一个机制。这使我们与大多数西方哲学传统不一致，他们认为隐喻是主观主义的代理人，因此，也是对追求绝对真理的颠覆者。此外，我们对常规隐喻的观点，即它贯穿于我们的概念系统，是理解的主要机制，也使我们与当代语言、意义、真理和理解的观点不一致。而这些观点统治着近代英美分析哲学，在许多现代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中从未被质疑。下面的观点是这些关于语言、意义、真理和理解假设的代表。并不是所有的客观主义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能接受所有这些假设，但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似乎接受其中的大部分。

真理是关于使言语吻合世界的问题。

自然语言的意义理论以真理理论为基础，不依赖于人类理解和使用语言的方式。

意义是客观的、无实体的，不依赖于人的理解。

句子是具有内在结构的抽象客体。

句子的意义可以从其各部分的意义和句子结构中获得。

交流是说话者给听话者传递具有固定意义的信息问题。

一个人如何理解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句子客观的意义功能和一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以及说这话的语境的那些事情。

我们对常规隐喻的解释与所有的这些假设都不一致。句子的意义是依据概念结构给出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自然句子的概念结构在本质上是隐喻的。就像常规隐喻一样，概念结构是以自然和文化经验为基础的。因此，意义从来不是无实体的，或客观的，它总是建立在对概念系统的获取和利用的基础之上。而且，真理总是依据概念系统和构建该概念系统的隐喻提出的。由此得出，真理不是绝对的、客观的，而是基于理解的。因此，句子没有内在的、客观规定的意义，而且交流也不仅仅是这样的意义的传达。

为什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释与标准的哲学和语言学立场如此不同？其原因一点也不明显。最基本的原因是所有的标准立场都是以客观主义神话为基础的，而我们对隐喻的解释与其不一致。我们与跟这

些基本问题相关的主导理论存在极大分歧，这需要作出解释。隐喻理论怎样才能对源自主导西方哲学传统的真理、意义和理解的根本假设提出质疑？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对语言、真理和意义的客观假设给出比我们迄今为止的解释都更为详尽的阐释。这就需要详细解释 (a)客观假设是什么？ (b)其动因是什么？ (c)它们对语言、真理和意义的总的解释有什么意义？

这样分析的目的在于不仅仅是为了把我们的语言观与标准语言观区分开来，而且是为了通过例子来说明在西方文化中客观主义神话的影响是多

么大，而我们通常都没有注意到。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表明我们文化中许多问题可能源自对客观主义神话的盲从接受，同时表明我们

还有不依赖激进主观主义的另一种选择。

标准意义理论是如何根植于客观主义神话的

客观主义传统是以客观主义神话为基础的，而这种神话对意义理论有着非常具体的后果。我们想要展示一下这些后果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客观主义神话中涌现出来，以及为什么从经验主义观点来看它们站不住脚。不是所有的客观主义者都持以下所有观点，但通常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持其中大多数观点。

意义是客观的

客观主义者完全依据客观真伪条件对意义进行刻画。在客观主义者的观点里，语言规约赋予每个句子以“客观意义”，这种意义通过给定称作“指示语”的某些语境要素来决定客观真理的条件，即说话人是谁，听众是谁，说话的时间、地点，“这个”、“那个”等词语指代的物体，等等。因此，句子的客观意义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人碰巧理解该句子的方式或者他是否真地理解这个句子。例如，可以训练鹦鹉用英语说“下雨了”但鹦鹉根本不能理解这个意义。不管是人说还是鹦鹉说，这个句子都有相同的客观意义。如果当时碰巧在下雨，这句话为真，如果没有，这句话为假。鉴于意义的客观解释，如果了解句子为真或为假的条件，人们就可以理解句子的客观意义。

客观主义者不仅假设存在客观真伪的条件，而且假设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条件。这被视为显而易见的。看看你的周围。假设在你旁边的地板上有支铅笔，那么句子“地板上有支铅笔”就为真；而且，如果你会说英语，也感知到了地板上的铅笔，你也会认为这句话为真。这样的句子都有客观真伪，你可以接触到无数这样的真理。既然人们可以理解一个句子为客观真实的条件，那么一种语言就可能有一些规约，来将这样的客观意义指派给句子。因此，在客观主义者看来，将句子与客观意义配对在一起的这种语言规约就将取决于说话者能够将句子理解为具有客观意义。这样一来，如果一个客观主义者说理解一个句子的（字面的）意义，那么其实他说的是理解是什么使句子为客观真伪。一般来说，客观主义者所谓“理解”的意思就是限定在理解真伪的条件。

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理解”的意思。当我们说客观主义者把意义 看作不依赖理解时，“理解”是指我们的意思，而非他们的。

意义是无实体的

在客观主义者看来，客观意义不是任何人的意义。只有当意义独立于人类的语言或行为，才可以说自然语言中的表达有客观意义。也就是说，意义一定是无实体的。例如，弗雷格是这样将作为符号客观意义的“意义（sense）”与“观念（idea）”区分开来的：“观念”来自于

我曾经的记忆和感官印象，以及我的内在和外在行为……观念是主观的……鉴于此，只是谈论意义时，无须有什么顾虑。但严格来说，在谈论观念时，必须加上是谁的观念以及什么时候的观念。[弗雷格，1966,第59-60页]

弗雷格的“意义”就是客观的无实体的意义。每一个语言表达都有与之相关的无实体的意义，这使人想起‘意思就在字里行间’这一“管道”隐喻。

弗雷格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在理查德·蒙塔古的门徒以及其他

许多人的作品中仍能看到。在语义学著作中，没有一本认为句子意义取决于人类理解的方式。正如蒙塔古所说：“跟唐纳德·戴维森一样，

我认为构建一个真理理论

或者说一个在任意说阐释背景下的更为

普遍的真理观念

是严肃的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基本目标。”（1974，

第〔88页〕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是“任意说阐释”。蒙塔古认为意义和真理理论是纯粹的数学工作，其目标是维持这一“任意性阐释”不受任何跟人有关的事物的影响，尤其是与人类心理和理解有关的问题。他希望他的理论适用于宇宙中所有的存在物，不受任何特殊种类的存在物强加的任何局限。

撇开人和人类理解，使话语与世界相吻合

客观主义传统认为，语义学就是对语言表达如何不受人理解的干扰，直接吻合世界的研究。或许大卫·刘易斯对这一立场的陈述是最清楚的：

我的建议也不会符合这些人的期望，他们只要一分析意义，就立刻会求助于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即意图、感官经验、心理观念或者是社会规则、规约、规律。我区分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对作为抽象语义系统的可能语言或语法的描述，其中符号与世界的某个方面相关联；第二是对心理现实和社会现实的描述，其中的一个抽象语义系统就是一个人或一个人群所使用的那个抽象语义系统。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只会引起混淆。（刘易斯，1972,第170页）

在这里刘易斯遵循蒙塔古的做法，试图对语言如何与世界相吻合，即“符号如何与世界的一些方面相关联”作出解释，这一解释要足够通用、足够任意，能够与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关于人们如何使用，如何理解语言的心理事实和社会事实。 -

意义理论基于真理理论

由于可能不依赖人类理解对客观真理作出阐释，于是便可能提出

一个客观意义理论。在客观主义的真理阐释中，句子本身可能与世界相吻合或不相吻合。若相吻合，这个句子为真，若不吻合，这个句子则为假。这就直接引发了基于真理的、对意义的客观阐释。刘易斯也再次清楚地表明：“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决定句子真伪条件的那个东西。”（1972,第173页）

通过莱考夫（1972）和刘易斯（1972）提出的方法，这已经被归纳为给像命令和承诺这样的施为句赋予意义。该方法使用的真理定义是“与世界吻合”，从技术上来说，这是以模型中的满足条件来定义的。同样地，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也是依据满足条件或“与世界吻合”来定义的。我们下面谈到“真”与“假”时，应该理解为我们是从满足条件来说的，我们也包括言语行为和陈述。

意义独立于使用

真理的客观阐释要求意义也是客观的。要想意义客观，它就必须排除所有主观成分，即特定语境、文化或理解方式所特有的一切事物。就

像唐纳德·戴维森所说：“44词语和句子可以脱离特定使用语境 被赋予字面意思和真值条件。”（1978,第33页）

意义是合成的——组块理论

根据客观主义神话，世界是由物质组成，这些物质具有明确界定的 内在特性，不依赖于其体验者，这些物质在特定的时间点有固定的 关系。客观主义神话的这些方面造就了意义的组块理论。如果世界是 由确定的物质组成，我们就可以用语言给它们命名，如果这些物质有 确定的内在属性，我们就可以用一元谓词来对应每一个特性；如果一 个物体与其他物体有固定的关系（至少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我 们就可以用多元谓词对应每一种关系。

假设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语言，我们可以使用这 种语言的句法来构建与世界上任何情境直接对应的句子。整个句子的 意义将是其真值条件，即句子与某种情境相吻合的条件。整个句子的 意义完全取决于各个部分的意义以及各个部分之间如何吻合到一起。 各个部分的意义将规定什么名称会挑选出什么物体，什么谓词会挑选

什么样的属性和关系。

客观主义的各种意义理论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组合性的，即它们都 是而且也必定是组块理论。因为，对于客观主义来说，世界是由组块 构成的，即可以界定的物体和清晰描绘的属性和关系。而且，每个句 子一定包括所有必需的构建模块，连同句法。除此之外无需任何其他： 更多的东西来提供句子的真值条件。他们排除掉的所谓“任何其他更 多的东西”就是任何形式的人类理解。

客观主义允许没有人类理解的本体相对性

逻辑实证主义者（例如卡尔纳普[Carnap]）试图通过构建一个 普遍适用的形式（逻辑）语言，来执行一个客观主义方案。这种形式 语言包括上述所有组块属性以及我们已经探讨过的所有其他特征。理 查德·蒙塔古（1974）声称已经提出了一个“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能 把自然语言映射到这样一个普遍适用的形式语言。

奎因（Quine）反对这样的普遍主义观点，他指出每种语言都有 其固有的本体论，什么是物体、属性或关系因语言不同而不同。这一 观点就

是“本体相对性”主旨。

在客观主义方案内坚持本体相对性而不求助于人类的理解和文化差异是可能的。这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不相信有什么可能来构建一个能够充分翻译所有自然语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语言。相反，相对主义声称每一种自然语言都以不同的方式划分世界，总是挑选出确实存在的物体、确实存在的各种属性和关系。但是，不同的语言可能会有不同的内在本体，一般来说，不能保证任何两种语言都可用共同标准来测量。

因此，客观主义意义理论的相对性版本认为，意义和真值条件是客观规定的，但不是普遍性的，而只能是相对于特定的语言。这种相对性的客观主义仍然坚持客观主义神话，声称真理是客观的，世界上存在有内在属性的物体。但是，根据相对客观主义，在一种语言中可表达的真理不一定可以翻译到另一种语言中，因为每种语言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划分世界。但是，无论语言选择什么样的实体，它都是世界中客观存在的实体。在这种解释中，真理和意义仍然是客观的（尽

管是相对于特定语言），人类理解仍然被认为与意义和真理无关而被排除在外。

语言表达是客体：客观语言学的前提

按照客观主义神话，物体具有自身内在的属性，物体之间有不依赖于任何体验者的理解而存在的关系。写下来的单词和句子很容易被看作物体。从古至今，这一直是客观语言学的前提：语言表达有其自身内在的属性，相互之间存在固定关系，不依赖于谁是说话人或谁来理解。作为物体，它们包含组成部分，即构建模块：单词由词根、前缀、后缀、中缀组成；句子由单词和短语组成；语篇由句子组成。在一种语言中，各个部分依赖组块结构和它们内在的属性，彼此处于不同的关系中。传统上，对组块结构、各个部分内在属性以及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语法。

客观语言学认为自己是唯一科学的语言学研究。客体本身必须能不依赖语境和人们的理解方式而被分析。就像在客观主义哲学中一样，语言学中既有经验主义传统，又有理性主义传统。经验主义传统是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哈利斯（Harris）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为

代表的现代美国结构主义，他们把文本作为科学研究的唯一对象，

理性主义传统是以雅各布森(Uakobson)这样的欧洲结构主义者和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f)、乔姆斯基(Chomsky)这样的美国学者为代表，认为语言具有心理现实，语言表达就是心理真实的物体。

语法独立于意义和理解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客观主义神话是如何引发这样一种语言观的，即语言表达是具有内在属性、组块结构和相互间固定关系的物体。根据客观主义神话，存在的语言物体以及它们的组块结构、属性和相互关系都是独立于人的理解方式的。顺着语言表达是物体这一观点，可以得出语法是可以独立于意义和人的理解来研究的。

这种传统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他坚定认为语法是纯粹的形式问题，与意义和人类的理解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据乔姆斯基的定义，语言中涉及人类理解的任何方面，都是语法研究之外的事。乔姆斯基使用术语“语言能力”来与“语言运用(语言行为)”形成对照，试图把语言的某些方面界定为他认为的科学语言学的唯一合法的研究对象，即我们所称的理性主义模式的客观语言学，它只包括纯粹的形式问题，排除所有人类理解和语言使用问题。尽管乔姆斯基把语言学看作心理学的分支，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独立的分支，一个绝不依赖于人们真正理解语言的方式的分支。

客观主义交流理论：一个管道隐喻的版本

在客观主义语言学和心理学中，意义和语言表达都是独立存在的物体。这样的观点引发了一种非常贴管道隐喻的交流理论。

意义是物体。

语言表达是物体。

语言表达有自身的意义。

在交流中，说话人通过与意义关联的语言表达把固定的意义传达给听话人。

在这种解释中，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可能的，交流失败都是主观错误的问题：既然意义客观地存在于词语中，交流失败要么是因为你没有使用正确的词语来表达你的意思，要么是因为你被误解了。

理解的客观阐释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已经解释了客观主义者所说的理解一个句子的字面客观意义——即理解一个句子客观真伪的条件——是什么意思。然而，客观主义者承认，在特定的语境中，一个人可能把一个句子理解为字面意思之外的其他意思。这种其他意思通常被称作“说话人的意思”或“表达者的意思”。通常，客观主义认为任何对理解的充分解释都将不得不解释上述情况。（参见格莱斯[Grice], 1957）

例如，在一个明显带讽刺的语境中说：“他是个真正的天才。”根据客观主义的解释，“他是个真正的天才”有客观的意义，即他很有智慧，但这句话以讽刺的口吻说出来，说话人意图传达的是相反

的意思，即他完全是个白痴。在这里，说话人的意思与句子的客观意义相反。

在适当的讽刺语境中，说话人意思的这种解释可以表示如下：

(A) 说一个句子 S ($S =$ “他是个真正的天才”)，这个句子有客观的意义 M ($M =$ 他很有智慧)，说话人想给听话人表达客观的意义他是个真正的白痴)。

对于某个人的意义在客观主义框架中就是这样被解释的。在特定的语境中，句子 (A) 客观上可以为真或为假。如果 (A) 为真，而且听话人听出了说话人的意图，那么无论对于说话人还是听话人来说，句子 S (“它是真正的天才”) 的意思都是“他是个真正的白痴”。

言语行为理论家首创的这种技巧已经被改编到客观主义传统里，作为从句子的客观意义，或者说，客观真伪条件中提取对某个人而言的意义的一个方法。这一技巧涉及用两种客观意义—— M 和 M' ，连同也有客观意义的句子 (A)，来对说话人意义和听话人意义作出解释，也就是说，对某人而言的意义。当然，这涉及要认出说话人的意图是客观真实的，这一点有些客观主义者可能会否认。

我们在这给出的是一个讽刺的例子， M 和 M' 意思相反，也就是说，真值条件相反。说字面意思的话就是 $M = M'$ ，客观主义方案将此视为通用技巧，来解释对某人而言的意义的所有情况，特别是一个人说一件事却意味着别的什么的这些情况，如夸张、轻描淡写、暗示、反讽，以

及所有的比喻语言，尤其是隐喻。执行这一方案将涉及 制定一个能够回答下列问题的总的原则：

假定有句子S,其字面客观意义M，假定有相关的语境知识，是 什么特殊原则使我们预测这一语境中说话人的意思M'？

这尤其适用丁•隐喻的情况。例如，“这个理论是由廉价的灰泥构成的” 这个句子，在客观主义者的阐释中，有一个字面的客观意义，即“这个理论是由廉价的灰泥构成的”，但这个字面客观意义为假。之所以

为假是因为理论不是可以由灰泥构成的事物。然而，“这个理论是由廉价的灰泥构成的”可以显示说话人的意思（M'）,即这个理论很 弱，这层意思可能为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提出一个 普遍的阐释原则，通过这个原则听话人可以从句子S（“这个理论是 由廉价的灰泥构成的”）出发，经由客观意义M（这个理论是由不贵的砂浆构成的）来理解说话人意图表达的意义M₁（这个理论很弱）。 客观主义者将所有的隐喻都视为间接意义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 M不等于M'。所有包含隐喻的句子都有客观含义，在典型的情况下， 这些客观含义或明显为假（例如，“这个理论是由廉价的灰泥构成 的”），或明显为真（例如，“墨索里尼是一个动物”）。认为一个句子（例如，“这个理论是由廉价的灰泥构成的”）是隐喻，通常涉及间接 地理解为这个句子传达普一个客观的含义从（这个理论很弱），它不 同于字面的客观意义M（即这个理论是由不贵的砂浆构成的）。

因此，客观主义者对理解的阐释总是以其对客观真理的阐释为基 础的。它包含两种理解：即直接理解和间接理解。直接理解是依据句 子客观为真的条件，对句子客观字面意义的理解。间接理解涉及理解 说话人什么时候用一个句子来表达一个间接的意义，这个时候说话人 表达的意义可以依据客观真值条件来直接理解。

客观主义的隐喻解释有四个必然的结果：

根据定义，不可能有隐喻概念和隐喻意义。意义是客观的， 意义规定客观真理的条件。根据其定义，意义就是刻画世界是什 么或可能是什 么的方式。客观真值条件压根儿就不提供一种从一 事物看待另一事物的方法。因此，客观意义不可能是隐喻性的。

既然隐喻不是意义的问题，那么它只能是语言的问题了。从客观主义观来看，隐喻最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谈论某一客观意义 M_i 的间接方法，该方法通过使用字面上用来探讨某个其他客观意义 M 的语言，而通常这一客观意义 M 明显为假。

还是根据定义，不会有字面（常规）隐喻这回事。当时，即说话人的意义就是客观意义时，一个句子就是用作其字面意思。只有在 $M \neq M'$ 时，才会出现隐喻。因此，根据客观主义

只有通过使我们看到客观相似性，即客观意义 M 和 M' 之间的相似性，隐喻才对理解有所帮助。这些相似性一定是建立在物体的共有内在属性，即物体本身真正具有的属性的基础之上。

因此，客观主义对意义的阐释与我们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完全不同。这种客观主义的意义观和隐喻观从古希腊时就有了。它符合“管道”隐喻（即意义就在字里行间中），符合客观主义神话。

第二十七章隐喻如何揭示客观主义神话的

局限性

哲学中客观主义传统的核心直接来自于客观主义神话：世界由具有内在特性和相互间任何时候都有固定关系的不同物体组成。以语言学证据（尤其是隐喻）为基础，我们认为，客观主义哲学没能解释清楚我们理解我们的经验、思想和语言的方式。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充分解释需要：

——把物体看作我们与世界互动和我们对世界的投射相关的实体。

——把特性看作是互动的，而不是内在的。

——把范畴看作为通过原型定义的经验完形，而不是把它们看作通过集合理论严格固定和定义的。

我们认为，与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和人们理解自己语言和经历的方式有关的问题是经验问题，而不是先验哲学假设和论证。我们选择了• 隐喻和从这些问题可能的证据范围来理解隐喻的方式。我们关注隐喻是因为以下四种原因：

客观主义传统中对隐喻鲜有兴趣，语义学（客观意义）研究完全将隐喻排除在外，认为它与真理解释最不沾边。

但是，我们发现隐喻到处都是，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语言中，而且在我们的概念系统中。对于我们的概念系统来说，如此根本的任何现

象对真理和意义的解释都不重要，这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观察到，隐喻是我们理解经验的最基本的机制之一。这与客观主义的观点不一致。客观主义认为，在意义和真理的解释中，隐喻只是外围的，在理解中最不起作用。

我们发现，隐喻可以创造新的意义、新的相似性，并因此定义一个

新的现实。这样的观点在标准客观主义中没有立足之地。

常规隐喻的客观主义解释

我们讨论的许多事实在客观主义传统中早已为人所知，但是，我们对其给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客观主义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看作是构建我们日常概念系统的常规隐喻概念。对于他们来说，隐喻仅仅是语言问题，根本没有什么隐喻概念。

客观主义认为，我们看作隐喻概念的例子（例如，“我们无法消化所有这些事实”中的“消化”）中的单词和词组根本不是活隐喻。对于他们来说，“消化”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字面（客观）意义：消化食物的消化₁，消化思想的消化₂。据此解释，“消化”会有两个同音异义字，像bank（堤岸和银行）一样。

一个客观主义者可能会承认消化思想曾经是一个隐喻，但是，他会声明它不再是隐喻了。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死隐喻”，它已经约定俗成了，有了自己的字面意义。这就是说有两个同音异义的“消化”。

客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消化₁和消化₂有相似的意义，这种相似性是原始隐喻的基础。他会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字被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意思；它曾经是一隐喻，成了语言惯例的一部分；把古老的隐喻意义看成新的字面意义，隐喻就消失了，固化了。

客观主义者注意到，作为死隐喻基础的相似性今天仍然能够觉察到。

根据隐喻的客观解释，最初的隐喻是•种用法和说话人意思，而不是字面的客观意义。它必然会通过将通用说话人意义公式运用到此例子来产生（此处消化只指消化食物）

在说一句有字面客观意义M（M = 我不能通过消化道中化学和肌肉的运动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身体能吸收的形式）的句子S（S = “我不能消化他的思想”）时，说话者想要给听话人传递说话人的意思M’我不能通过心理活动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头脑可以吸收的形式

要使这种客观解释站得住脚，有两件事必须为真。第一，指思想的、说话人预期的意义M'必须是客观赋予的意义，满足客观真理条件。换句话说，由于内在特性，下面的说法对于头脑和思想必须是客观真实的：

由于内在特性，思想必须是有形式、可转化、可被吸收进头脑的一种东西。

由于内在特性，头脑必须是能完成心理活动、转化思想、把它们吸收进来的一种东西。

第二，隐喻最初必须建立在M和M₁之间既存的相似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头脑和消化道必须有共同的内在特性，就像思想和食物必须具有共同的内在特性一样。

总结如下：死隐喻对“消化”的解释如下：

“消化”最初指的是食物概念。

通过活隐喻，“消化”被转移到基于食物和思想之间既存的客观相似性的思想领域一个既存客观意义上。

最终，这一隐喻死亡了，隐喻的用法“消化思想”成了常规用法。因此，“消化”有了另一种字面客观意义，一种出现在中的意义。根据客观论解释，这被看作是给缺乏字词表达的既存意义提供词语的典型方式。所有这样的情况都被视为是同音同形异义词。一般来说，客观主义者必须根据同音同形异义观点（通常是弱同

音同形异义观点）或抽象论观点探讨我们所有的常规隐喻数据。这两种观点都依靠以内在特性为基础的既存相似性。

客观主义解释的问题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常规隐喻的客观解释需要抽象论观点或同音同形异义的观点。而且，常规和非常规隐喻的客观解释是以既存的内在相似性为基础的。我们已经提出了详细的理由来反驳所有的这些观点。这些观点现在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它们不仅表明隐喻的客观论观点是不恰当的，而且表明整个客观论方案是以错误的假设为基础的。为了

看清客观论隐喻解释究竟在哪些方面不恰当，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反驳抽象论、同音异义和相似性观点之论据的相关部分，它们都跟客观论对常规隐喻的解释相关。

相似性观点

我们在讨论“思想是食物”的隐喻中看到，尽管隐喻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但是相似性本身不是内在的，而是基于其他隐喻的，尤其是基于“头脑是容器”、“想法是物体”的隐喻和“管道”隐喻。“想法是物体”这一观点是实体通过本体隐喻在心理现象中的投射。“头脑是容器”的观点是由“里—外”方向的实体状态在认知能力中的投射。这不是想法和头脑的内在客观属性。它们是互动属性，反映我们凭借隐喻来设想心理现象的方式。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关于“时间”和“爱情”的概念。我们是分别从“时间是一个移动的物体”和“时间就是金钱”的隐喻来理解像“采取行动的时间已经来到”和“我们需要预算一下我们的时间”这样的句子的。但是，在客观主义理论里没有这样的隐喻。这两个句子中的“来到”和“预算”是死隐喻，即同音异义字，是历史上从曾经的活隐喻派生而来的。这些曾经的活隐喻，一方面，必须基于时间和移动的物体之间的内在相似性，另一方面，必须基于时间和金钱之间的内在相似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相似性不是内在的，是它们本身通过本体隐喻创造的。

对牵涉“爱情”概念的表达进行内在相似性分析更加困难，如，“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的”，“我们之间互相吸引”，“这段感情结束了”。“爱情”概念本身并不是界定清晰的；我们的文化给我们提供/以常规隐喻来看待爱情经历的常规方法，例如，“爱情是一段旅程”，“爱是一种自然的力量”，等等，我们的语言反映了这些。但是，根据（基于死隐喻，或弱同音[同形]异义观，或抽象观）的客观主义解释，“爱情”概念必须依据内在属性，充分地明确界定，能够与旅程、电磁和重力现象、病人等具有内在相似性。这里，客观主义者不但必须承担声明爱情与旅程、电磁和重力现象、病人具有相似性内在属性的责任，而且，他还必须声明，爱情是通过这些内在属性充分明确界定的，这样，它们之间才会有相似性。

总之，死隐喻、具有相似性的同音异义字或抽象论的一般客观论解

释都依赖于基于内在属性的相似性。一般来说，相似性确实存在，但它们不可能基于内在属性，这些相似性是概念隐喻的结果，因此，必须被视为互动属性，而非内在属性。但是，承认互动属性就与客观哲学的基本前提不一致，这就等于放弃了客观主义的神话。

客观主义的弃权：“这不是我们的事”

客观主义者剩下的唯一选择是放弃从相似性方面解释“消化”的“食物”和“思想”两个意义之间的关系（包括完全否认隐喻的存在），转向强同音异义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消化”会有两种截然不同、互不相干的意义，就像有两个不同的意义一样（踢悬空球和低角平底船）。正如我们在第十八章所看到的，同音异义观点是不能解释以下问题的：

内部系统性 外部系统性 隐喻已用部分的扩展 用具体经验构建抽象经验

“消化”的两种意义之间的相似性，是基于以食物隐喻来概念化思想的结果。

当然，一个客观主义衍学家或语言学家会承认他不能充分地解释这种系统性、相似性、以具体的东西来理解不那么具体的事物的方式。这可能一点也不影响他。毕竟，他可以声明，解释这些事物不是他的事，这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文献学者或其他什么人的事。这跟弗雷格对“意义”与“思想”的区分以及刘易斯对“抽象语义系统”与“心理与社会现实”的区分，这样的传统一脉相承。他们可以声称，同音异义观适合于他们作为客观主义者的恰当目的，即对语言表达提供客观真理条件，并以此来对其字面客观意义作出阐释。他们认为，可以这样独立地来解释“消化”的两种意思，而不必解释系统性、相似性、理解等。从他们的工作观念来看，“消化”这一常规隐喻的使用仅涉及同音异义词，根本没有涉及隐喻，不管是死隐喻

还是活隐喻。隐喻中，他们只认可非常规隐喻（例如，“思想是由廉



价的灰泥组成的”和“爱情是一件共同加T的艺术品”他们宣称，由于这些是说话人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句子字面客观意义问题，由它们引出的真理和意义问题，应该由上述说话人意义的解释来处理。总之，对于常

规隐喻唯一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客观主义观点就是：

7常规隐喻的属性以及我们理解它们的方式，这些我们所主要关注的问 题超出了他们的范围，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不为这种事情负责，此类关涉 常规隐喻的事实与客观主义阐释方案或客观主义者所相信的一切会有任 何关系。

这样的客观主义者甚至可能承认，我们对隐喻的调查研究恰当地 表明，互动属性和经验完形事实上对解释人类如何通过隐喻来理解经验 是十分必要的。即使承认这个，但他们基于下列原因仍然会继续忽视我 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鉴于他们的局限性，他们会简单地说，经验主义者 只关心人类如何碰巧地了解事实，然而，客观主义者关心的不是人们如 何将某事理解为真，而是·个事物确实为真究竟意味着什么。

客观主义者的回应完美地突显了客观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根本 不同。客观主义者的这种答复归结为是他们对“绝对真理”和“客观 意义”的根本关切的電申，完全独立于任何与人类机能和理解相关的事物。与此相反，我们一直坚持，没有理由相信会有绝对真理和客观 意义。相反地，我们坚持认为，只有结合人类在世界上的运作方式以

及理解方式才有可能对真理与意义作出阐释。我们与这样的客观主义 者完全不在同一个哲学世界里。 客观主义哲学与人类关切不相关

客观主义者认为可以对人类理解、人类概念系统及自然语言作出 充分的客观主义阐释。我们跟这些客观主义者处在同一哲学世界，但 却有着真正的分歧。我们已经详细地证明，常规隐喻遍布于人类语言 和概念系统中，是人类理解的主要手段。我们已经提出要充分解释人 类理解必须借助互动属性和经验完形。由于所有客观主义解释都需要 借助内在属性，其中大多数都需要借助集合理论来解释范畴化，因 此，对于人类如何概念化世界，他们都不能给出更适当的解释。

客观主义哲学之外的客观主义模型

经典数学由一个客观主义世界组成。其中有相互区别明显的实 体，比如数字。数学实体有内在属性，比如，3是奇数，它们之间有 固定的关系，比如，9是3的平方。数理逻辑被发展起来就是为经典 数学提供基础的努力的一部分。这也促成了形式语义学的发展。在形 式语义学中用到的模型就是我们称作为“客观主义模型”的例子，这 些模型切合其话语

世界，在该话语世界中，存在区别明显的实体，这些实体有内在属性，实(本)之间存在固定的关系。

但是，真实的世界不是客观主义世界，尤其是这些与人类有关的方面：人类经验、人类制度、人类语言、概念系统。何谓死硬派客观主义者？那就是坚称存在一个符合真实世界的客观主义模型。我们刚刚论证了客观主义哲学从经验上来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对语言、真理、理解和人类概念系统作了错误的预言。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客观主义哲学对人类科学提供了不恰当的基础。尽管如此，许多非常有见解的数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已经设计了客观主义模型运用于人类科学。我们能说所有的这些都毫无意义吗？能说那些客观主义模型在人类科学中没有立足之地吗？

我们不作这样的论断。我们认为像数学实体这样的客观主义模型无须束缚于客观主义哲学。人们可以相信客观主义模型能够在人类科学中发挥作用，甚至是重要作用，而无须采纳这样一种客观主义前提，即存在一个完全且精确适合真实世界的客观主义模型。但是如果我们排斥这一前提，客观主义模型还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看一看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的一些特性：

本体隐喻是我们理解经验的最基本策略之一。每一个结构隐喻都有一套一致的本体隐喻作为其组成部分。用一系列的本体隐喻理解一个特定情境就是把实体结构强加于这种情境。例如，“爱情是一段旅程”把包括起点、终点、路径、你在路径上行进的距离等在内的实体结构强加于“爱情”。

每一个结构隐喻具有内部一致性，并把一致的结构强加于它所构建的概念之上。例如，“争论是战争”隐喻把内部一致性的“战争”结构强加于“争论”概念之上。在我们只从“爱情是一段旅程”这个隐喻方面理解爱情时，我们把内部一致的“旅程”结构强加于“爱情”概念之上。

尽管用于同一概念的不同隐喻一般彼此之间并不一致，但还是有可能找到一组一致的隐喻。我们称之为一致隐喻集合。

因为每个独特隐喻内部一致，所以每种隐喻系列可以使我们依据明确界定的、相互间具有一致关系的实体结构理解情境。

一致的隐喻系列强加相互间具有一致关系的实体结构的方式 可以由一客观主义模型表现。模型中，实体被本体隐喻强加，实体间的关系由结构隐喻的内部结构给出。

总之，试图依据这样的一 致隐喻集合构建情境，部分地像是试图依据客观主义模型构建情境。忽略了隐喻的经验基础和隐喻隐藏的东西。

接下来，自然要问：人们是否真得从一系列一致隐喻方面思考，行动？这样做的一个特殊例子就是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中科学理论的制定。正规的科学理论尝试着不断扩展一系列的本体隐喻和结构

隐喻。但是，除了科学推理外，我们觉得人们在各种情境中，确实尝试着从一套一致的隐喻方面思考、行动。这些可以被视为人们尝试着把客观主义模型运用于经验中的例子。

人们有极佳的理由去依据客观主义模型，也就是说从一套一致的隐喻来看待生活情境。简单说，这一理由就是：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彼此不冲突的情境。就是说，我们能够为行为推断出不矛盾的期望和建议。具有一致的世界观，对你该做的事情有一套清晰的期望、没有矛盾，这是令人欣慰的，非常令人欣慰。客观主义模型有真正的诉求，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理由。

我们不希望轻视这种诉求。这种诉求与在你的生活中或者一系列的生活经验中寻找连贯性的诉求并无二致。拥有一个期望和行动的基础对生存很重要。但是将一个单一的客观主义模型强加于一些受限的情境并依据此客观主义模型顺利运作是一回事，而据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模型是对现实的精确反映却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我们的概念系统对单一的概念没有连贯的隐喻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一理由就是没有一个隐喻可以做到这点。每个隐喻只理解概念的一个方面，而隐藏了其他方面。只依据一套一致隐喻来操作就是要隐藏现实的许多方面。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成功运作似乎需要不断转换隐喻。对于我们来说，想要理解日常存在的诸多细节，使用许多相互不一致的隐喻似乎是必需的。

在人类科学中形式客观主义模型研究的明显作用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使我们理解人们如何依据一套一致的隐喻来进行推论和运作的的能力。这是一种常见的活动，是需要理解的一个重要活动。它还可

以使我们明白强加一个一致性要求会存在什么问题，会让我们明 由任何一套一致的隐喻都极有可能隐藏了现实无限多的方曲，这些方 面只能由与此不一致的其他隐喻来突显。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想象，形式模型的一个明显局限是没有办法 包含隐喻的经验基础，因此没有办法解释隐喻概念是如何让我们来理 解经验的。这种局限的一个必然结果与计算机是否能够像人一样來理 解事物这一问题有关。我们的回答是不能，因为理解需要经验，而计 算机没有人的身体，没有人的经验。

2 然而，计算机模型研究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人类的聪明才 智，尤其是在那些人们部分依据客观主义模型来进行推论和运作的 领域。而且，目前计算机科学中的形式技术有希望提供表征那些不一 致的隐喻集合的手段。这可能会使促使人们深刻领悟人们是如何依据 连贯但不一致的隐喻概念来进行推理和运作的。形式研究面临的限制 似乎是在概念系统的经验基础方面。

小结

我们总的结论是：客观主义方案不能对人类理解作出令人满意的 阐 释，也不能对以此阐释为基础的其他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这 些问 题包括：

——人类的概念系统和理性的本质 ——人类语言与交际

——人类科学，特别是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

——道德与审美价值

——通过人类概念系统的科学理解

——以人类理解为基础的数学基础的任何方式 要恰当处理这些人类 问题，互动属性、经验完形、隐喻概念这些经验 主义用来阐释理解的基 本要素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十八章主观主义神话的不足

传统上来说，在西方文化中能替代客观主义的主要是主观主义。我们已经探讨了客观主义在解释人类理解、语言、价值观、社会和文化制度，以及人类科学所应对的任何事情中的不足。因此，根据文化强加于我们的二分法，我们所剩的只有激进的主观主义了，它否认对人类现实进行任何科学“定律”似的解释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已经声明，主观主义不是客观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我们还有第三种选择：经验主义，它使得人类科学具有恰当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我们已经将它与客观主义方案区别开来，而将其与主观主义方案区分开来同样十分重要。

让我们来简要地看看主观主义关于人们如何理解经验和语言的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来自于浪漫主义传统，见于当前大陆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当代诠释中（可能是错误的诠释）。这种主观诠释在很大程度上通俗化了，它挑选反客观大陆哲学的要素，通常忽略大陆哲学思想中某些认真地尝试为人类科学提供基础的倾向。下面列出的这些主观主义观点一同被称作“咖啡馆现象学”：

意义是私有的：意义总是关于何事对何人有意义。一个个体觉得什么有意义，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其直觉、想象、情感和个人经验的问题。某事对一个个体意味着什么，从来不会完全为他经验是一个纯粹的整体：经验没有自然结构。任何经验中的结构都是人为的。

意义没有自然结构：对于个人来说，意义就是个人感情、经验、直觉和价值观问题，它们是纯粹的整体，没有自然结构。因此，意义没有自然结构。

语境是非结构化的：理解表达所需要的语境（物质的、文化的、个人的、人际的语境）没有自然结构。

意义是不能自然或充分地表征：这是意义没有自然结构的后果，意义永远不会被别人完全了解或向别人完全传达，而且理解所需要的语境也是非结构化的。

所有这些主观主义观点都取决于一个基本假设，即经验没有自然结构，因此，对意义和真理就没有自然的外部限制。我们的回答直接遵循我们对概念系统如何根植的解释。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是依据经验完形整体构建的。这些完形具有结构，它不是任意的。相反，刻画完形结构的维度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这并不是否认这种可能性：对我有意义的事物基于我曾经的各种经验1你没有体验过，因此，我不能充分而恰当地把这种意义传达给你。然而，隐喻提供了部分地传达非共有经验的方法。我们经验的自然结构，使得这种传达成为可能。

赋予古老神话以新意义

在西方文化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神话已经存在了如此之久，这表明，它们都起到了某些重要作用，都由真实和合理的关切激发，在我们文化经验中都有根基。

经验主义保留了哪些激发客观主义神话的关切

客观主义神话的根本关切是个人的外部世界。这一神话正确地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存在真实的东西，它们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制约着我们如何与之交互，以及我们如何理解它们。客观主义神话之所以关注真理和事实性知识，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对于我们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成功运作十分重要。客观主义神话也由对公平和公正的关切而激发——在公平和公正重要而且可以以某种合理方式实现的场合。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简述的那样，经验主义神话也同样关心所有这些问题，但经验主义在两个基本问题上跟客观主义神话相悖：

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真理？

要满足上述关切（即对我们能够成功运作的知识的关切和对公

平公正的关切），绝对真理是否必不可少？

对这两个问题，经验主义方案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真理永远是相对于理解的，而理解是基于一个非普适性的概念系统。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知识和公正的合理关切，数百年来这些关切激发了客观主义神话。客观仍然是可能的，但它呈现出一个新的意义。客观仍然牵涉到超越个人偏见，无论是知识还是价值问题方面。但是，在客观为合理的地方，它不要求绝对的、普遍有效的观点。客观永远是相对于一个概念系统和一套文化价值而言的。当概念系统或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客观。承认这一点并在其发生的时候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

根据经验主义神话，还是会有科学知识。但放弃绝对真理的论断会使科学实践更负责任，因为将会形成一个普遍的认识，即科学理论能够突显多少就有可能掩盖多少。如果大家普遍认识到科学并不产生绝对真

理，无疑将改变科学界的力量和威望，以及联邦政府对科研的资助。其结果将是对何为科学知识以及其局限何在等作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估。

经验主义保留了哪些激发主观主义神话的关切

主观主义的合理动因是意识到这一点，即意义总是相对于某个人的意义。什么东西对于我来说有意义其实就是说什么东西对于我来说重要。而什么东西对于我重要却不只是取决于我的理性知识，而是取决于我过去的经验、价值观、感情和直觉洞察力。意义并非早成定局，而是一个依据想象力来构建连贯性的问题。客观主义者强调达成一个普遍有效的观点，但他们错过了对个人而言重要、富有洞察力且连贯的东西。

经验论神话认同理解并不是涉及所有这些元素。它强调互动和互动属性，这表明了意义究竟如何始终是相对于某一个人的意义。它也强调通过经验完形来建构连贯，这也解释了某个东西对某个人很重要究竟是什么意思。此外，它也解释了理解是如何通过隐喻来利用想象的主要资源的，以及怎么能够赋予经验以新的意义并且创造新的现实的。

经验主义跟主观主义的分歧在于经验主义摒弃了主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想法，即富于想象力的理解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经验主义神话既能够满足激发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神话的那些真实合理关切，同时又不像客观主义那样痴迷于绝对真理，也不像主观主义那样坚持想象力是完全不受限制的。

第三十章理解

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神话背后，我们看到一个单一的人类动机，即对理解的关注。客观主义神话反映出人类需要理解外部世界，以便能在其中成功运作。主观主义神话则聚焦于理解的内在方面——个人认为什么是有意义的，是什么让他值得活下去。经验主义神话表明，这两种关切并非彼此对立，它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两种关切可以同时满足。

这些古老的神话拥有一个共同的视角：人独立于其环境。在客观主义神话里，对真理的关注发端于对环境中成功运作的关注。基于人独立于其环境的观点，成功运作被设想为对环境的掌控，因此就产生了客观主义隐喻，如“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提供对自然的控制”。

主观主义神话的主要议题是试图克服由人独立于环境及他人的观点产生的异化。这就涉及拥抱自我，即拥抱个性，依赖于个人的感受、直觉和价值观。浪漫主义版本则涉及陶醉在感官和感情之中，并试图通过被动的欣赏来获得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经验主义神话采取不同的视角，认为人是环境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环境，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他人的不断互动。经验主义神话认为与环境的互动牵涉到相互改变。如果不改变环境或者被环境改变，你就不能在环境中发挥作用。

在经验主义神话里，理解源自互动，源自与环境和他人的不断协商。它以下列方式出现：我们身体和我们的自然和文化环境的本质，通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些自然维度来赋予我们的经验以结构。复现的经验导致范畴的形成，范畴就是拥有自然维度的经验完形。这些完形界定我们经验中的连贯。当我们依据直接源自我们与环境和在环境中互动而获得的经验完形而认为经验具有连贯的结构时，我们就是在直接理解经验。而当我们用一个经验域的完形来结构化另一个域的经验时，我们就是在隐喻式地理解经验。

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真理依赖于理解，而理解源自我们在世界中的运作。正是通过这样的理解，我们的经验主义解释方案满足了客观主义对真理阐释的需求。而通过把经验连贯结构化，我们的经验

主义解释方案也满足了主观主义对于个人意义和重要性的需求。

但是经验主义提供的绝不仅是一个合成的理论，来满足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神话所关切的问题。经验主义对于理解的阐释为我们日常

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经验领域提供了一个更丰富的视角：

人际沟通和相互理解 自我理解 仪式 审美经验 政治

我们觉得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二者对所有这些领域的观点都很贫乏，因为二者都错过了对方关注的东西。在所有这些领域他们都错过的是一个基于互动的创造性的理解。现在让我们转向关于上述各领域中理解本质的经验主义阐释。

人际沟通和相互了解

交谈的人如果文化、知识、价值观和假设都不同，那么要相互理解是特别困难的，唯有通过意义的协商，相互理解才有可能。与人协商意义，你必须意识到并且尊重你们背景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何时

是很重要的。你需要足够多样化的文化和个人经验才能意识到存在不同的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是什么样的。您还需要耐心，在世界观上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对错误大度宽容，还需要有寻找合适隐喻的才能，以便将非共享经验的相关部分传达出去，或者突显共享经验同时淡化其他经验。在创造默契以及交流非共享经验时，隐喻想象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技能。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技能是由改变你的世界观和调整你的经验范畴化方式的能力组成的。相互理解的问题不是异域风情，而是出现在所有理解非常重要的扩展对话中的。

当意义真正重要时，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以普通语言发送一个固定的、明确的命题的时候，当双方拥有相关的共同知识、假设、价值等的时候，意义几乎从来不是根据“管道”隐喻来传达。在紧急关头，意思是协商来的：你们慢慢找出你们之间的共通之处，谈论什么！比较安全，你们怎么才能传达非共享经验或创建一个共有视野。凭借你们改变世界观的足够的灵活性，以及足够的运气、技巧和仁爱，你们可能会达到一定程度的相互了解。

基于“管道”隐喻的交际理论被不加区分的大规模应用的时候，就由可怜变成邪恶了，比方说，应用在政府监控或电脑文件中。在这些地方，对于真正理解至关重要的东西从未被包含进去，人们认为文件中的词语本身有意义——脱离实体的、客观的、可理解的意义。当一个社会大规模靠管道隐喻生存时，就极有可能导致误解、迫害，甚至更糟糕的事情。

自我理解

自我理解的能力预设着相互理解的能力。常识告诉我们，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容易。我们倾向于认为，毕竟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别人的。自我理解似乎先于相互了解，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但为什么我们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改变我们所改变的，甚至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对这些问题 的任何真正深刻理解都需要我们超越自己。理解自己并非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理解，它同样源自我们与我们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和人际环

境的互动。至少，相互理解所需的技能对于哪怕接近自我理解都是必需的。正如在相互理解中我们与人交谈时不断寻找共性的经验，同样，在自我理解时，我们也总是在寻找能够将自己的各种不同经验统一起来的东西，以便赋予我们的生活以连贯性。正如我们寻求隐喻来将我们与别人的共同点突显出来并使其连贯，我们也同样寻求个人隐喻来把我们的过去、我们现在的活动以及我们的梦想、希望和目标等等突显和连贯起来。自我理解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寻找适当的个人隐喻来理解生活的意义。自我理解需要你跟自己就你所经历的事情的意义进行不断的协商和再协商。例如，在治疗中，自我理解更多的是自觉认识到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隐喻，然后依赖这些隐喻来生活。在此过程中，你不断建构生活的新的连贯，这种连贯赋予旧的经历以新的意义。自我理解的过程就是不断为自己构建新生活故事的过程。

经验主义从以下方面探讨自我理解过程：

让人们意识到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意识到这些隐喻在哪些地方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以及在另外哪些地方它们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拥有可以形成替代隐喻基础的经历

形成“经验灵活性”

进入通过新的替代隐喻来看待你的生活的无尽过程

仪式

我们不断举行各种仪式，从最随意的仪式——如每天早晨按照相同顺序的步骤煮咖啡、看十点钟的新闻直至结束（我们六点钟的时候已经看过一次了）、去看足球比赛、出席感恩节晚餐、去大学聆听知名学者的学术讲座，等等——到最隆重的有定规的宗教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不断重复的结构化的活动，有些经过刻意的仔细设计，有些比别的执行得更加自觉，有些则是自发的。每个仪式都是我们经验的一个重复的、结构连贯的，统一的方面。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我们赋予我们的活动以结构和意义，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行动中的混乱和差

异。在我们看来，一个仪式就是一个经验完形，是一个连贯序列的行动，被我们经验的自然维度结构化了。宗教仪式是典型的隐喻性活动，通常涉及转喻，即用现实世界的物体代表宗教的概念系统所定义的世界中的实体。仪式的连贯结构通常与通过宗教看到的现实

的某些方面类似。

日常个人仪式也是经验完形，由被我们经验的自然维度结构化了连贯序列的行动所构成，如部分与整体结构、阶段、因果关系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等维度。因此个人仪式是个人或亚文化群体成员的自然活动，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隐喻性活动。例如，在洛杉矶驾车驶过好莱坞明星的家是一种很常见的活动仪式。这是一个隐喻性活动，基于“家代表人”这一转喻以及“物理上亲近就是人的亲近”这个隐喻。其他日常仪式，不论是否是隐喻性的，都提供经验完形，可作为隐喻的基础，例如，“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opening the door to

（你不知道你是在向谁敞开大门）”、“Let's roll up our sleeves and get down to work（让我们卷起袖子，踏踏实实地工作，等等。

我们认为：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无论是文化的还是个人的隐喻，都在仪式中被部分保留。

文化隐喻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通过仪式得到传播。

仪式是我们文化隐喻系统的经验基础之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仪式就没有文化。

同样，没有个人仪式（通常是随意和自发的仪式）就不可能有对自我的连贯一致的看法。正如我们的个人隐喻不是随机的，而是构成与我们个性相一致的系統，所以我们的个人仪式也不是随机的，而是与我们的世界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我们的个人隐喻和转喻系统是连贯一致的。我们关于自身的隐喻及通常无意识的那些观念，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那些价值观，可能最为强烈的体现在我们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小事上，也就是说，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发的那些随意

的仪式中。

审美经验

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隐喻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理性，它使人们能够通过一种经验来理解另一种经验，通过赋予由经验的自然维度结构化的经验完形来创造连贯性。新的隐喻可以创造新的理解，从而创造新的现实。这在诗化隐喻中应当十分明显，此时，语言是媒介，通过它新的概念隐喻得以创造出来。

但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也是概念结构的问题。而概念结构不只是理解力问题，它还涉及我们经验的所有自然维度，包括我们感官体验的各个方面，如颜色、形状、质地、声音等。这些维度不仅将世俗经验结构化，也将审美经验结构化。每种艺术媒介都挑选我们经验的某些方面，并排除其他方面。艺术品为我们提供了依据这些自然维度来将我们的经验结构化的新方法。艺术作品提供了新的经验完形，从而也提供了新的连贯性。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艺术通常是富有想象力的理性，也是创造新现实的一种手段。

因此，审美经验不仅限于官方艺术世界。它可以发生在我们注意到的日常生活的任何方面，也可以发生在我们为自己创造新连贯性的时候，这些新的连贯性原本不是我们约定俗成的知觉和思维模式。

政治

政治辩论通常关注的是自由和经济问题。但是，人们可以享受着自由和经济安全却同时过着毫无意义的空虚生活。我们将“自由”“平等”、“安全”、“经济独立”、“权力”等隐喻性概念视为间接弄清楚何为有意义的人生这个问题的不同方式。要充分讨论这一问题，这些都是必要的方面。但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正面应对这一主要问题。事实上，许多意识形态认为个人或文化的意义之问题是次要的，可留待以后加以解决。任何这样的意识形态都是剥夺人性的。

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也被用隐喻方式来框定。就像所有其他隐

喻，政治和经济隐喻会掩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实。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隐喻更为重要，因为它们限制我们的生活。在政治或经济体制中的一个隐喻，通过掩盖某些东西，会导致人类堕落。

看看这样一个例子：“劳动是一种资源”。大部分现代经济理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都把劳动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或者商品，与原材料相提并论，同样讲其成本和供应。这一隐喻掩盖了劳动的本质，没有区分有意义的劳动和剥夺人性的劳动。对于所有的劳动统计来说，都没有有意义的劳动这一说。当我们接受“劳动是一种资源”这一隐喻，并且认为如此界定的资源的开支必须降下来时，廉价劳动就成为一桩好事，就如同廉价石油一样。依据这一隐喻来对人进行剥削，最明显的就是那些吹嘘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的国家。这样一个貌似中立的经济话语掩盖了人类堕落的现实。但是，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无论它们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们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都在使用这同一个隐喻。盲目地接受这一隐喻会掩盖有辱人格的现实，不管是“先进”社会中无意义的蓝领和白领工作，还是世界各地实质上奴役。

Table of Contents

第一章我们赖以生存的概念

第二章隐喻性概念的系统性

第三章隐喻系统性：凸显和隐藏

第四章方位隐喻

第五章隐喻与文化连贯

第六章本休隐喻

第七章拟人

第八章转喻

第九章隐喻连性的挑战

第十章更多的例子

第十一章隐喻建构的部分性质

第十二章我们的概念系统根据何在？

第十三章结构隐喻的基础

第十四章因果关系：部分自发和部分隐喻

第十五章经验的连贯建构

第十六章隐喻的连贯性

第十七章隐喻中复杂的连贯性

第十八章概念结构理论的一些影响

第十九章定义和理解

第二十章隐喻如何赋予形式以意义

第二十一章新意义

第二十三章隐喻、真理、行动

第二十四章真理

第二十五章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神话

第二十六章西方哲学和语言学中的客观主义神话

第二十七章隐喻如何揭示客观主义神话的

第二十八章主观主义神话的不足

第二十九章赋予古老神话以新意义

第三十章理解